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

(1907—1925)

吴江县档案局(馆)编

档案出版社

1991.北京

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

主　　编：陈一飞　马巧根
副 主 编：沈春荣　仇怀耕
编　　辑：仇怀耕　翟建秋
编　　务：徐凤莲　庄建勋　王小霞
特约编辑：赵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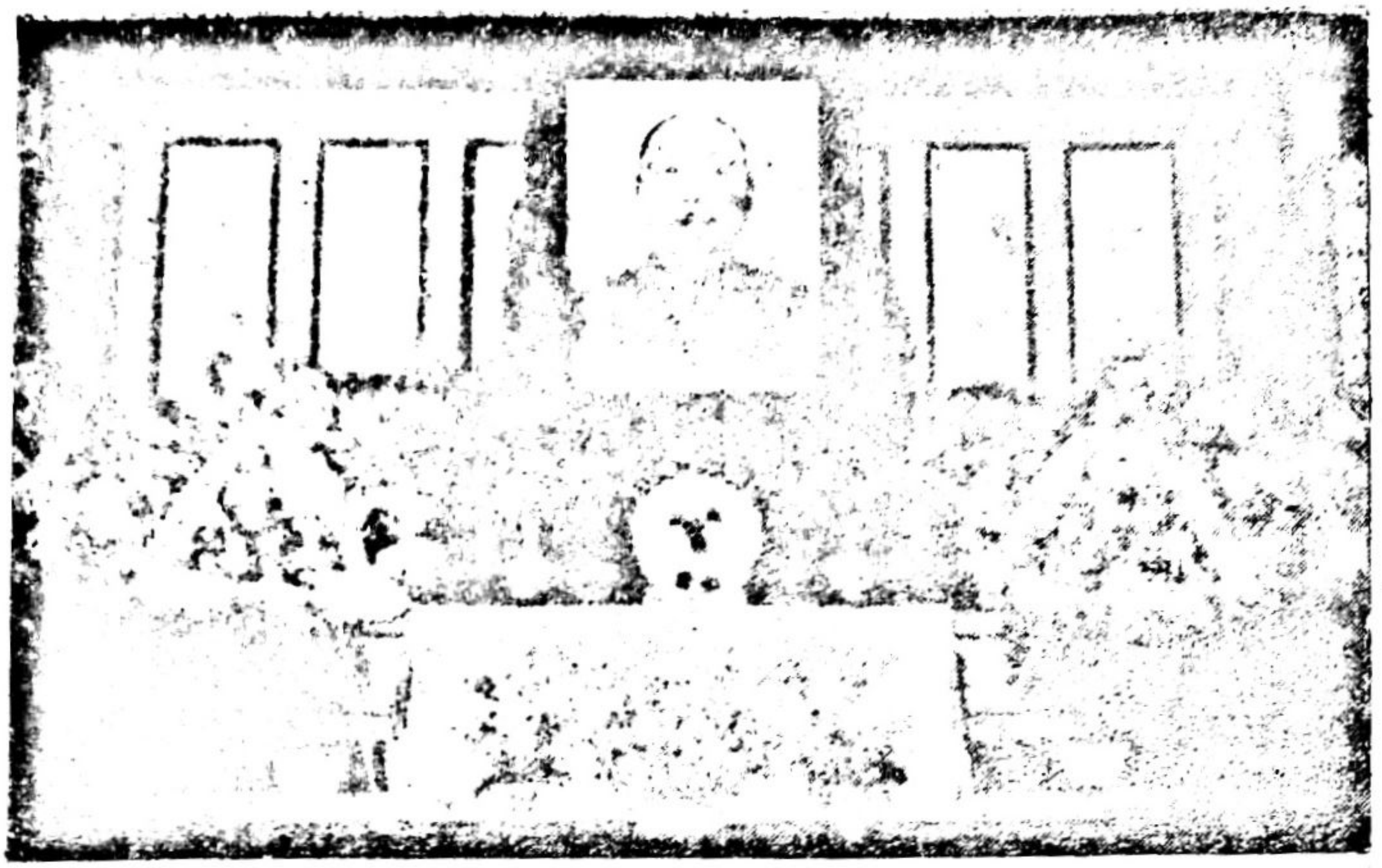


柳亚子先生塑象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访柳亚子于北京颐和园

1909年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于苏州虎丘



1958年6月24日首都各界人民公祭柳亚子大会灵堂



1958年6月24日

首都各界人民公祭柳亚子大会主祭人

左起：吴玉章、黄炎培、陈　毅、沈钧儒、周恩来
刘少奇、李济深、郭沫若、李维汉、陈叔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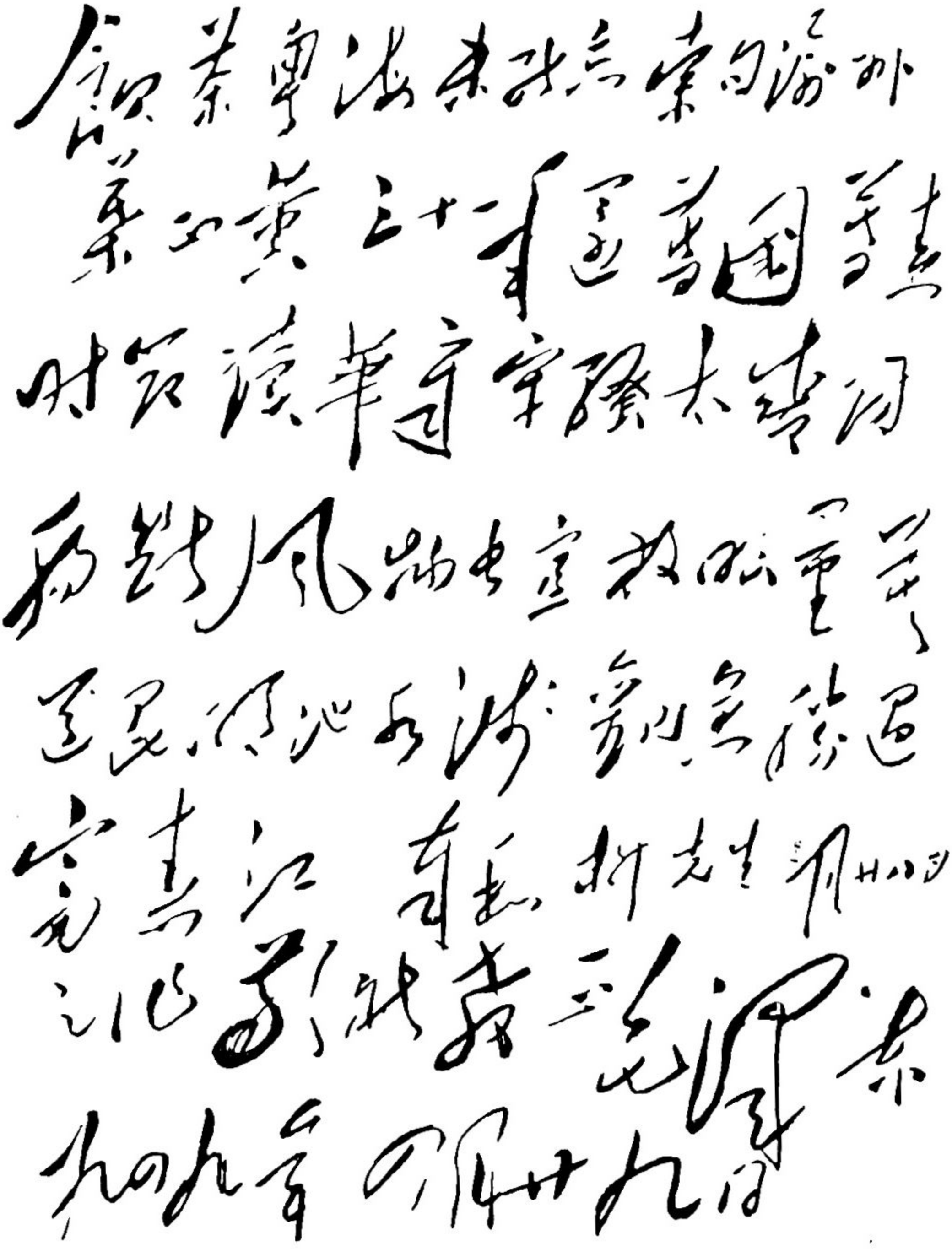
亚子先生：

[illegible]，十分十分的光阴也[illegible]，但是没有什么闲，也还[illegible]，为什么为什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七　律

和柳亚子先生

1949年4月29日



長夜難明赤鄉天百年魔怪舞
劇戰民五億不團圓一唱
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
不圓請人興會更無前
和柳先生詞不可
毛澤東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五〇年十月

一九五〇年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谕州阔火勇誠能格逾地勞氏亂儻休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火舊同舟中山半爾雙源合一笑岷峨頂上頭

涌下脱天字

赋赠毛澤東先生

[illegible]

编 辑 说 明

今年是柳亚子先生诞辰 105 周年，柳亚子先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自早年参加革命以来，始终顺应历史的潮流，紧跟时代的步伐，为振兴中华，富强祖国奋斗了终生。他的爱国热情，政治节操和诗词创作，都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为了缅怀这位忠贞的爱国主义战士，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杰出的革命诗人，我们编纂了《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材料的来源是县档案馆馆藏，少量选取县图书馆。全书自 1907 年至 1925 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宣言、评论文章、诗词、往来书信等，他将比较系统地反映柳亚子先生早期在吴江和外地进行爱国宣传等方面的活动情况，是我们深入了解柳亚子先生的最好的珍贵资料，对于史学工作是颇有研究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书所选资料均保持原格式，原文一般照录。其中有内容重复与主题无关部分，则略加删节，并标明删节号。资料出处，在资料正文后说明。

本书所选资料，均由编者重新加以标点，同时，对个别标题欠妥不明之处进行了修改；对书信中涉及的人物则作简单注释；对原件中遇有残缺、损坏或字迹不清者，以□号代之或标明；对错别字以〔 〕号，内标明正字；对增补漏字以[ ]号，内标明增补字；对衍文以（ ）号，内标明是衍文；对颠倒字以＜ ＞号，内标明正字；删节者以……号，表示删节。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编写时间仓促，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我们谨向热情帮助和支持本书出版的同志和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1991 年 *10* 月

序

缅怀柳亚子先生

——为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作

邓颖超

柳亚子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尤其使人敬佩而难忘的他是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定地高举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积极内战，倒行逆施，搞国共分裂的阴谋。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成为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

柳亚子先生又是一位诗人，是彻底的国民党左派，他的诗篇充满了革命热情，激励着人民前进。那时，他和何香凝先生始终以诗画进行宣传，反对蒋介石。

我同柳亚子先生认识很早，那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召开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以及后来参加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也曾见过面，但不是深交，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先生辗转到重庆，我们见面的

机会比以前多了。特别应当提的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完全被蒋介石所控制，右派得势，五月十五日通过整理党务案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分裂的一步。当会议上举手表决时，何香凝和柳亚子未举手，有勇气进行反对这一决议案。对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后来常常提起他们两位坚决的革命性，是真正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左派、硬骨头（毛泽东同志当时已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会议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亲见的事）。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其统治区迫害革命左派，危及进步人士的安全，于是我们党就设法把逃亡香港的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交通线送到东北、北京、解放区。我和柳亚子先生重逢是在北京解放后不久，他从香港回来，我从河北西柏坡异途相逢于河北沧洲，乘坐一列特别列车。因当时铁路尚未完全修复通车，火车上缺水缺电，车厢里只点起微弱的蜡烛火光，在暮色苍茫中彼此都发现了对方。这时柳亚子先生特别高兴与我打招呼，并在列车行驶中为我写了一首小诗，称我为小超。到了北京以后，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后来一直跟着我们党进行工作的。

这些回忆作为我对柳亚子先生的深切缅怀和纪念。

（原载《人民日报》）

在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胡　乔　木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柳亚子先生是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杰出的革命诗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的朋友。1958年，他不幸逝世之后，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一起，曾隆重地举行公祭大会，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柳亚子先生，表示沉痛悼念。但在十年动乱期间，柳亚子先生也象大批革命战士一样，竟受到康生之流的肆意诬陷诽谤。现在我们纪念柳亚子先生，就是纪念他一生的革命业绩，恢复对他公正的历史评价，并学习和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

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上，柳亚子先生是一位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尊敬的爱国志士和进步人士，特别以充满革命热情的诗人知名于世。从本世纪初到五十年代，柳亚子先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始终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站在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一边，对帝国主义和从清王朝、袁世凯直到蒋介石反动政权、反动势

力，都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容抹煞的努力。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阶段和辛亥革命时期，柳亚子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和光复会。辛亥革命前，他参加创办和主办革命报刊，发起和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以文学为武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鼓吹革命以挽救中国危亡，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南北议和时，他明确地反对对袁世凯窃国阴谋的妥协行为。他对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深为不满，继续鼓吹革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北洋军阀和各种封建复辟活动的斗争，坚持了激进的革命民主派立场。

“五·四”运动后，柳亚子先生受到十月革命的感召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逐步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后，柳亚子先生以同盟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曾任中国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务。他始终不渝地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先后同国民党内的各个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西山会议派”首先掀起反共逆流，柳亚子先生挺身而出，力持正论，号召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对右派展开斗争。他的这个立场始终不变，1927 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柳亚子先生被迫亡命日本。但他并未因反动派的恐怖统治而消沉。回国后，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行动，

以维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为己任，从事反对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和声援左翼文化运动的活动。在蒋介石开始反革命围剿的时候，他热情歌颂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先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当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时，柳亚子先生发表演说和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皖南事变”发生，柳亚子先生义愤填膺，亲自撰稿并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宣言，向国内外谴责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无异秦桧之加害岳飞。他因此而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此后，柳亚子先生更积极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他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且写成诗句：“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与柳亚子先生亲切晤谈，并手书《沁园春·雪》一词相赠，这首词从此首次公开发表，在大后方文化界人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解放战争时期，柳亚子先生在上海、香港等地积极参加和领导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1945 年和谭平山先生等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 年，又和李济深先生等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任秘书长，决心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

1949 年春，柳亚子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与其他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代表，到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柳亚子先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各族人民的大团

结，感到无限喜悦；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由衷拥护。建国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1954 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

柳亚子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一生，也是一个进步诗人的一生。他的诗歌，虽用旧体，也间有敷衍消沉之作，但就整个来说，却以有新的革命内容，情怀壮烈为特点，所以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为“慨当以慷”，“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同志们，朋友们：

自柳亚子先生逝世 25 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粉碎江青反党集团以后，我们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今天我们纪念柳亚子先生，不仅是缅怀先辈，更重要的是学习他那种把毕生献给民族振兴、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认清历史方向，随时代而前进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为革命事业苦斗不屈的奋斗精神。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一切爱国主义者无不要求祖国的统一。在台湾和香港的同胞，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凡是主张祖国统一的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主张祖国统一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柳亚子先生一生坚持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我们切望台湾国民党人能审时度势，毅然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 25 周年的时候，让我们团结

起来，同心同德，共同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而奋斗。

在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胡 愈 之

同志们！ 朋友们！

柳亚子先生是诗人，又是革命家。从辛亥革命以前起，他就是一位革命诗人。吟诗是一种手段，革命与团结才是目的。今天是他去世的25周年，所以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一次会议期间，举行这个纪念会是适当的。请允许我代表民盟和各民主党派讲话，表示对柳亚子先生的崇敬和悼念。

柳亚子先生是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追求真理，爱憎分明。他写诗才华纵横，讴歌正义，激动人心。

亚子同志早在青年时代即同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一起鼓吹民族革命，反对清朝腐败统治。他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他结识了一些青年诗人、爱国知识分子创立了“南社”，用诗来唤起民众，宣传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他与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大革命失败以后，亚子同志作为一个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先生手创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当时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亚子同志暂时隐居上海，从事南明史研究，写出《南明纪年史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反共高潮，亚子同志当时已抵香港，他义愤填膺，亲自撰稿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人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他把抗战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写出"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的诗句，寄给当时在延安的毛主席。

1944 年，亚子同志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年，他出席了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一个时期，亚子同志团结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分子，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对国民党内部起了分化作用。

抗战胜利，毛主席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亚子同志重晤毛主席，谈诗论政，十分高兴，他写诗"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

1947 年，亚子同志抵香港与李济深等同志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任秘书长。1948 年初，亚子同志出席了民盟有历史意义的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主张与中共携手合作，在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8 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翌年初，亚子同志应毛主席电召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亚子同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4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亚子同志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亚子同志因长期患病，身体日益衰弱，因此影响了他的政治活动和诗词创作。但是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常常带病参加重要会议。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他对党直言无隐，肝胆相照，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为人民为祖国奋斗一生，一直到他的生命最后一息。

柳亚子同志的一生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历史。他从赞成康、梁到坚决反孔，批判保皇派；他追随章太炎、蔡元培等投身革命斗争，到后来在政治上思想上超越了他们；从留恋旧文化到拥护新文化；从鼓吹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他从《民约论》的影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是在不断地追求真理，奔向光明的。正如郭沫若同志对他的评价，他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是一位能够不断革命的诗人”。他在历史的重要关键时刻，始终是站在进步的、光明的、广大人民的一方面。柳亚子同志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也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必由之路，他是我们全体民主党派成员和广大知识分子值得学习的榜样。

柳亚子同志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的革命实践，发展到后半生，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了共产党亲密的朋友。正如他诗里所说的“主义三民我讵忘？新民共产接青黄”。这说明了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的合作，这次，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国民党提出第三次合作的建议，这

反映了今天所有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和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诚如邓颖超主席在政协大会开幕词上所说的：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这个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各民主党派全体成员，深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一道，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我更寄语台湾国民党当局，遵照中山先生遗训，以民族大义为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尽早地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记得 1950 年在怀仁堂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当场填浣溪沙词一首：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毛主席步其原韵，和他一首：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今天，两位诗人早已不在人世，但是“一唱雄鸡天下白”，祖国大统一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1983 年 6 月 21 日

目　录

《新黎里》报发刊词 …… (13)
《新黎里半月刊》复刊 …… (15)
汀鹭画缀叙 …… (16)
对于旅大问题之我见 …… (18)
劳动纪念特刊宣言 …… (20)
劳动问题和中国 …… (23)
劳工与劳农 …… (25)
《吴根越角集》后序 …… (28)
婚姻改良浅说 …… (30)
女校 20 周纪念会纪事 …… (35)
市民大会纪事 …… (37)
《新黎里》与复活 …… (39)
报纸是给什么人看的 …… (40)
读了《新盛泽·识字运动号》以后 …… (45)
读了"读了震泽通讯以后"以后 …… (46)
对于国庆之感想 …… (48)
答某君书 …… (51)
毛啸岑先生结婚纪 …… (53)
啸岑华升结婚时茶话会上各人演说 …… (54)
对于啸岑华升结婚之感想 …… (61)
对 ZN"受伤的小鹿"按语 …… (64)
敷衍社会和反抗社会 …… (65)
国历和废历 …… (67)
哀悼列宁氏 …… (72)
拜孙悼李楼随笔 …… (74)
国民救国的一条大路 …… (76)
三民主义 …… (78)

南强斋笔记 …… (82)
祥经丝织厂的惨剧 …… (86)
《新黎里》周年纪念宣言 …… (89)
四年来百里内定期出版的年表 …… (92)
读了"南国新闻"以后的介绍 …… (97)
公历问题 …… (99)
五月一日 …… (100)
再论祥经厂的惨剧 …… (102)
介绍《民国日报》 …… (108)
读了"黎里市议董两会给吴江的信"以后 …… (111)
青年应看的杂志和周刊 …… (113)
读了"匪徒颂"以后的介绍 …… (115)
《新黎里》报复活周年纪念的感想 …… (119)
对于断屠求雨的感想 …… (121)
报告孙先生历史 …… (123)
纪念的五月 …… (127)
恋爱的模范 …… (132)
孙先生的主义和成绩 …… (133)
对于上海大惨剧的感想 …… (137)
对于沙面大屠杀的感想 …… (142)
祝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成立 …… (149)
哀悼俞善诚同志 …… (152)
苏曼殊之我观 …… (153)
什么叫帝国主义 …… (160)
对于帝国主义的误解 …… (164)
对于双十节的感想 …… (168)
逃命和革命 …… (170)

通　信

致沈昌直 …… (172)
致雷铁厓 …… (173)

致杨杏佛书 …… (174)
致陆子美 …… (175)
致冯春航 …… (176)
致汪文溥 …… (178)
致姚鹓雏 …… (179)
致高吹万 …… (180)
致徐梦鸥 …… (181)
与陆树棠书 …… (182)
与徐蘧轩书 …… (193)
致两个朋友书 …… (195)
与徐蔚南书 …… (199)
致许豪士 …… (205)
与任梦痴书 …… (207)
与赵光涛书 …… (210)
与郑　芳书 …… (212)
致吕天民 …… (214)
致周人菊 …… (217)
与任天痴书 …… (218)
与汪大千书 …… (222)

诗　词

思　量 …… (224)
读　史 …… (225)
为高云慧作 …… (226)
题留溪钦明女校写真，为天梅作 …… (228)
蝶恋花　忆燕和慧子韵 …… (229)
黠绛唇　夜雨遗恨和慧子韵 …… (230)
忆亡友朝露次残梦韵 …… (231)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 (233)
楔湖诗拾补 …… (234)
岁寒社诗七集 …… (235)

题岁寒图诗三首 …… (237)
罗星洲题壁 …… (238)
桐花里重晤亨利赠以一律 …… (239)
追悼孙中山先生挽联 …… (239)
挽　联 …… (240)
致祭廖仲恺先生挽联 …… (240)

人　物　传

苏玄瑛正傳 …… (241)
处女沈君墓碣铭 …… (249)

附　　录

柳亚子自传 …… (251)
关于我的名字 …… (256)
我的诗和字 …… (260)
柳亚子笔名考实 …… (265)
柳亚子年表 …… (270)

《新黎里》报发刊词

亚　子

1923 年 4 月 1 日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养吐炭，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拔，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世界之局又一变矣。我中华民国之建，肇基于孙总统三民主义三十年之奋斗。顾民族自决，仅覆胡清；以言民主，则共和联治其名，而方镇割据其实；以言民主，则劳农工诸无产阶级，犹束缚于军伐〔阀〕、财伐〔阀〕两重专制之下，哀号宛转，以坐受其封割，去所谓共治共有享之新中国，实不知其几千万里！以如此之名，处今日之世界，驱跛鳖与骐骥竞走，能不为王良造父所冷耶？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黎里虽偏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然声名文物，亦自有其数百年之历史，彪炳于邑志里乘。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头沥血，争主义于国门，此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其心力，以供〔贡〕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职〕。吾辈既弗克为其前者，犹当勉任其后者。

言论之花胜胎事实，知难易行，国父恒言。仆不敏，窃愿与诸同志交勉之焉。

（原载《新黎里》报）

《新黎里半月刊》复刊

亚　子

1923 年 4 月 1 日

20 年前，欧洲革命思潮第一次输入中国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志，曾经出过一本钢笔板印的杂志，名字叫做《新黎里》。眼睛一霎，20 年的时光，飞电般过去了。回首昔年同志中重要人物，亚魂赍志长眠。冶公浮沈〔沉〕宦海。我也是借琐耗奇，一百二十八分的堕落，我们当日理想中的新黎里，究竟在那里呢咦？20 年后的《新黎里半月刊》又出世了。黎里究竟能够新吗？要新到怎么地步才兴〔行〕？这要看青年们的努力吧。

（原载《新黎里》报）

汀鹭画缀叙

亚　子

1923 年 4 月 1 日

有文人之画，有画匠之画，模山范水，取辨形似而已。文人之画，呼吸性灵，钟毓骚雅，烟墨块磊于胸中，江山奔走其腕底，故不求工而靡不工，不求肖靡不肖。若夫解衣磅礴之余，净几明窗，苍翠在幄。拈豪〔毫〕有咏，斐然成章，则又昔贤所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冰雪尘盖，修然意远者，如梁溪胡子汀鹭，所谓画缀，不其然欤？胡子善画工诗，精于鉴古，书法名翰，什袭藏弆，摩挲竟日，于人间世泊如也。性尤风雅选事，好从畸人佚士游。尝以所作画，易吾乡吴汉槎家书旧写本，珍若拱璧。闻友人沈次公一言，即慨然割畀余，以余为能网罗松陵文献故。余未识胡子，由此始从次公通款曲。而同邑薛公侠客梁溪十余年，旧猎〔腊〕过，尤〔犹〕娓娓道胡子弗休。次公有梁溪归棹图，公侠有寒灯写诗图，悉出胡子手绘，高雅淡远，如见其人。余襄饮斜塘酒家，辑乐园吟贻好者，卷端有图，胡子许为重作，又和余中秋酒社诗，有"他日酒兵相接处，当筵摩垒指君旗"句，意欲率苍头突骑，压槽丘而陈者。夫以余之猖狂冥行，使酒骂坐，二三知心外，罔不见病若怪民异物。胡子无夙昔之雅，独拳拳若是。不重可念欤？胡子诗而雅可诵。顾不肯行世，友朋

敦促之，则举其题画之作曰画缀一卷，先布诸梨枣，乞次公公侠介余一言，余弗敢辞，为叙之如此。他日嬉春过惠山，终当与胡子一醉，并尽读其所为诗若画。即以此叙为券可已。

（原载《新黎里》报）

对于旅大问题之我见

亚　　子

1923 年 4 月 16 日

(一)

二十一条，是怎么样来的？是国贼袁世凯要做皇帝，想日本承认他，和他们交换而来的。这个时候，我们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国会了。这种交涉，全是袁世凯一个人，鬼鬼祟祟做的勾当。我们国民，自始便没有承认他。叵耐日本一般军阀政府，吃了帝国主义的迷药，糊里糊涂，自欺欺人；想把那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价值的废纸，来做霸占旅顺大连湾的理由；那不是荒谬到万分吗？我们国民，奋起力争，提倡经济绝交，以制那蛮横无理，军阀专政底日本政府的死命；那是谁也不能说他差的。但是现在的事情，外交与内政，息息相关，在国内没有足以代表民意的良好政府以前，断难在国际坛坫上占胜利的位置。那北京政府，本来是曹锟、吴佩孚脚下的寄生虫。在这外交风云紧急的时候，他居然别有心肝的制造内乱，嗾沈鸿英乱粤，派孙传芳乱闽，指使杨森乱川，把国民争旅大的文电，看也不看，一古脑儿推给外交部。那外交部的黄郛，又不先不后，在这个时候脚底下拓油溜之大吉了。你想这样的政府，还有代表国民的资格吗？还有力争外交的诚意

吗？所以我的主张，国民不想收回旅大则已；如果想收回旅大，那末力争外交以外，还须有澄清内治的决心。推倒军阀，改造政府，都是国民肩背上的事情。赶快努力进行吧！

（原载《新黎里》报）

劳动纪念特刊宣言

亚　　子

1923 年 5 月 1 日

5 月 1 日，是世界上劳动的兄弟姐妹们一日工作 8 小时运动胜利的纪念日，所以我们要出这一个特刊，促起同胞的注意。

孙总统在创造中华民国以前，曾发起一个中国同盟会。他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的党纲，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单些便叫三民主义。那誓词里的第一、二两项，是民族主义。第三项是民权主义。第四项就是民生主义了。什么叫民族主义呢？便是甲民族的人，不能受乙民族的人来支配。譬如武昌革命，推翻满洲民族独裁的清朝，建设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便是一个榜样。欧战以后，如希腊埃及波兰等等被压制的民族，都昂头独立起来。现在朝鲜爱尔兰印度安南，也在那卧薪尝胆誓雪前耻的时期了。什么叫民权主义呢？就是推倒君主专制，创立共和民国。我们辛亥革命，是包作民族、民权两重关系的。做皇帝的人，是异族的，果〔固〕然要推倒他。就是同族的，也要推倒他。所以后来袁世凯想做洪宪皇帝，我们就起来重新革命。那欧战后的德意志俄罗斯，更是民权革命最近的例子。现世界上，除了保守性太重奉臭腐为神奇的英国人，和吃了帝国

主义迷药自己压在十八重地狱底下却想侵略人家的日本人，恐怕就找不到硕果仅存的皇帝了。至于民生主义，土地国有，不准资本家据为私产，这就是劳动问题的结晶。在欧美各国，四、五十年以前，已经成为最大问题。自从苏维埃俄罗斯成立。更是郁极必发像万马奔腾般的进行了。潮流湍〔澎〕湃，一日千里。近视眼的人，在一年以前，不能相信一年后的事体。而孙总统在 20 年前，早有这种世界的眼光，岂不真是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吗？我们国民，快快努力研究，不要再做时代的落伍者了。

照社会主义的学说讲起来，不劳动不得食，人人都有劳动的责任，所以劳动者是神圣，资本家便是盗贼。而直接剥削劳工的生命血汗，去制造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的徽号的，尤其是大工厂托拉斯的老板，所以正名定分，非把工厂收回，由劳工自行管理不兴。至于工作 8 小时，休息 8 小时，教育 8 小时，简直是劳动者最低度的要求，也是劳动史上开头的第一页。然而世界劳动者和青年学子，为此牺牲流血的已经不在少数了。他们的运动，起源于 1884 年 10 月 7 日在芝加角所开国际的并国民的八大联合大会里，决议以每年 5 月 1 日为期，举行以 1 日工作 8 小时制度实行为目的的示威运动，实际上便是总同盟罢工，指定 1886 年 5 月 1 日为第一回示威的日子。这个决议，是美利坚和坎拿大共同在内的。后来果然得着最后的胜利。这一天便成了全美劳工的纪念日了。到了 1889 年万国社会党大会在巴黎开会，又决定采用，于是 1900 年的“五• 一”纪念节，又成了欧美两大陆一致的示威运动。如今又隔了 23 年，世界一天一天的猛进，潮流一天一天的盪〔荡〕激，我们东亚大陆，自然也要受他的影响了。

可是我们国里的同胞，除了最少数觉悟的工人和学了，简直还不知道5月1日是什么日子，劳动纪念是什么东西。可怜的劳动者，也大多数俯首帖耳过那每日工作十几小时的非人生活，那不是中华民族的羞耻吗？那不是世界进化的障碍吗？同胞同胞，血钟已响了，大家醒醒罢！

我再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劳工示威游行时所唱的歌，写在后面：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也不可作8小时以上的工作。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8小时。”

（原载《新黎里》报）

劳动问题和中国

亚　子

1923 年 5 月 1 日

一般替军阀财阀做走狗的学者，开口便说，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不配讲劳动问题。这句话简直是羯鼓三挝，不通不通又不通。

可是走狗式的学者虽这样说，而少数觉悟的同胞，却已经将热烈鲜艳的赤血，当做红墨水用，来濡染淋漓大书特书的在那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着笔了。

湖南的黄爱庞人铨为什么被赵恒惕杀死呢？不是劳动问题吗？湖北的林谦祥施洋为什么被吴佩孚肖耀南杀死呢？不是劳动问题吗？浙江的李成虎为什么瘐毙牢中呢？不是劳动问题吗？澳门的二十六烈士为什么被葡萄牙政府枪毙呢？不是劳动问题吗？唐山工潮为什么几乎爆裂？唐山大学为什么几乎解散呢？不是劳动问题吗？上海女工进德会为什么被禁？刘鸿道等为什么被捕呢？不是劳动问题吗？走狗式的学者，能抹杀良心，回答说不是吗？

我们吃的饭，不是耕种的哥哥们把血汗来灌溉的吗？春耕秋耨，雨淋日炙，终年在田野中，多么的劳苦呢。我们穿的衣，不是纺织的姐妹们把泪珠来组织的吗？严寒溽暑，胼手胝足，终身在工厂中，多么的酸辛呢。我们住的高堂大厦，塞门德土做墙壁，钢铁做床铺，还有种种的器

具，不都是矿窟中的同胞们把性命来拼着采取制造的吗？多么的危险呢。伱们把多么的恩物给我，我们又怎样的报答伱们呢？恐怕除了饥饿寒冻牺牲外没有礼物，除了冷淡严酷轻蔑外没有礼仪了。这是应该的吗？在上海坐汽车的人，看见修马路的小工，几乎不把他当做人类看待。然而没有修马路的小工，那坐汽车的人，能够出十足的风头吗？可怜盘中米，粒粒皆辛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同情心的人类，能够怡然坦然，不受良心上的责罚吗？

所以我说劳动问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是学说上的问题，实实在在是良心上的问题。有良心的人们，快快帮助可怜的同胞起来奋斗罢。

（原载《新黎里》报）

劳工与劳农

亚　子

1923 年 5 月 1 日

劳动问题四个字，本来是包括工人和农人都在内的，但欧美各国，以工立国，农业是不注重的，所以只听见劳工问题，没有听见劳农问题；就是富于农产品的苏维埃俄罗斯，他们虽然叫做劳农国，但是据《责任》周刊上中华先生"农民和革命"里面讲的，说他们对于农民的提携还不着力，对于农民的训练，也不深切，所以怠业的也有，反抗红军征收粮食的事件也发现了。中华先生的话如果确切，这恐怕就是他们的弱点了。至于我们中国，向来以农立国，据最近的调查，农民数目要占全国人口数百分之七十以上，那末劳农问题，不应该更比劳工问题要紧吗？尤其是我乡，是农民最多的地方，也是农民生活最困难的地方。我现在介绍《蚬江声》第一号醉霞先生所做的"田主与佃户"一篇文章，把他转载在下面。在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可以细看一下，就是已经看过这篇文章的，也不妨再看一下，因为劳农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而醉霞先生的文章，又是确有见地的说话。请大家往下看罢。

我国田主的专横暴厉，恐怕要比西洋的资本家胜过十倍，那末佃户所受的痛苦，自然也要比西洋的劳工甚十倍了。——近来的田主中间，虽然也有较好的，但是不多——

这种情形，住在城市里高唱社会主义的先生们，恐怕见不到。象我这种乡下人，虽时常同农人接触，时常见这种情形，又是没有学识去补救他们。笔尖儿上又不能写得十分详细，唉！不幸的佃户呀，你们何不去做工人啊！

我三吴的人民，种田的占多数，可是他们十分之八九，是种租田的。他们的租田，有“田底”“田面”的分别。“田底”是归田主的，“田面”是归佃户的。但是田中的事情，田主一概不管，都由佃户担任去。所以一块田，名为佃户与田主合的，其实田主不过坐享其利罢了。每一亩田，买肥料和工作的费，佃户总要费七八斗米的价值。春季里虽有“春花”收入——像菽、麦、菜……等——然而也不过支付这几天的吃用罢了。所以他们一年中，仅靠秋季里稻禾的收获。稻禾的收入，好的田每亩可以收三石，不好的不过收一石有余。但是纳租的额数，竟有定一石五斗的。——现在普通用八折计算——还要加入催甲等费用。什么叫催甲呢？是田主用他来给佃户租繇单的。倘若佃户不到，那末，用他来去催租米的。

最诧异的，纳租收钱而不收米。不收米而故意抬高米价，每石米比市价总要大一二角钱。这个名称，就叫折价。间有几家收米的，却特别有一种“租斛”，比寻常的量斛也要大些。田主的收租有限期，以十天为一限，三限为止。在限期前纳租的叫“非限”，可以让米二三斗。在“头限”里纳租的——在前十天中——可以让米一斗多。依次递降下去，也算奖励佃户的。但是，田里的稻，要十月间才能登场，租限却有从九月中起的，等到佃户脱粟出粜，限期已经快满了，所以非有积蓄的佃户，决得不到这种机会。

有几个佃户，因为疾病或别种事情的缘故，不能还清，那末，那司租的先生，善的还好，凶的，就要带了如狼如虎的差人——其实这类东西，早已革除了——赶到乡下去收租。再没有钱的佃户，就捉猪般的捉出来，交与“助纣为虐的收租委员”。——我不晓得他是谁委任的——宛如审盗贼般的敲打上刑。这样的虐待，田主们有二种作用：（一）使别的佃户晓得警戒，不敢拖欠。（二）使这个佃户的亲友，哀怜他的苦，出来调停。再没银钱得着，那末，解到县里，打呀，监禁呀，象他犯了大罪一样，其名叫“比佃户”。“比”后还没银钱，那末，再捉几个佃户的伯叔兄弟，责他们代偿，或者拿欠缺的租米，强作“田面”的价值，夺来卖给别人耕种。

还有那等混蛋的失业差人，他们都是城市里烟赌无赖的流氓，雇定一只船，代田主出去收租，其名叫“差船”，到了乡下，无限量的索贿；即是到十分穷的佃户家里，就捉他一只鸡，吃他一碗冷饭或冷粥，也是好的；把这个佃户，带到了船上，扎紧他两只脚，倒挂在船唇上，或把他的衣服剥去，锁上铁索，冻他在风雪里头。他假冒着“奉宪”的牌号，逼佃户去质田器、衣服。田器、衣服已经质去的，逼他卖牛。没有牛的，逼他卖妻子小孩，总要到满了差人们和田主的欲壑，才放他过去。

以上的情形，都是实在的。我时常听人家说，“人道怎样”，“这件事在人道上怎样”，唉！我不晓得人道在那〔哪〕里？象这种情形，是人道么？是人道上应该的或者允许的么？请大家想想。

（原载《新黎里》报）

《吴根越角集》后序

亚　子

1923 年 5 月 1 日

士君子生三辰隐曜九宇扬尘之世，不能提三尺剑，上马杀贼，削平僭盗，拯生民于水火之中，而措诸衽席之上，斯已孱矣。乃至荒江埯伏，大泽行吟，或考献以征文，或谭空而选色，不知者郑重其守先待后之心，震怖其绝艳惊才之概，以为名山不朽之业，庶几在是，亦讵谥其借琐耗奇，有托而逃哉！余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稍长观乎当世之务，欲习旁行文字以自广，顾生抱周昌邓艾之痼，事倍功半，复不能竟学。虽醉心于马克司〔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而道听途说，终在若明若昧之间。研究尚不足，矧云鼓吹而实行之耶！尝自憾不早生六十年，欧西文化，未大人吾士，天下事犹简单而易治，或足与洪天王辈上下其议论功业。又不然，迟生二十年，多呼吸世界之新空气，倘得为中华劳农国之李宁，是未可知也。悠悠苍天，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谓我何哉！九年冬，饮分湖舟中，酒酣耳热，辄与陈去病余其锵凌景坚诸人言之，意甚愤懑不平。去病顾视曰："嘻！子聪明绝世，好作非想非非想。其自侪于古之伤心人也亦宜。"既又奋然曰："子诚无父无君人也，所怀抱乃若此。"余狂笑而罢。一时豪情胜概，虽复流露于不自觉，然肮脏无聊，亦已甚矣。《吴根越角集》者，即曩时纪游之稿，盖荟萃友朋所酬唱，而余所作为多。及今检视之。犹不忘分湖舟中语。

聊付民手，传兹崖略。既乞王德钟为序文，复自缀其后如此。若以“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例之，虽服上刑奚辞焉!

（原载《新黎里》报）

婚嫁改良浅说

亚　　子

1923 年 5 月 16 日

婚姻问题，本报上已经发表过星君的一篇文章。说得十二分透彻。要是具有人生观的读者，谁也不能反对他了。现在我所讲的，是改良结婚时期手续上的办法，虽然是枝节问题，但也不能说他全无意义吧。

近年以来，社会上奢侈程度，一天加高一天，无谓的糜费，也一天利〔厉〕害一天。婚嫁一事，尤其是糜费当中最利〔厉〕害的了。有钱的人家，不把这些钱培植子女读书，或在社会上做公益事情，却把来耗费，已经是说不过去的了。有等没钱的人家，借债当当头，也要纲这种极场面，不更是大愚而特愚吗？还有精神上形式上把新娘当做捕虏或木偶，随意拖来牵去，也是对于女性侮辱的象征，不能不大加改革的。现在把我改良的意思和办法，写在下面：

（一）废除聘礼和妆奁。聘礼分两种：一种是金钱，一种是衣服手饰。用金钱的果然是卖买婚的象征。衣服手饰也不过代表金钱的作用罢了。衣服是本来要穿的，便应该自己做，为什么要仰给男家。手饰等奢侈品，在觉悟的女子应从根本上取销，更加不成问题。把这两种聘礼废掉，那什么大盘小盘种种的花样，就可以一古脑儿革除净

尽了。讲到妆奁，也可以分两部份：一部份是器具，一部份是衣服。照现在的情形，男女结婚，无论组织小家庭，或是附属大家庭里面，那房屋总是男家预备的，那末一切器具，也应该男家置办，不应该要女家带来。至于衣服，当然是要的，但也可以随着随做，不必穷奢极侈。至于那送妆接妆大张旗鼓乐喧天的办法，也一定要废除的呀。

（二）改良结婚仪节。现在的结婚仪节，名为叫做文明结婚了，其实和老式结婚，也〔没有〕甚么两样。新娘穿了礼服，戴了头面，披了面纱，依旧是束缚驰骤，一动都不能动。饮食起居，不得自由，仿佛是囚犯一般。行结婚礼的时候，算是三鞠躬，至于什么见礼祭祖，依旧要拜跪。有长辈的，朝朝叫毛早，夜夜叫安止。闹新房的恶习，还是大行而特行。堕落的青年和恶劣的顽童，都拿新娘做玩弄品。试问文明在那〔哪〕里？我的意思。要采取最新式的办法，结婚的时候，邀集男女两家至好的亲友，在公共的场所，开一个茶话会，由新郎新娘自己发表结婚的经过。或请有学问的名人演讲结婚的意义。会毕大家散去，让新郎新娘自由还家。以后便可以举行密〔蜜〕月旅行，游历名山大川，或通都大邑，增长识见，涵泳爱情了。至于新娘对于家庭的位置，最好是组织小家庭，自己做主妇。就是附属在大家庭里面的，也应该在秩序中间，保持平等的意义。废除中华民国不通行的拜跪，和一切古老相传无谓的礼节。做长辈的，以不干涉为原则，实行亲爱主义，那便是家庭的无上幸福了。

（三）废除布钞熟食果子上见等等。布钞是给用人的，熟食是送亲友的，用人出了劳力，把东西给他，是酬谢的意思，原很不错。但给他些钱，也是一样的，而且在

受者比较实惠些。在与者比较省事些，何乐而不为呢？熟食送亲友，实在没有道理。这些熟食。也没有什么好吃，亲友受了，也不能代饭，徒然糟塌米类就是了。在十几块钱一石米的时候，没饭吃的人很多，却把来这样的糟塌，不是和用布钞的办法，将整匹的布，剪成一方一方，不能做衣服御寒，一样的暴殄天物吗？何况弄这两种东西，又要人工，又要财力，耗费也不在少数呢。果子分两种：一种是装在围碟里，供给闹新房宾客的；一种是串在线上，或装在盒子里，给小孩子玩弄的。中国人本来最讲究客气，独是遇到人家喜事，便把原人时代的食欲暴露出来，见了新房里的围碟，不但要吃，而且要拿，拿完了还可以叫人家添，不添便要生气，说是得罪客人。这种恶客，果然可恨。但也是社会上的习惯养成他的。我主张把闹新房的恶例先废除了。客人到新房里面来，也不要把围碟给他吃了，直接是节省经济，间接还可以提高人格哩。至于那果串或果盒给小孩玩弄，也不过增长小孩的食欲，没有什么益处。我看一概废除就是了。上见的一类东西，是送给自己长辈或亲戚家的，主要品是刺绣。旧式的女子，当做唯一的功课，半新式的女学生，也有临出嫁前一二年便抛弃了学校生活，来抱佛脚的。照我讲起来，刺绣是美术当中的一类，近于专门性质，不是人人要学的。如果牺牲了读书的光阴，来博送上见时一声的赞美，那也太不值得了。就是自己不做，出钱去买，也觉无谓得很。这是应该和布钞熟食果子一起除掉的呀。

（四）废除份子和酒席。送份子的起源，大概是甲家有婚丧事情，恐怕他财力不够，乙丙丁等等都酿钱来帮助他，这是极合于互助道理的。但现在社会上生活程度高

了，更加以种种的奢侈糜费，办一件喜事，总要几千块钱。那送份子的，除了至亲以外，多的一块半块，少的两角三角，譬如杯水车薪，于事何济？那醵钱互助的本义，早已完全消灭了。但主家受了份子，却不得不备酒席，尤其是做男家的，今天落桌，明天正酒，后天暖房（暖房名为公份，其实主家仍旧要贴钱），那送两角三角钱的贵客，却天天光临大嚼，似乎要吃出本来才休。那是什么意思呢？自然有一般人，并不是抱徒哺啜也的主张，却为“应酬”两字束缚，也随波逐流不能不到，不到的还要给人家以不通世故不近人情的批评。然而时间黄金，有正当职业的，能禁这般消耗吗？那主家的敷衍客人处置杂务，其辛苦又可想而知了。所以吃喜酒的事情，在主家是时间与经济两费，在客人也是废时失业，实在大大的无谓。照我的主张，主家不受份子，就可以不备酒席，省得天天酒池肉林的闹，那不是人我两利吗？

有人说，婚嫁是父母对于子女一件大事情。要表示十二分的亲爱，不能不尽心竭力的做，尤其是对于女儿，因为没有承受遗产的权利，格外要把妆奁来点缀，如何能够劝他们废除一切呢？我说这句话是错的。无论女子承受遗产，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公理，早晚总要实行，就是在实行以前，父母亲爱女儿，第一要培植他读书，使他能够有自立的本领；第二要教他储蓄节省的方法。有金钱的，尽管可以不惜工本，替女儿造就高深的学问，或是入大学，或是出洋游学，预备在社会上做有用的人才。其次也可以把金钱给他自己，教他储蓄起来，将来在衣食住以外，还可以做些有益社会的事情。这都是正当的办法，何必一定要耗费在无用的地方呢？我看见许多做父母的人，费掉几千

块钱，替女儿办一件嫁事，以为是体面攸关，不得不尔，一点没有吝惜的态度。要他每年出几十块钱或几百块钱，供给女儿读书，却说女儿是别人家的人，值不得浇裹。那不是丧心病狂是什么？人家说女子读书不要紧，因为中国人习惯重男轻女的缘故。我说唯其中国有重男轻女的习惯，所以现在女子读书，比男子更加要紧，方才可以争回女权，不至永远被压迫在十八重地狱的底下。做父母的人，还可以不彻底觉悟吗？还有人说，婚姻是一件吉利的事情，一定要欢天喜地，热闹非凡，所以受盘送妆闹房请酒做朝满月，都是不可以少的，倘然照你的办法，把种种废除了，鬼冷冰清成什么样子呢？我说这句话尤其不对。结婚的意义，是把两个志同道合的异性，集合在一起，把恋爱做本位组织新家庭，本来不干第三者的事，何必要贪图热闹？那贪图热闹和保持体面，都是无意识的人的谬见，又何必去盲从他呢？又有人说，你的议论是不差的了，但办婚嫁的事情，要两方同意的，倘然男家赞成了，女家不赞成，或者女家赞成了，男家不赞成，又怎样办法呢？况且改革的事情最难是起头，又谁肯不怕唾骂呢？去做先锋队呢？我说这也是过虑的话。婚姻问题本来要两方面智〔知〕识程度差不多的，才有结合的可能性。那赞成婚嫁改良与否，便可做一个试验程度的先决问题了。至于难在起头，虽然是实情，然而潮流所趋，也有不期然而然的，一人创意，万夫景从，你看辫发缠足，不都是中国数百年来的国粹吗？旧习惯势力，而今安在？那主张剪发放足的人们，终究得到最后的胜利。我只希望负改良社会责任的青年，努力奋斗罢了！

（原载《新黎里》报）

女校20周纪念会纪事

亚　子

1923年5月16日

5月7日8日，为本区女子高小国民学校二十周纪念大会之期。7日上午，举行纪念式。首由校长王倪寿芝女士，宣布本校历史，及开会宗旨。次县教育会会长代表邱纠生君代表县知事训词，又代表劝学所及义务教育期成会颂词，继以演说。次市民公社社长殷佩六君致颂词。次县四高校长毛啸岑君演说。次本区学务委员殷剑侯君致颂词。次盛女校校长洪雄声君教员沈复镜君演说。次平女校暨一国四国学生代表致颂词。次盛女校县四高二国暨四四幼稚园学生致祝歌。旋由本校学生唱谢宾歌而散。下午开运动会，节目有三十余种，体操舞蹈，均极优美。来宾运动，平女校之跳舞，四四幼稚园之游戏，尤极可观。是日天气剧热，运动场中，骄阳如火，而观者兀立不散，足以知此会成绩之斐然矣。8日为学生化装游艺会，仿新剧体裁，剧名《家庭镜》，描写旧家庭顽父嚣母重男轻女之恶习惯，唯妙唯肖，结果：子以溺爱故堕落，行商沪市；女受家庭压制，禁止入校，幸有姑丈仗义携归，供其求学之赀，中学毕业后，复游学美洲，得博士学位返国，适与弟遇。乃挈之以面父母，父母始翻然觉悟，弟亦痛自改悔，得以自立，时姑丈已前卒，遂迎姑母归养，资表妹读书，

聊报前谊云。全剧共十二幕，是日分两次演习，上午招待女宾，下午招待男宾，观者如堵墙，而秩序颇能整肃。剧中插入唱歌，游戏，舞蹈，书法，绘画，暨中文背诵，英文会话，均极自然。不愧现身说法四字，可称盛会。而县四高一国二国各童子军队，服务勤勉，尤足表示互助精神。倍本区学界之好现象也。

（原载《新黎里》报）

市民大会纪事

1923 年 5 月 16 日

5 月 9 日，为袁世凯答复日本要求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本区各机关发起市民大会，游行示威。上午 9 时，由商会出发，计学校方面，有女校及四高一国二国四国。是校设在长田村，殷校长剑侯特率生至镇。教职员学生除女校外，学生悉着童子军制服，手持旗帜，沿途唱国耻歌，分送传单，间以军乐队，极整齐严肃之概。四高学生之化装游行，尤资观感。市民公社社员警察团防，皆加入游行。储分所长警务督察员汝叔笵君、商会会长金胜青君、市民公社社长殷佩六君、本报总编辑柳亚子君等均亲自莅会。计环游全市一周。至 11 时许，仍到商会散队。当游行之际，观者空巷，足征民气之发皇矣。下午 2 时，四高童子军，分三队出发，露天讲演。各机关复在商会开会，由市民公社社长殷佩六、本报记者毛啸岑、商会分所主任吴鹏飞、女校同门会会长陶凤五、二国教员蒯幼韩、严六校长汝宝铭、女校学生黄顺如、陶闺俊、杨慎言、王慧珠、赵佩芸、四高学生朱剑良、丁汲人、邱葆琪、邱胜英、沈源贵、一国学生十二龄童殷尚忠，暨柳杏村丁文兰诸君，先后演说。继复由殷佩六君宣布办法三条：（一）否认廿一条。（二）联络各团体，组织委员会，实行经济绝交。（三）通电各报馆，表示民意，作国民外交之后盾。由到会者全体赞成通过。遂摄影散会。时已 5 时余

矣。兹将电文录下:

《民国日报》转各报馆暨全国父老兄弟姐妹鉴。5月9日，为国耻纪念会，黎里举行市民大会，游行示威，演讲外交失败，到者千余人，一致主张根本否认二十一条，实行经济绝交，商界拒进日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特此奉闻。吴江黎里办市民大会公叩。

（原载《新黎里》报）

《新黎里》与复活

Y T

1923 年8 月 1 日

《新黎里》居然复活了！ 在这无公理的世界上，尤其是无公理的中国，总算是幸运吧!

“复活”两个字是起源于耶稣基督的，我看《新黎里》和基督，却很有相象的地方，如今在下面慢慢儿讲来:

基督的主张，是自由平等博爱;《新黎里》的主张，也是自由平等博爱。基督的行事，是牺牲自己救济他人;《新黎里》的行事，也是牺牲自己救济他人。基督为恶人犹太所卖，糊里糊涂的钉上十字架去;《新黎里》也为仇家诬陷，糊里糊涂的勒令停止出版。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从此其道大行;《新黎里》停版后两个月复活，从此也要其道大行了。那不是很好的比例吗?

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有天使从天上下来，坐在基督的坟墓上，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般。基督对人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希望复活的《新黎里》，也有这种伟大的光明和威权，惊破那邪魔外道的妖胆呀!

《新黎里》万岁! 复活万岁!

（原载《新黎里》报）

报纸是给什么人看的

Y T

1924 年 8 月 16 日

我们办的报纸，预备给什么人看，就应该说一种对什么人讲的话，那并不是所谓“人面前讲人话，鬼面前讲鬼话”，只是一种学识程度的问题罢了。那末我们的《新黎里》，究竟是给什么人看的呢？不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吗？

打起神气活现官话十足的高调来，报纸是大多数人看的。我在理论上面，承认这句话是一百二十分的不错。不过，我们贵国的大多数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种田的父老伯叔哥哥弟弟以及诸姑姐妹们，他们是受了经济迫压，终年象牛马一般的工作。别的不讲，讲眼前的苦况，雨是一个多月不落了，田里的苗要枯了，河里的水要烫了，寒暑表到了 90 几度了，佢们晒在剧烈的太阳光中，坐在踏车上面，把沸滚的水，从双脚底下车过，踏到田里去，自然脚心都要红肿起泡了。在这个时候，有产阶级的人们，坐在房子里面，沈李浮瓜，轻挥小扇，嘴里还不住的嚷着热，然而他们种田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受了经济迫压，苦到这个地步，我们还能够忍心打着高调，骂他们智〔知〕识卑下，怪他们不能看报吗？次于农人的，就是工人，城市里面工厂制度下的工人苦况，我们且不必去讲

他，就讲手工业的工人，是比较自由一点的了，然而在泥水木匠等等行业，造房子，搭鹰架，夏天在日头底下晒，冬天在西北风当中吹，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便要头破脑裂，徼〔侥〕幸不跌的，寒气暑气，又都是受病的根苗，中国的医院和医生们，是向来不把穷人的性命当性命的，那危险就不言而喻了。疾病和受伤，在雇主和作头向来不负抚恤的职〔责〕任，失业和死亡，又没有保护的规定，那工人的生活，不也是很苦的吗？他们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小的时候，要受师父的打骂，大起来，又有室家妻子之累，叫他们把什么功夫来读书识字呢？大多数连自己姓名都写不全，你要叫他们看报，不是笑话吗？再次，就是店家的学徒了。学徒是预备学习技艺的，但我们贵国的商店，本来没什么技艺可教，当学徒的，只是短期间卖身的奴隶罢了。吃了东家一碗饭，便要受大先生种种的恶气，书算是不教的，倒夜壶，拌猫饭，是他们的本分，日里做了一天工作，夜里还不许他们到平民夜校来读书，所以现在的学徒，也决计不能享受看报幸福的。除了这三种人以外，我们贵国的大多数人，又在那〔哪〕里呢？我敢打开天窗说亮话，大声疾呼道，报纸只是给智〔知〕识阶级看的罢了！

称为知识阶级，自然都是有一点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也许在我们之上，我们何必班门弄斧呢？这是一个疑问。知识阶级，在一地方上面是很少的，你就象教士传教一般，把我们心中要说的话，都灌输到他们脑子里面去，在社会上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又是一个疑问。但是这两个疑问，我以为都非常容易解决的。第一个呢？就黎里讲黎里，我自然不敢说，黎里的知识阶级，知识都在我们之

卜。不过知识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要适合于时代和环境的知识，不是要不适合于时代和环境的木乃伊。我们生在20世纪的时代，要打破旧的知识，创造新的知识；我们处在中华民国的环境，要打破贵族的知识，创造平民的知识。我们所崇拜的人，既不是中国的孔孟老庄和周秦诸子，也不是外国的康德叔本华托尔斯泰倭铿佩克森，我们只崇拜马克斯〔思〕和列宁，我们只崇拜孙先生。我们要把这一种知识观念，灌输到全黎里或全吴江知识阶级的脑子里去，我们当然不辞班门弄斧的讥消了。讲到第二个疑问呢？知识阶级当然是少数，不过在三年五年里面，我以为是有支配全社会的威权的。农人工人商店学徒，当然是将来的主人翁，不过在主人翁未觉悟的时候，知识阶级是不能不负着指挥群众的使命的。况且知识阶级所以成为知识阶级，完全是靠社会的培植，倘使农人不种米出来给你们吃，工人不织布出来给你们穿，不造房屋出来给你们住，商店学徒不给你们以交易的便利，你们还能够生活吗？生活都不能，还能够做知识阶级吗？照上面的话，知识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分子；照下面的话，知识阶级又是社会的负债人。知识阶级还能够推诿畏缩，不接受新知识和平民知识的思潮，来做改革社会的急先锋吗？所以我们对知识阶级讲话，我以为绝对是不错的。

知识阶级可分三种：一种是顽固的，一种是半开通的，一种是开通的。我们对付顽固的知识阶级，要用剧烈的手段去攻讦他们的学说和行为，最好能够使得他们同化于我，就是做不到，也须监督他们在社会上的举动，减少他们的罪恶，看看是我们太不客气，其实恰正合于"君子爱人以德"的一句古语呀！对付半开通的知识阶级，要把

他们一种似是而非的心理，半新不旧的见解，彻底打破，然后可以希望他们和我们合作，共趋于光明胜利的前途了。对付开通的知识阶级，是要煽动他们热烈的勇气，洗刷他们纯洁的情感，指示他们正确的理智，来和我们携手结合，做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工作。那就是我们办报纸给知识阶级看的希望了!

报纸既是给知识阶级看的，所以陈义不嫌其高深，立论不嫌其繁复，无论讲社会科学也好，讲自然科学也好，讲政治也好，讲教育也好，讲文学也好，讲哲学也好，讲主义也好，讲问题也好。不过总要有一个定盘心，就是所谓新的知识，平民的知识；就是提倡三民主义，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也就是研究农人工人商店学徒们种种痛苦的原因，和解放他们的方法罢了。话虽对最少数的知识阶级讲的，而着眼处却在最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商店学徒，不过借知识阶级做一种传导体，或是一种工具罢了。我相信农人工人商店学徒的痛苦问题能够解决，差不多全中国的问题也就通通解决了。同志们以为对吗?

我提笔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在正午天气，汗流浃背的当儿，我觉得我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精神上有点发烦，几乎中途停止我的工作。不过我仔细一想，在田里踏车的农人们，在工厂里或是屋顶上做工的工人们，在商店里受苦的学徒们，就觉着我的地位是天堂，他们的地位是地狱了。我也是一个人，他们也是一个人，天堂和地狱的位置，难道真真是前生注定，命里带来的吗？这不过是幸与不幸罢了！也许是在无形中压迫着多数人到地狱里去，才造成功我个人天堂的位置，这种重大的罪恶，我不应该努力的忏悔吗？昔人说得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

要做救国救世的事情，艰难困苦很多着在后面哩！这一点，做文章的勇气都没有吗？我于是下决心写完了。再趁着砚子上的余墨，报告觉悟的青年们，我们要有胡博士唱“干！　干！！　干！！！”歌儿的热诚，我们赶快向前进罢！

（原载《新黎里》报）

读了《新盛泽·识字运动号》以后

Y T

1923 年 9 月 1 日

《新盛泽》是百里内言论界的一颗明星——这颗星是光芒而带赤焰的——尤其是第四期的识字运动号，讲识字运动的必要，言论和思想，都透彻极了。我最佩服他们不但有鼓吹的热诚，而更有实行的努力。现在把他们所定的简明计划，介绍在下面:

（一）购办幻灯和千字课，在夜间觅一宽敞人多的地方映演。

（二）在墙壁上粘贴大方字。

（三）传播日常必用字的小册子。

（四）在工作的场所，钉挂识字牌。

这几种计划，我想都是很好的。我赞成《新盛泽》这么样鼓吹，这么样实行；我更希望《新黎里》也要这么样鼓吹，这么样实行。

鼓吹的责任，自然是我们《新黎里》报了；实行的责任，我很希望黎里通俗演讲团诸君努力!

（原载《新黎里》报）

读了“读了震泽通讯以后”以后

Y T

1923 年 9 月 11 日

本报第 2 号，贤者李纯康先生“读了震泽通讯以后”一篇文章，教训甚么“国学专修馆”的老怪物，真痛快极了。遽轩先生说：“孔孟之书，很有研究价值，适用现实社会的儿童与否，也不可因一时潮流所趋，遽加判断。”这几句话，表现出学者的和平冷静态度来，我也十分钦佩，但是照我的意思，孔丘和孟轲，他们的学问，无论怎么有价值，但对于 20 世纪的中华民国，总是绝对不适用的。——参看陈独秀先生的独秀文存，和吴又陵先生的吴虞文录——至于把来教授儿童，自然更是大荒其谬了。

叫学生打拜跪礼，遽轩先生也断定他失了人格。我还在《吴江报》54 号上，看见一段新闻，他说：“国学专修馆于暑假之日，堂内设蒲团无数，各生皆行百拜礼，教员吴嘉若立而数之，有龚生者，跪下即笑，未满百拜即起，为吴某所见，勒令补拜，龚生不服，即以夏楚从事，并令退学云。”这种荒谬的事情，有脑筋的人类，能够不见了“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吗？

《吴江报》51 号上，讲国学专修馆的笑话，还有一桩，就是朔望宣讲“圣谕广训”。哼！觉罗弘历是什么东西？野蛮种族的酋长，霸占了中国，不过叫中国人做他训

善的奴隶罢了。今年是中华民国 12 年，不是大清国宣统 15 年。满清已亡，而圣谕广训不亡，难道这班怪物，真要做复辟的宗社党吗?

我又记起一件事情，仿佛是在上海《民国日报》社附送的平民周刊上看见的，他说:“11 年双十节，震泽镇上，一点也没有举动，只有江丰银行门前挂了一面国旗，却被董事某老爷大骂了一顿。”——大意如此，原文我记不清楚了——照这种情形看来，都是和中华民国国体上根本有影响的——原来孔孟之教，和共和国体根本上不能并立，那是一定的道理——震泽不少热血的青年，难道就不想取缔他们的法子吗?

我看见了纯康先生大著以后，就想讲几句话，却为旁的事情太忙，便耽搁了。然而鲠在喉管里的鱼骨头，不吐出终究不爽快，所以到底要写出来。纯康先生以为怎么样?遨轩先生以为怎么样?看《新盛泽》报的同志们，都以为怎么样?

（原载《新盛泽》报）

对于国庆之感想

Y T

19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月 10 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想来大家都晓得了。但这国庆节的起源，和我们对于国庆节应该保持的态度，恐怕大家就没有知道清楚。待我慢慢地讲来：

满清入关，宰制汉族，是民族的问题。专制政体，皇帝万恶，是民权的问题。贫富不均，率兽食人，是民生的问题。这三大问题，一天不解决，人民就一天不能安享太平。孙中山先生崛起布衣，纲罗豪俊，以三民主义相号召，创建同盟会，组织革民〔命〕军，把十七次失败英雄的热血，来灌溉中华民国自由的国花。尤其是黄花冈一役，悲壮淋漓，为四千年历史所未有。最后彭刘杨三烈士斗大的头颅，换了武昌城一炮，恰恰在中华民国纪元前一年的 10 月 10 日，就是现在万众欢呼的国庆纪念了。照这样看来，没有孙中山先生，就是没有十七次革命，没有十七次革命，就没有武昌起义，那末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恐怕还“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看不见”，何况国庆纪念呢？所以十七次革命失败，就是武昌起义成功的前因，武昌起义成功，就是十七次革命失败的后果。古语说得好，“失败者成功之母。”这句话真真不错。我们纪念国庆，尤其要纪念十七次革命元祖呀！

那末，武昌起义，就算革命成功吗？哼哼！然而不然；我上面说过，“失败者成功之母”，然而一个不留心，也许要变做“成功者失败之母”呀！武昌起义，为什么算失败呢？第一个破绽，就是举黎元洪做首领。黎元洪是什么东西？他是一个满清的协统，张彪的副手，瑞澂的奴才，和革命党丝毫没有交涉。不知为甚么当日的革命党，打算错了，放着第一把交椅，自己不坐，却请他去坐，他呢，早被革命党吓慌了，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等到革命党寻到他家里，把他从床下拖出，一手捧着鄂军都督斗大的金印，一手按着手枪，问他还是接印，还是吃枪，他才抖瑟瑟地答应了。你想这种人配做首领吗？却不知道庸人多庸福，尤其是邪人走邪运，靠着鄂军都督的资格，便做了一个副总统，一帆风顺，名利双收。在革命党总算对得住他了，他却兴妖作怪起来，开手就和袁世凯做联挡码子，杀害武汉起义元勋张振武，做投降的贽见仪。后来勾串袁世凯引诱北兵南下的是他。残杀党人，膺黎屠户雅号的是他。反抗赣宁义军，使二次革命失败的是他。领衔请解散国会，开中华民国宪法史上恶例的是他。纳土归朝，把湖北首义地双手献给袁世凯的是他。洪宪劝进，受武义亲王封号不死不走的是他。袁世凯死了，硬颜做大总统，既要和段祺瑞闹包子，又受不住督军团的威吓，勾引大辫进京，实行第二次解散国会的是他。酿成复辟，上书奉还大政的是他。护法军起，躲在天津，不骨南下，自己说“堕溷之花，不堪上树”的是他。等到徐世昌滚蛋，利用曹吴，一面为曹吴所利用，做法统重光的傀儡，以破坏广州政局的是他。做了傀儡，又不安守本分，为牵线人驱逐的又是他。翻开 12 年中华民国扰乱的历史，他至少要负一

半的责任，然而他的确是10月10日国庆纪念的产儿，那末国庆纪念，怕不要变做国哀纪念吗?

所以我们要放明白些，袁世凯的徒子徒孙，北洋派的军阀，果〔固〕然不是东西，而政学系的傀儡，也一样的要不得。我们要注意！要绝对的注意！谁是在十七次失败革命以前创造中华民国的？我们应该同美国人崇拜华盛顿一般的崇拜他，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政见，拥护他出来，重新创造一个新中华民国，重新创造一个新国庆纪念，我们同胞，才有出九幽而见天日的希望。不然，年年岁岁，纪念那风雨飘摇的国庆，恐怕太无聊赖吧！

（原载《新盛泽》报）

答某君书

Y T

1923 年 11 月 1 日

承询旧文艺与新文艺之判，质言之即文言文与语体文耳。仆为主张语体文之一人，良以文言文为数千年文妖乡愿所窟穴，纲常名教之邪说，深入于字里行间，不可救药，故必一举而摧其壁垒，庶免城狐社鼠之盘踞。以言普及。犹第二义也。即以普及言之，小学生徒，粗识之无，授以文言与语体，孰难孰易，判若天渊。夫人类之精神有限，世界之进化无穷，生今之世，不发愤钻研科学，而耗心血于无用之文言，不谓之冥顽不灵得乎？整理国学之说，创于胡适之辈，陈独秀先生则以为求香水于牛粪，徒劳而靡所获。仆近日瓣香，颇宗独秀。曩时发起新南社，以整理国学列诸条文，犹不免为适之辈所误。然第曰整理，而不言保存，则国学之价值如何，自当付诸整理后之定论，非目前即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也。至于以语体文讲国学。适之诸人，实优为之，何必文言耶？宋人语录，不成片段，柏庐家训，直粗浅之文言，均非语体正宗。儒林水浒，乃微近之。儒林处科举万能之世，而痛骂时文，水浒处君权专制之下，而昌言革命，其思想高尚，出唐宋八家万倍。学校采其菁华，作为课本，何嫌何疑？足下诋为教养之道，沦于禽兽，何其勇于武断也？品花宝鉴高谈游

冶，立品已卑，足下比而同之，此复何说？足下诋人倦学不务高深，仆意适之辈对于所谓国学，其程度至少在林纾之上，而主张语体文之仆，其文言文之程度，至少亦尚在足下之上也。仆谓主张语体者非不务高深，而保存文言者，乃以聱牙佶屈之辞，掩其沟瞀迂腐之见，实所谓艰深文浅陋耳。希腊罗马今虽独立，然希腊罗马之文字，何尝旁及他国。印度文字缜密，为世界之冠（此亡友苏曼殊说），而无补于国亡。可见文字与国家，实无密切之关系。注音字母，足通汉字之穷，即代以罗马数字，亦何尝不可。足下云云。亦杞人尤〔忧〕天耳。仆近皈依社会主义，以为世界各国，终当成一大联邦，世界各民族，终当混合为一大民族。但能乘时猛进，不为时代之落伍者，断无亡国灭种之尤〔忧〕。至于汉文汉语，又决无永久保存之理。他日世界语盛行，当与英俄德法诸文，同归淘汰，唯考古学者为最少数之研究耳。趋势如此，不可强也。某社宗旨，与仆颇相凿枘。道不同不相为谋，唯足下谅之而已。

胡适之以努力周报取媚吴陈，其人格已与梁任公等夷，仆极不满。以其为新文学首难之胜广，而于所谓国学又有相当之研究，故特举以为例，非崇拜其人也。又此书初拟以语体文发表，因恐某君不察，疑仆不善为文言文，故复易之。作者自记。

（原载《新黎里》报）

毛啸岑先生结婚记

亚

1923 年 12 月 1 日

10 月 30 日，为本报编辑副主任县立四高校长毛啸岑先生与盛泽市立女子高小教员沈华升女士自由结婚之期，假座苏州三新旅社，行结婚式。证婚人前省议会议长钱强齐先生。介绍人县视学邱纠生先生。三高校长洪雄声先生。均有致词。礼毕，复由主人主妇举行茶话会，招待来宾。首毛啸岑先生报告结婚经过。次邱洪两先生，及来宾《新周庄》报主任陈蕺人先生，爱德女学校长王希禹先生，《盛泾报》主任沈复镜先生，东吴大学法科学员汝保彝先生，《新盛泽》报主任徐蘧轩先生，相继演说。次沈华升女士致谢辞，散会。崇论闳议，颇极一时之盛云。

（原载《新黎里》报）

啸岑华升结婚时茶话会上

各人演说

Y T

1923 年 12 月 1 日

这一次我从上海赶到苏州三新旅社，是特地来参与啸岑华升结婚仪式的，同时更约了《新周庄》报的陈蕨人兄，《新盛泽》报的徐蘧轩兄，想和《新黎里》报的我，做一个三角同盟式的谈话。这一天恰好他们两人都来了，吃过了中饭，就在房间内谈起天来，不知不觉，却把结婚仪式的第一幕错过了，所以证婚人介绍人的崇论闳议，都没有直接听见，“看戏看买麻团”，真是笑话。幸而还有第二幕茶话会，总算不曾全脱空。还到上海，要还啸岑的文债，做了上面一篇文章，末了，觉得意思还没有发表完结，而茶话会上听见各人的演说，很有足供参考和研究的地方，于是就再做这一篇起来。自己不会演说，却要批评他人演说，被批评的诸位先生们，不要哑然失笑，说我班门弄斧吗?

第一位演说的，是邱纠生先生，讲婚姻进化的历史，和啸岑华升婚姻成立的经过，清楚极了。他还引证证婚人钱强齐先生的致辞，说婚姻是法律上的问题，结婚手续要经过法律上的保障，证婚人便是法律上的证人。这几句

话，在现在社会上，是完全对的。不过我是一个浪漫的人，对于现世界的法律，首先反对，所以要说几句怀疑的话。我对于婚姻的主张，是崇拜爱伦凯女士的，她说婚姻以恋爱为道德，那末，除了恋爱，就没有可以成立婚姻的原素了，所以我以为两性问题，只要有纯洁的恋爱，不夹杂金钱肉欲的臭味，那婚姻就可以合于道德而成立，用不着什么法律的保障。倘然没有恋爱，随便你经过甚么手续，在法律上有不可解除的铁锁，然而在道德上终究是不成立的，当事人实在没有承认这种婚姻的义务。这是我个人的理想，然而我相信将来一定要普遍的呀！

第二位演说的，是洪雄声先生，他是引申他在第一幕的致辞，说甚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甚么"寤寐反侧"，甚么"如鼓瑟琴"，都是很滑稽的。我对于他的演说，却发生一种观念，我以为唐虞三代，的确是原人时代的自由结婚，舜不告而娶，是第一个证据，周文王的君子好逑，就是第二个证据了。大概原人时代，一切行事，都近于自然主义，和我们的理想时代相近。不过他们这时代，没有科学的调剂，不能征服环境，反而为环境所征服，那纲常名教种种学说，都是自然主义失败以后，不得已而补苴隙漏的东西。到了现在，一方面环境变更，旧礼教早已破产，一方面科学进步，新知识日就发皇，我们倘然再不能顺其道而应用之，真是笨伯了。所以讲到婚姻问题，我们要推翻中古时代的专制结婚，采取原人时代的自由结婚，而加以科学的知识，成为我们理想时代的新自由结婚，才是正道呀——我还有一个感想，我以为唐虞三代，结婚自由的，差不多和跳月的苗人一般，那"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奔者不禁"，的确是一个铁证。就是战国

之世，大概还是半自由，孟轲所说"父母之命"，不过和啸岑华升所称"奉双方家长命"一个样子，而"媒妁之言"，也不过如邱洪两先生之称介绍人，尽疏通双方家长意见的责任罢了，这也是中国婚姻史上一个考据的问题呀!

第三位轮到敝人了，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最热心于妇女问题和劳工问题的，所以他说在旧社会当中，妇女和劳工是没有人格的，妇女做男子奴隶，是婚姻制度的罪恶，劳工做资本家奴隶，是财产制度的罪恶，他祝颂华升能够自由结婚，争回女子的人格，他更希望华升和啸岑努力合作，加入社会主义的团体，去争回劳工的人格。这几句话，在本题上似乎辽远一点，然而的确是最要紧的问题呀! 他又说要避免俄罗斯阶级战争流血的惨剧，非先把阶级制度融化不可，这也是一句的确的话。世界进化史上，有两个恐怖时代，一个是法兰西，一个是俄罗斯，我以为这两次大恐怖，都是王党和贵族激成的，山岳党和多数党绝对不能担负流血的责任。现在我们中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要避免这种惨剧，非去而与劳工为伍不行，倘然象一般糊涂昏愦的老百姓，和荒谬绝伦的官僚军阀资本家，他们越是反对革命，越是制造革命，真所谓"扬汤而止沸"，"避影而疾走"呀!

第四位演说的，是王希禹先生。第五位演说的，是沈复镜先生，王先生说这一次的结婚，在婚姻史上很有批评的价值，他还要劝啸岑在《新黎里》上发表启事，请人家批评。沈先生是华升的老兄，他却以为这一次的结婚仪式，没有彻底的改革，表示不很满意的态度。我把他们两位的话，综合起来讲，我以为啸岑华升结婚的事实，由友谊而恋爱，由恋爱而结婚，当然很正当，没有可以批评

的，倘然要批评，不过结婚的仪式罢了。但是只能请新的人批评，不能请旧的人批评，如果请旧的人批评，那末他们反对的论调，当然是很多的，王先生或者不相信，到茶坊酒馆去打听一回就明白了。试问这种议论有称为批评的价值吗？如果请新的人批评，那末我就主张第一幕是可以不要的。还有一个意见，我以为借旅馆结婚也不好，一来太浮费，二来太嘈杂，就是请客人的酒席，吃三顿也太多，主人伤于经济，客人困于消化，都是两不实惠的。最好借地在花园里面，开一个聚餐会，客人不送礼份，而自己担任聚餐费，主人不收礼份，也不请客人吃。至于演说报告，就在聚餐会中举行，如此似乎比较省事一点，其余堂名苏滩双簧戏法……等等，更当然在淘汰之列了，不知道和沈先生彻底改革的意见，有些相近吗？

第六位演说的，是汝葆彝先生。汝先生是演说大家，富于口才的，他的态度好极了。他羡慕啸岑华升有好机会，完成婚姻的历史，更祝颂他们俩将来有更好的机会，完成社会的事业，很是颂扬得体。他言外的意思，似乎为一般没有自由结婚机会的人们太息。我以为自由结婚的机会，实在是人人有的，不过人们容易错过罢了。错过机会的人，应分别男子和女子两样讲法。中国女子向来是被压制者，对于婚姻问题，绝对没有发言的权利，而关系却最大，因为女子不能自由独立，倘然婚姻一失意，差不多一生的命运就葬送了。所以我主张婚姻失意的女子，虽然错过机会，还要重新造机会，那努力奋斗，是不能避免的。至于男子呢，对于婚姻，比较有发言权，当他错过机会的时候，一半可以说是自己放弃，不能够全怪家庭压制，所以自己要负一半的责任。并且男子的地位，和女子不同，

婚姻失意，不过婚姻失意罢了，除了家庭以外，社会上尽有回翔的余地，不比女子，家庭一关打不通，先被他们禁锢起来，就毕生没有见天日的希望。所以我主张婚姻失意的男子，应该要为对方着想，应该要为人道主义而忍耐，不应该象郑振坝运动员先生一般，只顾自己，轻轻地把人家做牺牲品，因为完成美满婚姻历史的机会，纵然失去，而完成伟大社会事业的更好机会，还在乎自己努力呀！

第七位轮到遯轩，他的意见却和我有些出入。他是一个温和的学者，喜欢"则古昔称先王"，他以为旧礼教的本来是不错的，不过被后人弄坏罢了，我们与其言革新，不如言复古，因为可以减少无知者的反抗力。佛家说法，有实有权，照权道讲起来，遯轩的话，很是不错，但是照我的主张，我们做事，与其迎合社会浅薄的心理，而娇揉造作做不彻底的勾当，不如和社会奋斗，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枉尺直寻，毕竟是不妥当的，而且旧和新决计不能比傅，譬如虞舜周文的自由结婚，和我们主张的自由结婚，不必以虞舜周文为藉口，因为一有藉口，就减少自己对于主张的信仰和毅力了。遯轩是我的好朋友，他的人格和主义，我是绝对佩服的，不过手段不同，不能不讨论一下子，遯轩不以为唐突吗？

批评各人的演说完了，我自己还要说几句话，本来啸岑要我演说，但我是向来不会演说的，——除掉十七岁的一年，狂热般鼓吹革命，在黎里创办中国教育会支部，演说过几次——只好谢谢。雄先生叫我起好演说稿子，请他人代讲，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够实行。那是对于啸岑华升很抱歉的事情，如今正好来弥补一点。我说些什么呢？就是对于啸岑华升结婚以后，有三件希望。第一件，

华升是在盛区女校教授的，服务社会，是最好的事情，我情愿她继续下去，不要因为结婚而废弃，倘然往来不便，明年可以改在黎区服务，我希望她成就一个服务勤恳的女教育家，不愿她退化做不劳而食的少奶奶！第二件，我主张他们俩并造小家庭，不要做大家庭的寄生虫。中国式的大家庭，实在是万恶之源，人家说和父母同居，晨昏定省是尽孝道，我以为自己不能营独立的生活，增负担于父母，简直是不孝之尤罢了。啸岑是四高校长，最好华升明年也到四高担任教务，就可以住在四高里面，以学校为家庭，使生徒得着母性的保护，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第三件，我主张他们俩要节制生育。在各人的演说中间，都希望他们俩为中华民国制造新国民，其实仍旧是早生贵子的变相话，我却绝对不以为然。中国所患的，不在人少，而在人多，多制造几个国民，没有多大好处给国家，而华升服务社会的问题，恐怕要受牵制了。20 年前，浙江湖州有个有名的女志士，叫做吴孟班，她的丈夫，叫做丘公恪，也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伉俪很相得的，有一次孟班怀了孕，他把来打掉了。公恪惊骇起来，问她什么缘故？她说："我生了儿女，要教育廿年，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才，而我自己不免要重大的牺牲。现在我奋志求学，只要 5 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人才。为了 5 年后的人才，牺牲 20 年后的人才，在中国朝不保暮的时候，不比较的得计吗？"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还有我一个亲戚某君，他在结婚以后，极力主张要他的夫人读书，拚命的怜她预备，果然考进了有名的女学校，在他和她总算都是有志的了。但不到一年，她就有了身孕，眼见得要辍学，将来生了小孩，读书的事情，恐怕更没有希望了。华升虽然不是学生时代，

但生育以后，多少要受些影响，就不能专为社会尽力，岂不是很可惜的吗？我是主张无后主义，表同情于胡适之博士的，在儿童公育未实行以前，觉得实在有节制生育的必要。这三件希望，不知道他们俩以为怎么样？我想要求他们俩做成答案，在下期报上发表回答我！

以上一段，就算是我的演说辞，等别人来批评罢！

一二，一一，一夜。于上海

（原载《新黎里》报）

对于啸岑华升结婚之感想

Y T

1923 年 12 月 1 日

17 年以前，有一个朋友结婚，我替他做了一篇祝词，开首便道:“太上自由爱恋无婚姻，其次自由结婚，最下则专制。”这三句话，虽然是套的古文烂调，但意思却是不错的，并且 17 年以后的我，仍旧怀抱不变动的主张。我以为在人类进化，社会主义实现以后，打破财产制度，实行儿童公育，那两性的恋爱，便同寻常交谊一般，夫妇的名义，当然要取销，婚姻两字，决计不成问题。但在黄金时代未成熟以前，世界一切，都在过渡中间，不能彻底改革，我觉得婚姻制度，还有保存的必要，那末自由结婚四个大字，便当然是现在解决两性问题的天经地义了。

我同啸岑认识，不过三年，而了解他的真性情，却在《新黎里》报创刊号出版以后。他所做“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的一篇作品，是对于结婚形式的研究，然而在“不破坏不能有建设”一句话当中，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能和社会奋斗的好青年了。在第一期编辑的过程中间，他又拿一首“怨耦”的新诗给我看，署名是个“影”字，我觉得做来很好，就把它发表出来。这时候，他只告诉我是一位女性的文学家做的，后来我打听别人，才知道就是他的未婚妻沈华升女士。这是我了解华升女士主张的第一次，再后，我

同啸岑讨论婚姻问题，觉得意见都很吻合，于是就大家做文章，在《新黎里》报出起特号来。我做了一篇"婚嫁改良浅说"，是讨论结婚手续，为一班普通人说法。同时，啸岑的"对于自由恋爱者下一忠告"，华升的"我对于女界自杀底感想"，却都能表示婚姻的真谛。那末他们俩现在的结婚，总算能够实行主义，为我邑婚姻史上开一新纪元了。

啸岑在茶话会上，报告他恋爱经历的过程，说他和华升的结交，最初由朋友介绍通讯，由通讯而互相了解性情学问和主义，以至于约期会面，由友谊而入恋爱时代，于是再进一步为求婚的举动，而疏通两方面家长，由订婚而结婚，不合八字，不送礼金，不拣吉期，破除种种迷信野蛮的恶习，却是介绍人邱纠生、洪雄声两位先生的力量。照此看来，他们俩的结婚经过，在过渡时代，不能不算是美满因缘吧!

他们俩这一次的结婚仪式，是双料的，把戏剧来比例，差不多有两幕。第一幕有证婚人，有介绍人，有主婚人，有新郎新娘鞠躬行礼，仍旧是老调。第二幕茶话会招待来宾，有客人的演说，有主人主妇的报告和谢辞，总算是新式了。照我的意思，第一幕实在是可以不要的，听说啸岑起初也主张不要，后来却省不掉，大概是环境的关系吧! 汝葆彝先生说："结婚行礼，古今中外所同，是不能废除的。"我却有点特别的意见，我以为从前的婚姻是代办式的，男女在结婚以前，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于是在初次相见的时候，郑重地行一个见面礼，却也不能算他错。至于外国人结婚形式，是根据宗教的，他们迷信上帝万能，一定要牧师证婚，算是代表上帝，结婚人在上帝

面前行礼，也有他们方面的理由。讲到这一次啸岑华升的事情，他们俩早已认识，早已了解，并不是陌路的人，何必要行此虚伪的鞠躬礼，难道不鞠躬就不成夫妇吗？证婚人又不是牧师，在他面前行礼，更没意思了。我生平的主张，是"推翻一切创造一切"八个大字，古今中外所同有的结婚行礼，难道就不能自我作古，一脚踢翻吗？所以我以为只要第二幕，不要第一幕，就兴了。

啸岑要我做文章，我就胡说八道的讲上一大堆，对不对还请各人批评！啸岑华升都是能够做文章的，我希望他们俩对于自己的婚姻史，可以每人做一篇发表，不晓得他们俩肯不肯？并且他们俩结婚以后，就去游西湖，西湖是名胜的地方，新婚旅行，更有甜密〔蜜〕的兴趣，我要代《新黎里》报的读者，要求他们俩各做一篇游记出来，或者是合作，想来他们俩一定可以答应吧！那读者的眼福就不浅了！

一二，一一，一。于上海

（原载《新黎里》报）

对ZN“受伤的小鹿”的按语

Y T

1923年12月1日

近年来的小说界，真堕落极了，尤其是我们吴江县里。蔚南先生说：“他们迎合社会浅薄的心理挑拨感情，还介绍许多都市的罪恶到乡间来。”真真不错呀！我们报上，绝对不登载小说，就为了这种缘故。但是我仔细想，一方面排斥劣的小说，一方面就应该提倡美的小说，方才不是消极举动。言一篇“受伤的小鹿”，是本县无名文学家ZN女士的作品，我从一个女朋友处，转辗介绍来的。我觉得对于主义上，艺术上，都有相当的价值，读者应该注意才好。

（原载《新黎里》报）

敷衍社会和反抗社会

(呈徐蘧轩兄)

Y T

1924年2月1日

我和蘧轩是好朋友，不过我们两人性质却不同，蘧轩是温和的，渐进的，我是暴烈的，急进的。前天谈起办报的方法来，我们两人也各有各的主张，他主张敷衍社会，我主张反抗社会。虽然大本大原的地方，是一致的殊途同归，然而缓剂猛剂，手段却两样了。我想这种场合，很有研究的价值，现在把我的主张写在下面，质之蘧轩以为如何?

社会是盲目的，惰性的，越是高尚的理想，社会越不肯欢迎，越是恶劣的习惯，社会越不肯革除，这是一定的状态。蘧轩主张办报的人，应该认识和了解社会的心理，开先不能不敷衍他们，譬如把糖果骗小孩子一般，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引诱他们到正路上来，久而久之，自然入我彀中，所谓"只要功夫深，铁尺磨成针"就是他的主张。不过我的主张却然而不然。我以为阴霾的天气，非雷霆霹雳，不足以振聋发聩〔聩〕；沉重的疾病，非芒硝大黄，不足以回生起死。这种死血的社会，你要把和平手段来劝导他，一千年也不得成功，弄到后来，或者连自己也社会

化起来。只有大吹大擂，拼命的开炮，做反抗社会的举动，使他们从惊怖睡〔唾〕骂中认识我们的面目，了解我们的主义。要知社会上能够惊怖我们，睡〔唾〕骂我们，已经是社会的进步，再加以猛烈的激刺，坚强的讨伐，不怕他们到底不投降到我们的麾下来。试看饮鸩酒的苏格拉底，终竟被呼为欧洲之古圣，钉十字架的耶稣，到如今还有人顶礼膜拜，可见势力的胜利是暂时的，主义的胜利是永久的，我们又何所惮而不直前奋斗呢?

讲起办报事业来，我们本不为营业性质而办报，并且揭了一个"新"字的招牌，当然要替新文化尽力宣传，不以办成一张消息灵通的地方报为满足。那末鄰猫生子无关紧要的新闻，实在应该痛快的淘汰。假如销路不旺，人家不爱看，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我们为主义而办报，倘然主义不能扩张，就使报纸畅销，也是无益，一定要看报的人，不为新闻广告而看报，单为主义而看报，那时候多销一张报便多收一个信徒，方才不辱没我们宣传的使命，并可以满足我们宣传的欲望了。

总而言之，敷衍社会，或者要得着迎合社会的恶果，而反抗社会，一定能够散布改造社会的好种子，鄙轩以为对吗?

（原载《新黎里》报）

国历和废历

Y T

1924 年 2 月 1 日

读者诸君要注意！今天是中华民国 13 年 2 月 1 日，不是什么年 27，注意！要大家注意！

全世界的历法，粗浅讲起来，可以分做太阳历和太阴历两种。太阳历把地球绕日一周做标准，1 年 365 日，分做 12 个月；太阴历把月绕地球 1 周做标准，每月 30 日，或者 29 日，12 个月算 1 年，前者简称叫阳历，又叫新历，后者简称叫阴历，又叫旧历。我以为前者应该叫国历，后者应该叫废历，才对！

为什么呢？改正朔，易服色，是革命的标帜，一朝有一朝的正朔，一国更应该有一国的历法，我们中华民国人，一定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历法。列位晓得国历的来源吗？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皇家，创造中华民国，是四千年历史上第一件光荣的事实，那时候各省代表，大会于南京，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任的临时总统，民意所归，于是我们中华的国父孙先生就一跃而登大位了。这一天恰巧是太阳历的 1 月 1 日，我们孙先生为除旧布新，振刷国民耳目，并其他种种实际上的便利起见，便毅然决然，废止太阴历，把太阳历定为国历。原来太阴历占据中华民国四千年历法上的位置，也同专制君主占据中国四千年政体上的

位罢一般，如今专制变为共和，阴历也变为阳历，把历史上划一条鸿沟的界限，不是天造地设的凑巧事情吗？照这样看来，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个个要遵奉国历，个个要取消废历，才不愧尽国民的义务。因为废历已经和满清政府同时推倒，一点也没有保存的价值了。

半瓶醋的酸子，不识时务的糊涂虫，一定要保存废历，还把他加上夏历的雅号，简直是羯鼓三挝，不通不通又不通。夏历两字，是脱胎于孔老二"行夏之时"一句话的。原来中古时代的中国，虽然就行太阴历，却有夏正商正周正秦正的不同。夏正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秦正建亥，以十月为岁首。孔老二是主张建寅的，所以他说了一声行夏之时，现在的不通，大家却把来代表废历了。不晓得从夏朝到满清，历法时刻变换，什么太初历，什么授时历，虽然同属于太阴历系，却各有各的戏法，打开廿四史的律历志来看，便可以一目了然了。所以明朝有明朝的历法，和元朝不同，清朝有清朝的历法，又和明朝不同，如今的废历，正名定分，实实在在是清历，如何可假冒夏历的牌子呢？

还有万恶的袁皇帝，把废历元旦叫做春节，也是狗屁不通，他居然算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却明目张胆，做出叛逆国历，提倡废历的事情来，那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原来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只有孙先生是真心为国的，其余一般不肖的奴才，不是鼠偷，就是狗盗，他们豢养在满洲政府的底下，磕头请安，升官发财，是他们的本分，知道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是怎样写的呢？所以袁世凯规定春节，就是他背叛民国，谋王篡位，本心发露的地

方。现在袁世凯死了，难道我们还要承认他荒谬绝伦的规定吗?

以上所讲的话，大概有骨气的国民，是不能说半个不是的了。如今还要把国历优胜于废历的地方，列举在下面:

（一）国历年月日都是固定的: 国历以365日为1年，平均做12个月，正月大31日，2月小28日，3月大31日，4月小30日，5月大31日，6月小30日，7月大31日，8月大31日，9月小30日，10月大31日，11月小30日，12月大31日，这是平年。3个平年以后，间1个闰年，闰年不过2月份多1日，1年366日，其余都是一样的。那不很便利于计算和记忆吗? 至于废历，月份大小不定，第一个不便。或3年一闰，或4年一闰，没有一定的标准，第二个不便。闰年13个月，平空多出1个月来，国家的财政预算，学校的课程支配，个人的经济收支，都不能确定，第三个不便。和国历比较，究竟那〔哪〕一种历法优胜呢?

（二）国历节气是相差不远的: 中国是向来的农业国，——虽然我不赞成章行严的农村立国论——农民播种收获，是很重要的事情，而播种收获，都与节气有密切的关系。皮相的反对国历者，动辄说国历没有节气，不晓得节气实在有移植到国历方面的可能。而且节气在国历方面，是有一定的日期的，相差至多一日，照四季排列起来，立春是2月4日或5日，雨水是2月19日或20日，惊蛰是3月5日至6日，春分是3月21日或22日，清明是4月5日或6日，谷雨是4月20日或21日，立夏是5月6日或7日，小满是5月21日或22日，小暑是7月7日或8

日，大暑是7月23日或24日，立秋是8月8日或9日，处暑是8月23日或24日，白露是9月8日或9日，秋分是9月23日或24日，寒露是10月8日或9日，霜降是10月23日或24日，立冬是11月7日或8日，小雪是11月22日或23日，大雪是12月7日或8日，冬至是12月22日或23日，小寒是1月6日或7日，大寒是1月20日或21日，很容易计算，可以做起一个表来，一查便是，比较起废历来，什么二月清明，什么三月清明，什么一年两头春，什么盲年，一点也没有固定的性质，不相差万倍吗?

（三）国历是世界公共的：我们生于20世纪，不但自认是国家的一个国民，还要自认是世界人类的一份子。因为交通一天便利一天，世界主义的学说，也一天昌明一天，那闭门家里坐的国民，决定不是这世纪所需要的了。所以历法和其他种种，都非集中于统一公共不可。太阳历是世界通用的，虽然从前只有西洋人先行采用，但是日本维新以后，他便横渡到东洋来了。孙先生把他定为国历，的确有世界的眼光。现在苏维埃联邦又弃掉他们的旧历而加入太阳历麾下了。试问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交际的时候，还是你用你的历，我用我的历便呢，还是大家用公历便呢?那可以不烦言而解了。照这样看来，那全世界没有国家承认的废历，还有回光返照的资格吗?

讲名义，国历是代表国家的，废历是已经废弃的。讲实际，国历多么便利，废历多么不便利?那末，审判终止，我们就可以下宣告废历死刑的判决书了。我们言论界，是担负指导社会的责任的。我以为宣告废历死刑，应从我们言论家做起。况且我们的姐妹报《新周庄》《新黎

里》都已实行了，我们《新盛泽》还可以迎合社会的惰性，而徘徊观望吗？我们应该急起直追才是呀！

读者诸君要注意！今天是中华民国 13 年 2 月 1 日，不是什么年 27，注意，要大家注意！

（原载《新盛泽》报）

哀悼列宁氏

Y T

1924 年 2 月 1 日于梨湖

世界进化的不幸，人类的不幸，苏维埃邦领袖列宁氏，竟于 1924 年 1 月 21 日，在莫斯科附近山中，以心脏痿痹症逝世了!

恶耗传来，时代落伍者的中华民族，居然对此世界伟人，有无限同情的悲悯。北京各界，在北大第三院开会遥祭，到者五千余人，主张即行承认苏俄。在广州开会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停宴三日。广州各机关均下半旗志哀。孙先生亲电苏俄代表加拉罕，致吊唁之意。由此看来，地无论燕粤，人无论南北，苟其是怀抱进步主义的人们，都免不得有崇拜英雄的表示。那末为了“李宁私淑弟子”六个字曾经一度停版的本报，当然也要表示相当的哀悼了——列宁—译李宁。

列宁氏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功业，说也说不尽许多。这几天全中国的报纸，差不多都有哀悼式的论文，我如今且把新闻报上章行严先生的一段文章，介绍在下面:

昔韩退之颂伯夷曰:“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愿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寡者，尽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矣。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愚于列宁亦云然！盖以列宁名迹之大，欲于字汇中觅取一二字以状之，其事绝难。惟退之“不顾”一语，衡之此类人杰，差足彷佛。以伯夷之不顾用诸负，列宁之不顾用诸正，其途虽异，精神则一也。今其人往矣，哀音布达，全宇震惊，无论知与不知，为仇为友，感时抚事，俱有异感。是何也？其伟大之愿力，及其深至之创造力，有以致之然也！

这一段文章，对于列宁氏，何等崇拜？何等哀悼？何等淋漓感慨？韩退之做“伯夷颂”，描写他的人格，差不多要在尧舜禹汤文武以上，简直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人，那末章行严把伯夷来比列宁氏，岂不推崇他是全世界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人吗？大家要晓得，新闻报是我国最和平的报纸，章行严先生又是反革命主义的和平政客，然而他们的论调，居然如此，就可以知道列宁氏感化力的不可思议了。我哀悼列宁氏，我更希望中国有列宁第二出世。替我们颓废的民族出一口气！

（原载《新黎里》报）

拜孙悼李楼随笔

Y T

1924 年 2 月 16 日

列宁和孙先生

有一家报纸上说:“苏俄的列宁，和意大利的墨索卑尼，土耳其的基玛尔将军，可称世界三杰。”这句话我以为不对的。20 世纪初期的墨索卑尼，不过和 19 世纪初期的梅特涅一般，他们都是反革命主义的退化者，虽然趁着大乱以后，利用国民的惰性，倒行逆施，想把政局在进化轨道上开倒车转去，然而进化的原理，决不容许他们如此。梅特涅一世之雄，到头来不免失败，我看墨索卑尼一败涂地的时期也就不远了。袁世凯张勋一类的人格，如何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大师列宁氏相提并论呢？至于基玛尔将军，赤手开辟青年土耳其的天地，的确是英雄豪杰爱国的伟人，他的志气和少年意大利的加里波的将军相类，而成就过之。他在土耳其本国，的确是第一流人物，但他和全世界的关系，似乎还不甚普遍，因为他是实行家，不是主义者，要在世界上估起价值来，恐怕还比不上列宁吧!

加拉罕说得好:“我们的大师——列宁——的旗帜上印了两句口号：劳苦群众解放，东方被压迫的民族解放。“无论墨索卑尼所做的勾当，恰恰和他这两句口号背道而驰，就

是基玛尔将军，恐怕也只理会第二句，没完全理会到第一句罢。在现世界上，能够了解列宁的意义，继续列宁的事业，有做列宁第二的资格者是谁？说一声老实话，“内举不避亲”，要推我们创造中华民国的孙先生了。高君宇先生在北大遥祭列宁大会，演说列宁生平事实，称其“意志坚定，辛苦耐劳，勇敢俭朴，才识超绝诸端，在中国人中无出其右者，唯孙中山先生庶几近之”。那庶几近之四个字，就是孙先生能够做列宁第二的确证了。并且中国和全世界的关系，比土耳其重要 10 倍，和俄罗斯仿佛。孙先生又是一个知行合一有主义有学问的大帅，苟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得手，那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政治的使命，一定可以实行，世界上的劳苦群众，弱小民族，一定可以得着无上的良友，那不比土耳其革命事件，影响还要重大吗？列宁的成功，是靠苏维埃联邦人民的拥护，我们中国有孙先生这样伟大的人物，倘然不能够合全国人民的力量去拥护他，那真是国民的羞耻，民族的羞耻了！

（原载《新黎里》报）

国民救国的一条大路

Y T

1924 年 3 月 1 日

横暴的军阀，腐败的官僚，阴很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几路夹攻，形成那百孔千疮的中国。几几乎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在这种形势下面要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了。既然知道维持现状是不可能，就应该想一个彻底改造现状的办法。不然，难道眼睁睁看他亡国不成?

譬如一个生病的人，病势是很沉重的了，要他起死回生，一定要信任有学识的医生，按照病情，细细下药医治；一面先要把不辨菽麦的庸医，专弄玄虚的巫觋，赶出大门以外，不准他妖言惑众才兴。倘然不肯信任有学识的医生，反把庸医巫觋，当他做上宾看待，杂药乱投，没有主意，那病人可就糟了。中华民国是个病人，孙先生便是个有学识的医生，病人要病好，非信任有学识的医生不兴；中华民国要免于亡国之祸，也非信任孙先生不兴。国民试细看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宣言，便晓得孙先生诊察病情的脉案和细心下药的方剂了。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成绩，大家知道是列宁奋斗的结果。然而列宁决不能一个人创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那末共产党的拥护和联邦人民的信任就都是列宁成功的原料了。孙先生的学问，孙先生的道德，孙先生的气魄，孙先

生的才能，都不在列宁之下，为什么频年奋斗，还没有开中华民国壮严灿璀之花，那不是国民所应该扪心自愧的事情吗?

国民要救国吗? 要想救国，只有一条大路，就是加入孙先生所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帮助孙先生去奋斗，把不良的现状彻底改造一下，才可以达到国民救国的目的。这是一条救国的大路，并且除了这一条大路以外，就没有旁的路可以走了。

（原载《新黎里》报）

三民主义

Y T

1924 年 3 月 16 日

我在上一期本报的评论上，不是曾经向国民介绍过孙先生所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吗？我说："中华民国是个病人，孙先生便是个有学识的医生。病人要病好，非信任有学识的医生不兴；中华民国要免于亡国之祸，也非信任孙先生不兴。"那末，我现在要介绍孙先生诊察国病的脉案和他医国的药方了。

中华民国的国病是什么？第一：号为独立国家而民族丧失独立的地位，受列强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条约上种种不平等，使人民无发展的机会。第二：号为共和国体而国民程度低下不能运用民权，俯服于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之下，受他们种种的愚弄。第三：最切近的民生问题无法解决，土地资本都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餍膏粱，贱文锦，贫者求衣食饱暖而不得，造成赭衣寒路，群盗满山的现象。这三种病情，孙先生都看透了。于是在他领袖的中国国民党里面，提出三民主义来做党纲。照此看来，那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起死回生的无上灵药了。

什么叫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我现在慢慢道来：

（一）民族主义　立于地球上的各种民族，原本是一律平等的。强大的民族，不应该欺侮弱小的民族；弱小的民族，不应该受强大的民族欺侮。换一句讲，就是强大的民族如果有非理的举动去欺侮弱小的民族时，弱小的民族便应当用奋斗的精神自卫的手段来对付他。可是中华民族自从满清窃政以至武人盗国时代，几十年来，没有不失败的外交，那不是政府的罪恶吗？现在中国国民党对外的政纲，是废止和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退还赔款作教育经费，不承认北庭私相授受的借款，筹备偿还正当的外债，这就是民族奋斗自卫的第一步了。并且，我还可以保证这种政纲一定是可以实行的。为什么呢？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态度，只是欺软怕硬，俄罗斯是他们的公敌，他们百计破坏，百计封锁，然而破坏封锁失败以后，英意各国，只好首先承认了。去年孙先生在广州主张收回海关的时候，英美的海军兵舰，不是开进内河示威，其势汹汹吗？然而孙先生不去理他，他们也只好慢慢儿自己还去了。照他们欺软怕硬的性质，加以孙先生强毅不屈的精神，我想中国国民党如果掌握政权，这几条政纲是一定说得到做得到的呀！

（二）民权主义　共和国体，主张在民，为什么中华民族的主权，偏偏在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手中呢？这有个道理的，简括言之就是国民知识程度太低下罢了，程度低下的国民，不配运用民权，而共和国体，却非人民秉政不兴，所以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在提倡革命时代，早就定有一个补救方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革命成功以后，把政治上运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军政时期，专讲破坏，把旧时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的恶势力，

打消干净。第二期是训政时期，实行建设，积极的提倡教育，筹备自治，把国民程度提到水平线以上。然后第三期的宪政时期，国民能够行使直接民权，支配全民政治，不至有大阿倒持的弊病了。这当初的计划，原来是很完备的。不幸革命事业没有彻底告成，正当的学说，敌不过苟安的心理。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总统不到几个月，就被议和邪说轰走。于是一方面袁世凯得志，军阀官僚相继秉政；一方面土豪恶棍式的绅士资本家，都摇身一变，换了神圣议员的头衔。他们正利用国民程度低下的弱点，以逞其无厌的私欲，那里还理会到孙先生福国利民的政策呢？如今我们卷土重来，一定要惩前毖后，把政策实行起来，将来国民有了运用民权的程度，就不怕国基不稳固了。

（三）民生主义　社会贫富不均，是世界第一个大问题，不但中国为然。现在最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俄罗斯。此次英国工党内阁成立，或者也有圆满解决的希望。不过俄国解决是流血的，英国解决是和平的，那末就关于民族性质不同，和境遇不同的缘故了。中国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他和平解决，所以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就是和平解决最好的一个方案。讲起民生主义的内容来，第一是平均地权，第二是节制资本。什么叫平均地权？就是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地价税法。凡是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自行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并征收。那末土地价值不会尽管飞涨，大地主就无从产出了。什么叫节制资本？就是国中大规模的实业，有独占性质的，如银行铁道航路之类，都属于全民，由政府经营管理之，使私人不得居奇垄断，那末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都不成问题，大资本

家也就无从发生了。还有对于农民，没有土地的，国家把土地给他，资其耕种；没有资本的，国家替他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那富户强暴收租和豪家重利盘剥的事情就没有了。对于工人，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的生活状况，救济失业者以保障工人的生存权利，提倡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以及养老，育儿，周恤废疾，普及教育，都次第实行，那资本阶级横暴和劳动阶级苦痛的现状就没有了。总之，民生主义是使人人有衣食住的安全的，人人有了衣食住的安全，还愁国家不太平吗?

把以上的三种主义，综合起来，就是国民不受外国人欺侮，不受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愚弄，而且人人都有饭吃，都有衣服穿，都有房屋住，那不是我们所日日夜夜求之不得的黄金世界吗? 大家要晓得黄金世界不是虚幻的梦想，是有政策可以实现的。并且大家都有创造黄金世界的责任，和创造黄金世界的权力。孙先生是我们的导师，中国国民党三十万党员都是我们的好友，我们快快起来跟着导师和着好友一同合作吧!

（原载《新黎里》报）

南强斋笔记

K T

1924 年 3 月 20 日

△我对于新南社的感想

南社成立于前清己酉之岁。由吴江陈巢南（去病）柳亚子（弃疾）所发起，以排黜满夷，鼓吹共和，提倡气节，发扬民族为宗旨。至辛亥秋，义师克复神州，虏运遂斩，民国肇兴，文字有灵，河山还我，盖极振古以来未有之盛。论者咸谓光复之功，南社与有力焉。至中华民国十二年秋，柳亚子等又组织新南社，其宗旨为整理国学，引纳新潮，提倡人类的气节，发挥民族的精神。或有谓方今研究新文学者，正大有人在，不应由湛深旧学者提倡，为之推波助澜。此说似矣。然不佞之意，则有不同，且以为或者之说，实未明夫南社组织法也。不佞生虽晚。顾于南社十五年之历史，潜察默识，固雪亮于胸中，不能不为之剖白，敢清为略言之。

南社始终抱革命宗旨者也，服从孙大总统中山先生，兼信仰其三民主义。社中人物，以国民党（即旧时之同盟会）为中坚。兹举其尤著者，如黄克强兴，宋渔父教仁、陈英士其美，周实丹实，陈蜕庵蜕，宁太一调元，陈勒生子范，孙竹丹元，实为我中华民国开国诸杰士，大半皆杀身以成仁者也，自余佐命元勋，生存者不能备录焉。

自民国以来，社中人物，多有背盟弃约，败德丧义，靦颜臣事伪庭，猎取官禄者。十二年秋，□□攫位，卖身无耻之徒，公行贿选，颂莽功德，吾宗某不肖，竟尔堕落，甘与禼猰为伍，卅年名德败于一朝。嗟乎嗟呼！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尚忍言哉！即其他貌合心离，阳虽未叛，而反覆出入，私通伪庭者，亦复正多。总之无彻底澄清之见解，则一旦利势当前，其不令智昏者几希矣。呜呼！士君子立身行已，其生死关头，恐在于此。况吾社之大纲，以标揭于天下者，尤全在此气节两字。口诛笔伐，非吾辈之任而谁任哉？吾尝慨但知种族之当革命，而革命成功以后，不能辨夫顺逆之途者，其人格之结果，不至一败涂地无可挽救不止。盖认题未明，夫安得而不乖戾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理固然矣。

亚子既为社中盟主，对于此种败类，痛心切齿，愤然尝思摔而去之，因益念夫我中山先生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节概，百折不渝，终始如一，劳苦功高，以缔造此中华民国，而元凶大憝，魑魅魍魉，神出鬼没，驱伐而靡穷。相从部属，如陈林诸逆，竟相率反噬，又嫉夫旧文学为向来文妖卿愿所窟穴，思欲扫荡而廓清之，非改组不为功。于是乎有新南社之组织。盖其宗旨，目其最简单而言之，仍为贯彻提倡气节之主义也。不然，中国文学，亘数千年，博大优美，实驾泰西各国而上之。亚子本深于旧学者，岂此区区为憯然也耶。特其思想之趋于极新，趋于过激，是诚有之。其实亚子之意，固不问其为新为旧，为过激为非过激，即或斥之为无父为无君，亦无不可承认（陈先生巢南笑谓亚子曰：子诚无父无君人也。其怀抱乃若此。语见亚子吴根越角集后序。陈先

生之言，实戏之耳。然世之诋亚子者，则辄亦为是言）。推亚子之意，苟使吾身得殉主义而死，亦所不恤。冥心独往，一意孤行，行乎吾心而安，即为理之至顺，强立而不可复返者也。

故吾尝谓亚子者，于臣为忠，于子为孝，于士为义，于妇为烈。方之古人，则张子房之佐汉，鲁仲连之义不帝秦，同此孤怀也。方之今人，则我国之中山先生，与俄国之列宁先生，其坚毅卓绝，庶几同焉。

夫平则致和，激则召争，固也。然过激思想，人人具之，特有发扬与潜藏两种区别而已，读屈原之离骚，杜陵之诗史，其悲天悯人可泣可歌之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又如司马迁之报任少卿书，李陵之答苏武书，杨恽之报孙会宗书，愤懑极矣，其词气非过激而何哉？宋明末造，孤臣孽子，痛祖国之沦亡，发为著作，其音声往往流为激越，大抵国家观念愈重，则过激之心亦愈烈。事之所必然，未必全属气愤之冲动也。我敢称过激党之宗旨，其苦心孤诣，实可以昭告昊天上帝而无愧怍，其胸中之悲愤抑塞，岂如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而世莫知之者耶。惟是激之过，过而极，则日暮途穷，难免于倒行逆施，而终履于至危之地。若夫盖棺论定其为人，则我虽百死，虽冒天下之大不韪，犹当矜而恕之，遵而重之，何则？其行为虽过激，而其志不大可哀乎！

是故我愿世之对于新南社，群须谅其建设之孤衷，即或极端反对新文学，亦尽可持各自为政主义，不宜专肆谩骂，继以攻击。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固不必专事破坏以为快耳。

上月在松江旅邸，与我友复庐痛论社事，至昏夜未

睡。吾友深韪我言，意犹未尽，故复放笔书之。知我罪我，皆所不计。至文辞之草率，尤所不计也。

十三.三.二十作于金山

KT 君对于我过情的谬赞，我只有惭愧。我是一个人类的堕落者，社会的寄生虫，把什么来比拟到世界的先觉呢？不过我以为在今日的中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都有等量的重大；我的主张新文学，是目的，不是手段，不知 KT 君以为如何？

亚子附注

（原载《新黎里》报）

祥经丝织厂的惨剧

Y T

1924 年 4 月 1 日

△焚毙女工百余人

△受伤及失业者不计其数

△十分之九是盛泽梅堰平望震泽人

上海祥经丝织厂，于 3 月 10 日夜间 11 时许，在帐房内起火，延烧女工宿舍，焚毙至百余人之多，受伤者不计其数，衣服行李，都付一炬。那焚毙和受伤的女工，十分之九，都是我们吴江县属盛泽、梅堰、平望、震泽各区的人。她们为经济所驱迫，离乡背井，挈女拖男，做那辛苦的劳工，想把汗血换些金钱，养活自已的性命，不料又遭此一劫。死者葬身火窟，一家数口，靠她养命的，都沉沦到失望之渊去了。被灾者无论伤轻伤重，把最少数的积蓄，都丢掉了，此后生活的前途，更茫无把握，这真真是劳动界和妇女界绝大的惨剧呀!

追原祸首起来，祥经厂的老板和经理人，当然是要负责的。他们 4 层楼的厂屋，房间有 50 余间之多，不应该全用木料来造，更不应该不装太平梯，不用巡更，不设消防器具。那不是把人家性命当儿戏吗? 更可恶的，据被难工人家属倪龙大等 94 人的泣诉书，说他们到乡间招工的时候，是把每日半元的工资来骗工人去的，到了上海，悔

约克扣，每日只给一角二分。女工要还去的，他们便把来无形幽囚起来，上工落工，都有人看守，坐卧行动，只在这2层楼的宿舍，不准到旁的地方去。宿舍里面，只有一只扶梯，又狭又小。厂门是老早就关的，不得账房命令，不许开门。此次火灾起后，他们还怕走漏货物到把门窗都封锁起来。直到警察和救火队员赶到，把门窗敲破，女工始得逃命。那逃不到的和来不及逃的，就不得不做火灾的牺牲了。照此看来，他们在平常时候，既用欺骗的手段，直接克扣女工的工资；等到紧急时间，更用很辣的手段，间接残害女工的性命。资本家的万恶，真真到了极点。无怪受害家属说:“厂主之肉，其足食乎?”要想诉诸法律了。

我还有一层深刻的理想，我以为离乡背井，是人类所不喜欢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南方的女人。那末这几百个女工，为什么受了招工人的欺骗，就冒昧出去呢?这无非是经济逼压的势力罢了。世界上的国际资本主义，以中国为尾闾，机器工业，就象老虎一般，把手工业和农业都吞食了。除了最少数的资本家，能够苟延残喘，也不外自己吸食自己同胞的血肉，把它来长养营卫，象祥经厂老板一流人物。其余中产阶级，就不免渐渐销磨，变做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更不能不愈弄愈穷，愈弄愈苦，一直投到黑暗地狱里的最下层去了。试问暖衣饱食的人们，又谁肯抛撇了家庭，抛撇了故乡，去做每天十几小时的工作，挣那一角二分的工资呢?所以祥经厂焚毙的百余个女工，和被灾失业的几百个女工，我们不能当他隔岸火灾看待。要晓得国际资本侵掠一天不打破，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新中华民国一天不建设，中产阶级的运命，也就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不变做无产阶级不止。那

末她们的前车，又安知不是我们的殷鉴呢？世界上事情，只有进取和堕落两条路，保守是靠不住的。要进取须有彻底改革的决心，绝对牺牲的勇气，把公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才能够造福于人类，而自己也免了醉生梦死的徽号。不然，“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天演的淘汰，恐怕是不和你客气的呀！热心救国和自救的人们，还不快快起来奋斗吗？

（原载《新黎里》报）

《新黎里》周年纪念宣言

Y T

1924年4月1日

《新黎里》好象在冰天雪窖中一枝蓓蕾的花儿，是容易被狂风吹折的；《新黎里》好象在黑暗世界中一颗光明的星儿，是容易被乌云遮掩的；《新黎里》又好象在大自然环境中生长的小孩子，是容易被饥寒疾病吞蚀的。

如今，花儿无恙，星儿无恙，那去年今日才呱呱下地的小孩子，却居然周周整整做起期岁来了。我们做保姆的人，对于热诚拥护的同志，有多么的感谢呢？

《新黎里》是地方报，那末老老实实叫做"黎里"就是了，为什么要在固有的名字上头，加一个"新"字呢？可见我们在做地方上言论机关以外，还负着新文化宣传的使命了。那是我们所应该自己勉励的呀！

有人说："《新黎里》议论太新了，甚么婚姻问题，甚么劳动问题，都是离经叛道的勾当，不应该出诸士林之口。"他不晓得世界原是进化的，在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道德，那十八世纪式的遗老遗少，尽管想在时间轨道上开倒车，还到唐虞三代之世去，可是真理不许他这样，他们总是朝着失败的路上走，戴最后战胜的桂冠者终究是我们新人物，我们又何所惮而气馁呢？

有人说："《新黎里》太唱高调了，和一般社会和程度

太远，你尽管讲得高兴，老是没有人来理你，又何苦来呢?”他不晓得言论的真价值，是反抗社会的，不是服从社会的；是指导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照一般无知识的社会程度讲起来，复辟，复科举，留辫子，裹小脚，才是他们真真的民意哩。我们提倡一种主义，要问自己信不信，不问人家听不听。自己信得过是真理，尽管他们不理会，我们尽管要讲。报纸原是制造空气的，“虽无近效，必有远功”，十年八年以后，看我们鼓吹的成绩罢!

还有人说:“《新黎里》最近几期的文章，太不切地方色彩了。什么追悼列宁，什么三民主义，这种文章，可以登载甲报，也可以登载乙报，甚而至于登载上海报，北京报，或无论那种杂志，都没有不可以的，那还象一种地方报的式样吗? 说一句笑话，十八只大兵轮开到阴沟里来，就是贵记者的譬喻了。”这句话，我也以为不对。我主张我们生在 20 世纪世界上中华民国内的黎里，就应该有三重人格，一重是黎里的市民，一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有一重是世界的公民，有了这三重人格，方才不做时代的反叛者。不然，狭小的眼光，所见不出本乡本邑，不独人格欠缺，而且对于本乡本邑的事情，也一定不能办理妥当，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一举一动，都要有世界眼光的了。我们本县的人民，我就嫌他们眼光太小，所以旧江属旧震属，闹个不休；而我们本乡的人民，恐怕是小之又小，他们只晓得争权夺利，求田问舍，完全不知世界的大势，中国的现状。所以我们非靠这张报纸上，把最新的知识灌输到一般人的脑子里去不兴。那俄国的列宁大师，和中国的孙先生，都是现世界有名的人物；如今让他们先知道这几个有名人物的姓名，也是一桩好事情，如何

能够非笑我们多事呢?

自从《新黎里》出世以来，外边的议论，大概不出以上所说的三种了。我现在把他一一辨明，那末我们以后的论调，自然还是照着我们的宗旨，积极进行。对于新的，无论主义上，文字上，都要尽力的介绍；对于旧的，无论是人，是制度，都要尽力的攻击。总而言之，我们《新黎里》，是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的一种言论机关，我们自己顾名思义，决不会中途软化。对于我们表同情的有志者，赶快起来帮助我们罢!

（原载《新黎里》报）

四年来百里内定期出版物的年表

Y T

1924 年 4 月 1 日

中华民国 10 年 9 月 16 日，《蚬江声》半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周庄。

（周庄是吴县吴江两邑的交界地方，《蚬江声》发起人和主撰人，是属于吴县方面的，但他的精神，却能够影响到吴江的出版界里来，从民国 11 年起头一时风起云涌的定期出版物，我以为都是承受《蚬江声》底暗示的，尤其是我们《新黎里》和《新盛泽》，是直接推戴《蚬江声》的后身《新周庄》做老师，就是间接推戴《新周庄》的前身《蚬江声》做太上老师了。在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方面，《蚬江声》更是亡秦的胜广，革命军的急先锋，照东林点将录诗坛点将录的方法排列起来，《新周庄》是及时雨宋公明，《蚬江声》才是托塔天王晁保正哩！）

11 年 1 月 1 日，《蚬江声》出新年号。

《吴江》半月刊创刊号出版，地点同里。

（他是吴江县内地方报底最先出版者，又有囊括全县的名义，论资格在本县应坐第一把交椅的呀！）

同年 3 月 16 日，《蚬江声》半月刊第 12 期出版，宣告改组。

同年 3 月 31 日，吴江中学甲子级学友会季刊第 1 期

油印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5月11日，《吴江》半月刊始改旬刊。

同年10月1日，《芦墟》半月刊创刊号出版，地点芦墟。

同年10月10日，《新周庄》半月刊第1期出版，地点周庄。

（他是《蚬江声》的后身，从3月内《蚬江声》停版以后，经诸同志的极力进行，至此始达出版目的，为新文化大张旗鼓了。）

同年10月18日，《盛泽》周刊第一期油印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10月25日，《晨光》月刊第1期出版，地点盛泽。

12年1月1日，《余光》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2月16日，《觉社》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莘塔。

（他是提倡新文化的一支生力军，短小精悍，颇有独到的地方，可惜寿命不长罢了。）

同年4月1日，《新周庄》半月刊出地方公会研究专号。

《芦墟》半月刊出第10期，以后停版。

《新黎里》半月刊创刊号第一期同时出版，地点黎里。

同年4月16日，《盛泽》周刊出37期，始改用铅印。

《新黎里》半月刊出旅大问题特号。

同年5月1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劳动纪念特号。

同年5月10日，《红霞》半月刊第1期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5月15日，吴江中学校友会汇刊半月刊第1期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5月16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婚姻问题特号。

同年6月1日，《新周庄》半月刊出夏季卫生研究专号上。

《新黎里》半月刊出经济公开特号。

同年6月16日，《新周庄》半月刊出夏季卫生研究专号下。

同年6月30日，吴江中学甲子级学友会季刊出第6期，始改用铅印。

同年7月1日，《新周庄》半月刊出暑期教育研究专号。

《新黎里》半月刊被人以过激党告密，奉省令停止出版。

《红霞》半月刊出第4期，宣告停版。

《春社》半月刊第1期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7月14日，《觉社》半月刊出第5期，宣告停版。

同年7月16日，《新盛泽》旬刊第1期出版，地点盛泽。

（自从《新黎里》被勒令停版以后，新文化运动，差不多受了一个大打击，一般遗老遗少，都拍手称快。不料《新盛泽》忽地大张旗鼓起来，更不料《新黎里》又不久复活，就和文明先进的《新周庄》，结成三角同盟，真真

是吾道不孤了。）

同年8月1日，《新黎里》半月刊复活，出婚姻问题续号，经济公开续号，教育研究特号。

同年8月16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卫生特号。

同年8月21日，《新盛泽》旬刊出识字运动号。

同年9月9日，《吴江》旬刊始改周刊。

同年9月16日，《新黎里》半月刊出经济公开3号。

同年9月21日，《新盛泽》旬刊出市自治号。

同年9月29日，《晨光》月刊出第11期，宣告停版。

同年10月4日，《新盛泽》旬刊为盛泽市民吴某虐杀婢女事，发行号外。

同年10月10日，《新盛泽》旬刊出国庆纪念号。

《盛泾》五日刊创刊号出版，地点盛泽。

《乐趣》月刊第1期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11月10日，《励进》月刊第1期油印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11月15日，《大分湖》月刊第1期出版，地点莘塔。

同年11月26日，《震属市乡公报》周刊第1期出版，地点震泽。

同年12月1日，《余光》月刊出12期，宣告停版。

同年12月15日，《春社》半月刊出第9期，以后停版。

同年12月21日，《新盛泽》旬刊出体育号。

13年1月1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元旦增刊。

同年 1 月 10 日，吴江中学甲子级学友会季刊出第 8 期，宣告停版。

《励进》月刊第 3 期，始改用铅印。

同年 2 月 28 日，《盛泽》周刊始改旬刊。

同年 3 月 1 日，《舜湖公报》两周刊创刊号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 3 月 15 日，《盛泾》五日刊始改周刊。

（原载《新黎里》报）

读了“南国新闻”以后的介绍

·Y　T

1924 年 4 月 16 日

自从《新青年》杂志提倡文学革命以后，研究新文学的团体和出版物，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怒发起来，中间最著名的，是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出版物，是《创造季刊》和《创造周刊》。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是《小说月报》和《文学周刊》。他们虽然意见不同，互相诋谋，在我看来，却都有相当的价值的。还有一种在两个团体以外的出版物《南国》半月刊，是长沙田寿昌先生同他的爱人易漱瑜女士两个人所创办。他们以自己集资刊印，自己意匠，自己校对，自己托人发行为原则。他们的宗旨，是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新鲜芳烈的空气，是在“艺术之社会化”，或“社会之艺术化”的旗帜下，从事第一义的创作，批评，介绍。我读了他已经出版的两期，觉得内容很好，不孤负他们自己的宣言。有志文学的青年们，与其买什么红红绿绿的杂志来看，走入魔道，何如欣赏那种真真的艺术结晶品呢?

在第二期的《南国》内，又加了一张“南国新闻”的附刊。他一张分做四面，以第一面纪载与政治上社会上有重大意义，及有文学美术的趣味的新闻。以第二三两面，介绍东西洋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的传记，轶事，与其作品。

批评中国各种演艺如戏剧，大鼓书，影戏之类。以第四面载外国名贵的小说剧曲，及文坛杂话之类。他要发挥"南国"特有的芳醇热烈的色彩，开中国文艺新闻的新纪元，是何等伟大的期许呀！我且把他"AB煮酒论英雄"一段，介绍在下面，读者便可以窥见他的底蕴了。

A 现代有几个人算得英雄?

B 有四个：第一个是俄国的列宁 Lenin，但这个阶级战的勇士死掉了，我们得酾酒奠他。

A 对啦。第二个呢?

B 第二是印度的甘地 Candhi，这位不合作主义的战士新由牢里出来开始活动了，得举酒贺他。第三是土耳其的楷模儿 Kehmel。他把近东的病夫医好了。

A 咳，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医生!

B 怎样没有？不过这远东病夫，非等到临死不肯信任他罢了!

读者！这现代第四个英雄，远东病夫的医生，究竟是谁呢？请你们看本报第21期"三民主义"这一篇评论就明白了。

（原载《新黎里》报）

公历问题

Y T

1924年4月16日

看见《舜湖公报》创刊号构木君的大著，批评本报报眉用公历1924年的不妥，说应该叫做西历才对。我对于构木君，很感谢他商榷的盛意，不过对于公历两个字，我却也有主张的理由，在此说几句，好吗？

1924年沿用基督降生的年数，本是起源于宗教的，而且是偏于西洋各国的，这句话很对。不过因为时代流传的久远，地域使用的广普，已经渐渐成了非宗教的与非国界的公共纪元了。苏俄是不相信宗教的，然而他们也用这公历来做纪元；还有思想学术上比较进步的中国青年和日本青年，在他们的著作或者书信里面，也常有着公历的纪元，这都承认全世界普遍的趋势罢了。倘然腭柱鼓瑟，一定说他是宗教的，国界的，那末我们不奉耶教，不是西洋各国的籍民。为什么要沿用他，不是犯了迷信和媚外两重罪恶吗？我的主张：一部分东西，非用国历纪元不可。如公文题匾等类。一部分东西，不妨兼用公历纪元，如研究学术的书籍报章，发表思想的个人书信等类，这是目前的办法，等到将来全世界苏维埃联邦告成。国界销〔消〕灭，那么就要一致采用公历纪元了。不知构木君以为如何？

（原载《新黎里》报）

五月一日

Y T

1924 年 5 月 1 日

今天又是 5 月 1 日了!

5 月 1 日是劳动节，是全世界的大纪念。而对于本报，却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去年的 5 月 1 日，本报曾经出过一张增刊，后来被人以过激党罪名，在省公署告密，受了勒令停刊的厄运，那不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吗?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如今且把去年 5 月 1 日到今年 5 月 1 日的中间，世界大事和劳动阶级有关系的，约略写在下面吧!

（一）列宁的死和苏俄外交的胜利。列宁是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倡导者和保护者，他在今年 1 月 21 日死了，那自然是劳动阶级重大的不幸。不过列宁虽死，主义不死。他所代表的苏俄联邦，从前受过资本主义的列强极端迫压的，却在他死以后，渐渐被承认起来，第一个是英国，第二个是意大利，如今继起承认的已有 7 个国家了。那不是代表劳动阶级的胜利吗?

（二）英国劳动党内阁的成立。英国是绅士和资本家的天下，保守党和自由党，相继执政权，没有第三党插足的余地。不道到了今年，劳动党首领麦克唐纳尔居然一跃而组织内阁，打破向来的局面，那不是新兴的奇事吗? 虽

然劳动党在议院没有占绝对的多数，他的成功，是靠自由党帮忙的，换句话就是劳动阶级和绅士阶级资本阶级的妥协，所以第三国际共产党对于麦内阁不能放弃印度，和其他主张的不彻底，曾经下过很严厉的攻击。不过我以为这一回劳动党执政的事情，在英国，在世界，终有相当的价值的。因为将来的变化，无论麦克唐被自由党撵走，或者屈服于自由党之下，在劳动阶级，一定都有重大的反响，那最后的直接行动，便终究不可避免了。这也是值得在劳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一桩事情呀!

（三）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中华民国国父孙先生，是在20年前，就主张土地国有的。后来为了环境的关系，渐渐缩小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个标语来，可是在后进国的中国，总算是最进步的主义了。所以孙先生是中国劳动阶级唯一的保护者，中国国民党是劳动阶级唯一的好友，这一次国民党的改组，更有回到民间来的倾向，他对于工人，对于农民，都提出保护的政策。一方面更积极的宣传，积极的奋斗，将来国民政府成立，便是中国劳动阶级出地狱而登天堂的日子，那影响恐怕还要普遍到全世界哩!

以上的三件事情，我以为都是1924年5月1日和1923年5月1日所不同的情形，值得报告于读者的，读者以为如何?

（原载《新黎里》报）

再论祥经厂的惨剧

Y T

1924 年 5 月 16 日

祥经厂烧杀女工的原因，是房屋建造不如法，消防器具不预备，加以狼心狗肺的厂主，平日看待女工的轻贱和严酷，他们是抱着只管自己发财不顾人家性命十二个大字做宗旨的，所以办事人等仰承意旨，在起火以后，反把大门关锁起来，把已经逃出的工人赶回进去，以致酿成这样重大的惨剧。在法律上讲起来，厂主和办事人不是都有应得的罪名吗?

祥经惨剧的背景，既然如此，自然任何爱资本家的人，也不能为他辩护的了。所以资本阶级机关洋大人所办的大陆报，也说:“吾人对于此丝厂，欲不认为一种陷人于死之陷，殆不可能。”那不是普天下的公论吗? 讨论善后问题的方法，惩办罪魁，要求赔偿，在被害家属方面，和社会主持人道的方面讲起来，都是不可避免的责任。我对于被害家属倪龙大王阿北等代表 94 人向检厅起诉，十分表示同情，据 3 月 22 日《民国日报》所载，他们会经延请沙训义律师义务辅佐，正式进行。而且女权运动会上书护军使，主张五条办法:（一）对于该厂主处以过失杀人罪，（二）对于该厂司阁人等处以杀人罪，（三）对于该厂主及管理人处以私擅监禁罪，（四）违约少给的工资，

应由该厂照数补给，（五）工人家属从优赔偿损失。都是极正当的主张。还有各马路商联会联席会议，议决向护军使请愿，扣留该厂 11 万元的保险费，作为赔偿焚毙女工家属的用途，我以为总可以实行的了。谁料到了后来，女工家属的起诉，竟如石沉大海一般，不见踪迹；而女权运动会的上书，各马路商联会的请愿，都一点不发生影响，那不是不可解的奇事吗?

照愤世嫉俗者的论调讲起来，法律本来是只晓得保护资本家的，官僚和军阀，更靠不住，什么起诉和上书请愿，都不过是一时的顽意儿罢了，谁认真去追求他的结果来? 这句话我以为不然。我想上书和请愿的事情，且不必去讲他。被害家属，既经延请律师，正式起诉，那末地方检察厅对此，当然有正当的表示，为什么阴干大吉呢? 还是检察厅不受理? 还是受理而干搁起来? 还是被害家属受人运动软化而不去追求? 这都是应该研究的问题呀! 我以为照法律起诉，要求把厂主和办事人等治罪，无论做得到做不到，总可以挫折资本阶级的气焰，提高劳动阶级的人格，使人们晓得劳动阶级虽然被人蹂躏，被人虐杀，至少也尚有一张可以呼吁伸冤的嘴，那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吗? 至于把保险费做赔偿，至少也可以使以后的资本家有一点儆戒，不致再蹈祥经覆辙，而祥经厂主，没有了这一笔淌来之物，也许可以从此洗手，不再把“陷人于死之陷”继续开张，继续造孽，我想实在是彼此很有利益的，可惜商联会的决议，徒托空言，而被害人终于冤沉海底罢了。

事到如今，起诉治罪既成了子虚乌有之谭，保险费移作赔偿，也是一时快心之论，那震动全上海从来未有的惨剧，竟被吴江旅沪同乡会闸北慈善团粤侨商联会等几个团

体轻轻巧巧的解决了。他们几个团体出来解决的宗旨，是只求抚恤不问诉讼八个大字，连赔偿的名词也避去。你想既经不叫赔偿而叫抚恤，当然出于厂主大老板乐善好施的慷慨，那被难家属，自己怨天尤命，怪不到别人，又怎敢占斗估两，计较卖死人血肉的价值呢？所以吴江同乡会开盘的价格，是死的每人二百元，重伤每人五百元，轻伤每人一百元，逃出灾工每人五十元；而经过种种讨价还价的手续以后，变做死的每人一百五十元，重伤每人二百元，轻伤每人五十元，逃出灾工每人二十元，还要把以前给过的回籍路费每人十五元扣除，祥经老板的算盘固然精极，而我们贵国人性命的代价，只值每人一百五十元，也真真太贱了！照他们的报告，祥经的损失，只有大洋一万另二百九十五元，把保险总数十一万元来计算，还不到十分之一，那商联会的决议，真真是狮子大开口，恐怕祥经老板和列席解决会议的各团体连牙齿都要笑掉哩！

我是吴江人，对于吴江同乡会种种救济的热诚，当然只有感佩，不过只求抚恤不问诉讼八个字，实在是在根本上铸了大错，我是绝对不敢恭维的。或者同乡会诸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明知法律为保护资本家而设，明知官僚军阀都是靠不住的，与其提出诉讼赔偿的问题，触怒了大资本家的祥经大老板，和粤侨商联会的大会长，一朝翻了面皮，连一万元抚恤金也拿不到，还不如善刀而藏，见机行事。在被害家属和灾工多少吃着些叹气糖，在同乡会本身也还受着粤侨商联会会长"公义心殊堪钦佩"的嘉奖，正是一举而两得。那一种宁为瓦全毋为玉碎的苦衷，我也何敢十分求全责备。不过我以为吴江虽然是贫苦的县分，旅沪同乡却不乏体面的绅商，果真挺起脊梁，和敌人硬上，也

未必便没有获到最后胜利的希望。就使诉讼失败，赔偿落空，那区区一万元的抚恤款，在旅沪同乡里面也还不见得筹不到。当局诸公未免太过于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吧！或者有人要说:“贫苦的女工，狗一般的性命，居然值到一百五十元的身价。已经过分了，谁要你噜哩噜苏的多管闲事来?”这是大人先生们的论调，我就不敢更赞一辞了!

在此次事变当中，最荒谬的，就是所谓祥经代表梁宣猷的论调，他说:“祥经厂经营丝绸，平日对外向与日英等国直接交易，际此国人群望振兴实业，若乘此次火案令伊付给逾额之恤金，将使资本家不敢再在华界开设大工厂。”这一段说话，真真是荒谬得不知所云了。原来做生意的人将本求利，所打算的只是个人的私益，算不得惊天动地的事情，所以中国习惯，商字是在士农工以下的。自从资本潮流侵入，那瞎服的洋迷，提倡着什么冒牌的实业救国论，把商人捧得和天上人一般，所以张季直穆藕初一流人都一跃而成无上的伟人，而祥经老板的代表，也要依附末光，以平日对外向与日英等国直接交易为莫大的功绩。以资本家不敢再在华界开设大工厂为最后的恫吓了。我并不是反对实业，反对工厂，象玄学鬼太戈尔等一般古董的见解。我以为实业是要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把国家的资本来经营，而由工人全体自己管理的。那时候，劳动者就是股东，股东就是劳动者，什么剩余价值，什么红利，都归劳动者自己享用，多一个工厂，便多一个国民企业的地盘，这才是真真的实业救国。不然，象祥经厂这种办法，血汗是劳动者牺牲的，红利是资本家掠夺的，老板尽管发财，工人尽管饿死，有什么国利民福可讲呢？这种国货的资本家，和洋资本家，一样的剥削人民，一样的为富不

仁，在国民眼光中看来，有什么分别呢？这般的工厂，无论在华界洋界，他多开一所，便是多一所“陷人于死之阱”罢了。我以为这种冒牌的实业救国论，一日不打破，劳动阶级便一日抬不起头来，热心社会问题的诸君！以为如何？

末了，我把“祥经厂火灾后被灾女工人的话”摘录几段在下面，以告群望振兴实业的国人！

“我们不懂的事还多呢！”

（第四）初六日十一点钟起火的时候，大门原来是敞开的，有两个工人已经逃出去了。为什么监工的广东三姑们定要把他们逼进厂来，定要把大门关锁起？等到火烧急了，我们问他们要开锁时，为什么他们定要说“钥匙已经失落了”？我们说不完的感谢用斧子把门劈开的阿四啊，不然，我们还有性命吗？

(第五)广东三姑真是好威风啊!我们平日受他们的呵骂，简直象猪狗一样，我们的小孩带入厂中，广东三姑不许他们啼哭。苦是我们顶撞了广东三姑，若是我们小孩的啼哭不受他们的禁制，他们便立刻令我们出厂，一下不许逗留；而且我们所存的工钱，都要一概充公。从今年正月初五到二月初六火烧的日子，开除工人两百左右了。这种办法是应该的吗？

（第六）我们的工钱是说好了做一两丝得大洋一角的。然而进厂以后，他们用了一只昧良心的天平，一两丝只秤做四五钱；而秤上一两，他们又只给工钱六分。使我们所得工钱，本来每天可得三角的，只能得着一角五六分。再加上账房先生，向来是把小洋作大洋的。我们伙食租，都得自己出钱；厂主说要优待我们，要我们搬到厂

里而住，他却不顾我们辛辛苦苦的工钱，实在禁不起这样的盘削。嗳！我们那里〔哪〕知道他们是怎样为我们划算的呢？

（第七）我们入厂作工，必须得工头们介绍。工头们是专门监督我们的，他们毫无事做；但是我们的工钱中，须得让他们扣取两成。我们哪里懂得这种道理？

（第八）我们向来进出工厂，是要经门房允许及他们的检查的。我们的工作是从早上六点做到晚间十点，夜工做完之后，除回家安宿外，是不准出厂的。我们的工作有一点不周到，罚洋两元；出厂的时候，脚上带了一两根残丝线，亦是罚洋两元。作工时把丝弄乱了，把所有的工钱一概充公，而且要带一个纸枷示众。我们的工厂多么认真啊！”

咳！做工厂老板的和他们的办事人，平日既如此减风，出了乱子，又只要在保险公司赔款中划出不到十分之一不甚心痛的钱来，便可以买人家的性命，使人家不论死的活的，服服贴贴，一句口也不敢开。什么振兴实业？什么大工厂？我看只是一部杀人机器，比老虎还凶的，在那里磨牙吮血的吃人罢了！

不到三民主义实行，劳动阶级没有自救的路。同胞们快快投奔到中国国民党的旗帜底下去罢！

前进啊！奋斗啊！

（原载《新黎里》报）

介绍《民国日报》

Y T

1924年6月1日

我是始终主张没有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的人是不配做市民的。因为这一类的人，无论是一开口，一投足，只有闹笑话的资格罢了。讲到灌输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的利器，当然要推报纸。但是上海滩上的报纸，形形色色，各家不同。而我的眼光中间，以为能够主张正义，顺应潮流，灌输正确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的，只有《民国日报》一种。听我把理由慢慢道来!

在我们吴江和黎里地方，《民国日报》是很少见的。销路最多的报纸，是《申报》和《新闻报》。我以为这两种报纸是要不得的。为什么呢?《申报》是接近实力派的，什么江苏省教育会，什么苏社，都是他们的主人翁。换一句话，不过是绅阀学阀的喉舌罢了。因为绅阀学阀是和官僚军阀沆瀣一气的，于是对于官僚军阀，也不敢下严厉的攻击了。他们的总主笔，是一个头脑不清的变相学究，说几句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话，最足以使看报的人神经麻木不灵。我以为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的混沌，革新事业的不进步，这种主笔先生，是不能不负责任的。至于《新闻报》，他自命营业性质，不党主义，其实很和北方直系接近，尤其是陈炯明、赵恒惕、杨森、袁祖铭等一班

卖省的叛徒，着实痛痒相关。且看他香港长沙重庆成都等处，天天有无聊的电报，替他们乱吹。而对于革命首都的广州，连打电报的访员都没有一个。那不是"大荒天下之唐"吗？看报的人，倘然看了这种报纸，相信他的记载论调，一定受他迷惑，对于国家和世界，便绝对不能得到正确的观念了。

《民国日报》是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他的宗旨，是正大的；他的态度，是光明的；他的言论，是积极的。他对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之列强的侵掠，对于军阀官僚的卖国，是尽力去抵抗的；对于国民党人救国的计划，对于觉悟青年的奋斗，对于无产阶级的呼号，是尽力去宣传的。他是中国唯一的明星，国民唯一的导师。他能够洞见劳动问题的中心；他能够鼓起弱小民族的勇气。所以在《新建设》杂志上面，说他有三大特色：第一是世界消息的总汇，第二是政治革命的健儿，第三是社会运动的先驱。那真是的确不磨的批评呀！他在正张四大张里面，有一种"教育"，是文艺小说的结晶品；有一种"商业新闻"，消息灵通，主张新颖；尤其是一种"觉悟"，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反动的国故，反对玄学，反对东方文化，是青年思想界的续命汤，换骨丹，最有特色的。正张四大张以外，还有九种周刊，按日轮流出版，星期一出"艺术评论"，是东方艺术会，晨光美术会，上海艺术师范学校主编的。星期二出"文艺周刊"，是浅草社主编的。星期三出"妇女周报"，是妇女问题研究会，妇女评论社主编的。星期四出"教育周报"，是师大教育革新社主编的。星期五出"政治周报"，是北大政治研究会主编的，星期六出"平民周报"，是复旦大学平民学社主编的。星期日

出"科学周报"，是吴稚晖先生主编的。其他，"评论之评论"，是星期日特刊。"国学周刊"，是胡朴安先生主撰，特约附送。这9种周刊，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精彩，真真是好极了。

《民国日报》既有上述的好处，所以我敢竭诚的介绍，凡是爱读《新黎里》的人，都可以定〔订〕一份《民国日报》来看。定价全年9元，连邮费在内；倘是学界和工界团体，还可以优待折扣。要得着正确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的人，赶快起来欢迎罢！

（原载《新黎里》报）

读了“黎里市议董两会给吴江报的信”以后

Y T

1924年6月16日

主张教费独立，否认学委独裁，这是我们黎里市议董两会底宣言，倒也说得十分漂亮。

骨子里是反对教育独立，面子上偏要说否认学委独裁，因为教育经费预算是由学委造的，就轻轻加上一个独裁的徽号，实在是聪明。不过预算造好以后，还要循例请议会通过，还要请教育局审核确定，并不是学委一个人躲在门角落里做的事情。说学委独裁，独裁在那〔哪〕里呢?

老实说一句良心话，黎里底教育界，可以算是光明磊落干干净净的。在自治恢复以前，他们自动的实行经济公开，把预算决算披露在本报上，那不是确切的凭据吗？翻过来看，董事会的前身办事处，在去年曾有独出经济专号的风说，到底是石沉大海，形影全无。甚至于公民范石磷等请公开历年本市经济底请议案，也会被议会否决。究竟还是教育界坦白呢，还是非教育界坦白呢？我也可以无庸更赘一词了。

谁说过“官治旧规优于自治”的话来？我想除非是议会

诸君。不然，“办事处助理员受官厅委任，只须呈报官厅，对官厅负责任，人民无请求公布之必要”，种种违背自治精神，蔑视公民权利的高论，又在那〔哪〕一位先生嘴里发表出来的呢?

受官厅委任的助理员，摇身一变，便变做了民意拥戴的董事议员，无怪他们对于受官厅委任的学委，要露出轻蔑的态度来了。但他们也是过来人，难道就忘怀了“反躬自省”四个字吗? 受官厅委任，倘然不能就算是下流，那末议董两会，对于学委，又何必拿“官治优于自治”的反话，来“搭用小铜钿”呢?

“自治停办以后，政尚专制。”不错，那不是袁世凯底罪恶吗? 袁世凯岂但停办自治，他还要做皇帝哩!“共和时代”四个字，说得何等嘴响。不过袁世凯倘然当真做了皇帝，诸君到现在还能够说“共和时代”吗? 然而……咳! 我也不说了!

诸君都是自命人民代表的，不过要晓得票匦中底姓名，未必就是人民底真意，大家扪着良心就是了。有人说，代议制度，已到破产地位，非实行直接民权，能由人民创制，复决，和撤回代议士不可，这问题太大了，留着以后再讲罢。

（原载《新黎里》报）

青年应看的杂志和周刊

Y T

1924 年 7 月 1 日

在第 26 期本报上，我介绍过《民国日报》给诸君，因为日报是识字通文理的人个个要看的。至于为社会奋斗的青年们，格外要留心时事和学问，那末在日报以外，杂志和周刊，都是不能不看的了。现在我拣最紧要的介绍几种，并把他们的口号写在下面，请阅者诸君注意!

A、《新青年》季刊定价每册三角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

△《新青年》当为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

B《前锋》月刊定价每册两角

△这个月刊,是国民运动的一支尖兵……打头阵的前锋。

C、《新建设》杂志定价每册两角

△继续建设杂志工作

△宣传有系统有办法的时局主张
△供给国内外政治经济参考材料
△研究社会科学的好读物
D、《新民国》杂志定价每册两角
△勇敢的批评时事
△系统的介绍思潮
△促进民治的前锋
△拥护民权的健将
E、《响导》周报定价全年一元三角

△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司〔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响导》周报。

F、《中国青年》周刊定价全年九角

△中国青年的脑与血，都被老年的制度与学说麻醉得停止了，本周刊出来了，誓为麻醉物之死敌！

以上所介绍的六种定期出版物，照他们的口号看起来，就可以晓得他们的意义和价值了。

还有，他们的代派处，是上海小北门外民国路上海书店。

（原载《新黎里》报）

读了“匪徒颂”以后的介绍

Y T

1924 年 7 月 16 日

自从《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诗以来，在中国文坛上突起了一支生力的革命军，对于思想学术，都激起重大的变动，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在许多白话诗集当中，我最爱读的，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女神》集里底 6 首“匪徒颂”，有高视阔步不可一世的气概，实在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底好读物，我如今把他介绍在下面，读者也同情于我底赞美吗?

(一)

反抗王政的罪魁，
敢行称乱的克伦威尔呀!
私行割据的草寇，
抗粮拒税的华盛顿呀!
图谋恢复的顽民，
死有余辜的黎塞尔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政治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虫，
瘦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底怪论，
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
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三)

反抗婆罗们底妙谛，
倡导涅槃邪说的释迦牟尼呀！
兼爱无父禽兽一样的墨家 子呀！
反抗王底天启，
开创邪说的马丁路德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宗教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四)

倡导太阳系统的妖魔，

离经畔道的哥柏黎呀!
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
毁家谤祖的达尔文呀!
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
欺神灭像的尼采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说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五)

反抗古典三昧底艺风,
丑态百出的罗丹呀!
反抗王导堂皇底诗风,
饕餮粗笨的恢铁莽呀!
反抗贵族神圣底文风,
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文艺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六)

不安本分的野蛮人,
教人"返自然"的卢梭呀!
不修边幅的无赖汉,
擅与恶疾儿童共寝的丕时大罗启呀!

不受约束的亡国奴，
私建自然学园的泰果尔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教育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这短短的几首小诗，能够把往古来今形形式式〔色色〕的革命英雄，不论是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学说的，文艺的，教育的，尽量地描写出来，那热烈和伟大的感情，足以激动青年们底心弦而使之共鸣，使人人有“愿为执鞭所欣慕也”的快感，那真是白话诗集中无上的作品呀！李商隐赞美韩愈底“平淮西碑”，有“愿书万本诵万遍”的警句，我对于“匪徒颂”，觉得也有这种极端崇拜的感想。我敢掬取满腔热血，引吭高呼起来：

“匪徒颂”万岁！
《女神》集万岁！
中国新诗人万岁！
世界一切底革命英雄万岁！

（原载《新黎里》报）

《新黎里》报复活周年纪念的感想

Y T

1924年8月1日

8月1日，是本报底复活纪念。因为本报在去年4月1日创办以来，不久就遭着停版的打击，直到8月1日，才重新出版，所以今年的8月1日，恰恰是复活后1周年，那不是很重要的纪念吗?

本报底宗旨，是提倡三民主义，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所以出版以后，就被蟆魅魍魉所嫉视，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概。于是乎有停版的厄运，于是乎有复活的奋斗。照物理学上讲起来，压力愈大，反抗力愈甚。那末本报之所以为本报，恐怕还要谢谢那些蟆魅魍魉们底作成呢!

庄生说得好:“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所以在本报停版的时候，外面群情愤激，记者却只处之泰然。尝对同志们说道:“封得住的是报馆，封不住的是我们底嘴吧。吾们一息尚存，定要和恶魔奋斗，所以复活不复活，倒也不成问题。所可怕者，复活以后，因摧残而有戒心，因瞻徇而留情面，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到那个时候，复活者只是残余的躯壳，不复活者却是贵重的灵魂，这才是我们底奇耻大辱哩!”

本报从出版以来，到现在是30期。从复活以来，也有25期了——创刊号不列期数，是除外的——30和25，都

是成数，照例总应该有一点成绩的表示，虽然本报经济太困难，编辑人能力太薄弱，没有什么可以使得读者满意的地方，不过本报不妥协的精神，反抗恶社会的毅力，却是自己相信自己的。总算不辜负停版时代席谈的一话罢了。

讲到经济方面，本年度底基本金，在旧社员里面，还收不到三分之一。幸亏新社员陆续加入，而热心赞同本报的人们，捐特捐的却也很多，在开支上面还可以勉强支持。不过要扩充篇幅，和缩短日期的两个问题，却不免暂时阁〔搁〕浅了。编辑方面，实在人数太少。啸岑既忙不过来，不能按期做文章。我又是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只会唱浪漫式的论调，所以在振聋发聩〔聩〕的立足点上，或者差有一日之长，讲到实质问题，就不免自惭枵腹了。这两层是我们所抱憾的事情呀!

不过，人各有能有不能。我们不是什么大资本家，当然不能使本报办得象申报、新闻报一般的规模阔大。我们又不是什么外国来的博士，当是不能发表甚深微妙的学理。可是凭我们底良心，发表我们底意见，拿世界的局势做参考，拿自己底人格做保证，永远要在进化底轨道上向前走。就是提倡三民主义，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不因摧残而有戒心，不因瞻徇而留情面。无论经过一次、二次、三次的复活，或是躯壳方面虽然一瞑不视，而本报底精神，却要和浩然正气，长留在天地之间。那是本报同人所自己交勉的，也愿爱读本报底人们，来和我们携手合作，相将赴义的呀!

（原载《新黎里》报）

对于断屠求雨的感想

Y T

1924 年 8 月 16 日

断屠求雨，是原人时代的迷信勾当，我们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当然是绝对反对的。不过，在一个多月不会下雨以后，秧田里的苗要枯了，市河里的水要臭了。苗枯了，穷人没有饭吃，不要饿死吗？——有产阶级是不怕的，天下饥，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真是一个聪明人呀！极而言之，收不着租米，总也不到饿死的地步——水臭了，穷人又不会讲卫生，不要病死吗？——有产阶级可以到荡里去载船水吃，生了病还好请医生，无论如何，总可少死几人——在主持市政的诸君们，提倡迷信，当然是不对；不提倡迷信，而袖手旁观，我以为也不是道理。我们应该求一个科学解决的方法：在防灾方面，治本是开沟洫，种树木；治标是买抽水机器；都是水旱可以通用的。治本来不及，治标似乎还可以，由市议会通过，市总董执行，每几只圩头，合买一部机器，钱由各圩的业主照田数摊派，用强迫手段，全区一致实行。我想做业主的人，总是有钱的，拿几个出来做公私两利的事情，不比销磨在吃着烟赌里面的好吗？在防疫方面，治本是办自来水；治标是开河；我以为可以并行不悖的。办自来水是一种营业的勾当，有利可图，只要由市公所出面招股，不难一呼立应

的，电灯厂不是明白的证据吗？开河是不生利的事情，不过在市集里面，有产阶级麇聚的地方，实在募捐也不甚困难，只要由市公所调查各家的财产，定一个标准，强制执行就是了。——在开河的时候，由市公所出钱雇人到荡里取水，分配全市集的居民——“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不知主持市政的诸君，以为如何？

（原载《新黎里》报）

报告孙先生历史

柳亚子

1925 年 5 月 16 日

孙先生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孙先生一生的历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孙先生少年时代，是帝国主义开始压迫中华民族的时代，所以孙先生在甲申中法战役以后，就热烈的提倡革命。后来经过甲午中日之役，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天利〔厉〕害一天，满清政府的腐败，一天暴露一天，孙先生所提倡的革命风潮，也就一天澎湃一天了。当时的满清政府，已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已明白地宣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政策。所以孙先生反抗帝国主义，第一步就非打倒满清政府不可。孙先生以 20 多年的奋斗，发起兴中会，发起同盟会，四方豪俊之士，钦慕孙先生者，如鱼归水，如水赴壑。孙先生周游列国，传播革命种子。一方面派同志到内地，计划实行，经过十余次的失败，而同志之士，感受孙先生的指导，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终是前仆后继，万死不悔。等到辛亥年 10 月 10 日，武昌城头一炮，就把三百年根深蒂固的满清政府轰掉了。孙先生以革命党领袖的资格，还到南京，就第一任大总统的职位，而中华民国，于是乎成立。

孙先生革命事业成功了吗？不，孙先生革命事业还未成功。为什么呢？孙先生要创造的中华民国，是民族自由

国际平等的中华民国，不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国，是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的中华民国，不是官僚军阀狼狈噬人的中华民国，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贫无甚贫富无甚富的中华民国，不是资本阶级勾串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来压迫劳动阶级的中华民国。总而言之，是真正三民五权的中华民国，不是现在冒牌的中华民国罢了。孙先生要创造的中华民国，为甚么还不能实现呢？孙先生预定的革命方略，分革命进行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军政时期，把全国的政权，集中到革命政府手内，用革命军的武力，把全国反革命的官僚军阀土豪恶霸扫除净尽。第二个是训政时期，由革命政府指导国民，举行地方自治。第三个宪政时期，然后由革命政府奉还政权于民众，实行五权宪法。革命的事业，到此方算成就。在民国元年的时候，满清政府虽倒，北方反革命的势力却完全在袁世凯手中。所以实行革命方略，第一非打倒袁世凯不可。而当时的民众，甚至于革命同志，都抱着苟且的心理，不了解孙先生的政策，不赞成孙先生的主张。孙先生见时机未熟，慨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而下野（当时的形势，不去打倒他，便只能让他来做）。这便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开始第一页的不幸纪〔记〕载了。袁世凯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完全和孙先生立于反对地位的。他不晓得什么叫三民五权，甚至于不晓得什么叫中华民国。他做总统，他只承认是变相的皇帝罢了。他做了变相的皇帝不满足，想做正式的皇帝，想做正式皇帝怎么样办法呢？第一个好法子，就是拍帝国主义者的马屁。帝国主义者最不欢迎孙先生，却最欢迎袁世凯一班人。为什么呢？孙先生是主张争还国权的，袁世凯却是主张断送国权的，几千万几百万的大借款，还有二十一

条辱国的条件，都是袁世凯结欢于帝国主义者的证据。后来袁民凯虽死，袁世凯的徒子徒孙不死。从冯国璋、徐世昌，一直数到曹锟、吴佩孚。那〔哪〕一个不是勾结帝国主义，做他们的走狗，以鱼肉国民的呢?

孙先生看见北方军阀的丧权卖国，晓得国民革命非另觅一个基础地不行，于是从民国6年起，就努力于南方革命政府的组织了。可是孙先生在南方组织革命政府，是最不利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军阀的，于是他们想出许多法子，和孙先生捣乱。第一个捣乱的是岑春煊，他想做军政府总裁，勾结非常国会中的败类，要取消孙先生的大元帅。孙先生就还到上海著书。后来岑春煊投降徐世昌，到底被孙先生部下将领所驱逐，于是孙先生重返广州了。第二个捣乱的是陈炯明。他本来是孙先生的部下，又是同志，可是生性刚愎，有独霸南方的野心，又受了曹锟吴佩孚的勾结，就趁孙先生北伐大军在江西大捷的时候，忽然反戈相向，用重兵轰击孙先生的大总统府。孙先生退守兵舰，因救兵失败，又还到上海。可是不到半年，陈炯明又被驱逐，孙先生再还广州，仍就大元帅职位了。第三个捣乱的是陈廉伯。他是广州商团的首领，人家对于此次事变，很多怀疑的。其实广州的商团，并不是商家子弟，完全是招来的土匪，陈廉伯也并不是真正中国的商人，他是帝国主义头脑英国人手下的汇丰银行买办。这一次捣乱，是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指挥的。他们因为广州海关事件和沙面罢工事件，把孙先生恨得牙痒痒地，立意要推翻革命政府，却嗾使商团，藉口于种种不相干的事情，和孙先生为难，孙先生因为商团所盘踞的地方，是广州最繁盛的西关，恐怕连累居民，所以屡次对陈廉伯让步，奈陈廉伯受

了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非推翻革命政府，不足完成其走狗的职务，趁13年“双十节”工人学生游行的时候，率领他土匪式的商团，向政府直接挑战。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间，开枪杀毙学生工人无数，活捉的拿去剖心割肺，惨不忍闻。于是孙先生不得已而用兵镇压，陈廉伯终于逃向帝国主义庇护下的香港去了。

经过上面三次很利〔厉〕害的捣乱，到底都被革命政府削平。革命政府在南方的立脚地点，渐渐巩固起来了。可是孙先生的目的，是要救全中国，不是要割据南方。所以在曹吴失败，段祺瑞请孙先生前往的时候，就坦然离开广州，轻骑北上，想在北方民众中间，做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同时在北方军阀中间，做一次大规模的奋斗。孙先生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十分强壮的，可奈经过40多年的流离奔走，精神虽然始终不屈不挠，肉体却不免渐渐亏损，结果便得了肝癌的绝症。孙先生自己还不知道，这一次由广州到上海，再由上海绕道日本而至天津，每到一地，必受民众盛大的欢迎，必有长时期的演说，辛苦得利〔厉〕害，肝病就渐渐增加起来，等到到天津的时候，已经很沉重的了，不过孙先生始终抱牺牲的主义，所以在天津休息一下以后，便扶病入京，及至到了北京，病势日重一日，竟抛弃了我们亲爱的民众，而撒手长逝了。孙先生此次北上的主张，一是速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一是取消向帝国主义者立下绝兑卖身文契的不平等条约，临终犹大声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而逝。现在事业未成，导师先殒，今天追掉孙先生的群众，感念孙先生的历史，应该怎么样继承孙先生的主义干下去呢?

（原载《新黎里》报）

纪念的五月

Y T

1925 年 5 月 16 日

扯开日历来看，五月是纪念日最多的月份，所以称为纪念底五月。在这许多纪念日子的中间，“五四”，“五七”，“五九”，是中国独有的壮烈和羞耻的纪念。“五一”和“五五”，都是国际的。因为我们的导师孙先生，曾于民国 10 年5 月5 日在广州就大总统职，于是“五五”便变成我们中国独有的庆祝纪念——我们叫她是“双五”，和“双十”做姊妹节。若论“双五”的价值，应在“双十”之上，因为“双十”革命，是妥洽〔协〕的，不彻底的，而“双五”就职的孙先生，是主张彻底革命，主张不妥洽〔协〕的缘故——不料今年孙先生逝世了，于是“五五”又变成我们最悲痛的纪念了。如今且把我对于这几个纪念日的主张，简单写出如下:

五一　不人中华民族清梦的劳动纪念节，这几年来居然在各地作有声有色的运动，是我们最可引为欣幸的。今年的“五一”，是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农民大会在广州同时开幕的日子，农工学各界联合游行，有 20 万余人的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资本主义，打倒军阀，声势何等的雄壮，口号何等的鲜明。这果〔固〕然是劳动阶级进步的征象，也因为广州是国民革命政府的首都

，所以能容许群众作热烈的宣传。反过来看，自己标榜反共产被人家称为招牌工会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借天后宫开会不成，借宝山路中兴路口空地开会又不成，终于扫兴而散。由此推论，人民非在革命政府统治的下面，绝对不能有自由集会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一般拍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马屁的志士(?)，可以醒醒了——最可笑的，我们江苏著名的学棍沈恩孚，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说，大反对三八主义，而提倡长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的劳作。这种论调，当然最得资本家的欢心，也是"五一"纪念中最滑稽的点缀了——

五四　"五四"纪念，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当时"五四"运动的目标，虽不过简单的打倒曹陆章，但因"五四"运动而引起新文化运动，因新文化运动而促成旧礼教旧制度的崩坏，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上看来，"五四"运动的功绩，着实不小呢！可是一班吃教育饭的流氓，象我们江苏省教育会里面几位大人先生，至今还痛心疾首于"五四"。而反动的执政府教育总长名流章士钊，甚至下全国学生不许干预政治不许集会结社的命令，岂不荒谬到一万分。更痛心的，"五四"时代的当局，就是现在的段执政，曹陆章一班罪魁，当时虽经打倒，现在又渐渐的出头露面起来。政治日趋于反动，青年的责任，也一天重大一天。我们应该把"五四"的精神，重新提起，而加以有主义的训练，有纪律的组织，方可继续奋斗。不是空空洞洞的纪念，就可以了事的呀！

五五　"五五"有两个纪念，一个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导者马克斯〔思〕诞生纪念，一个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指导者孙先生的就职纪念。马克斯〔思〕发明了剩余

价值论，发明了唯物的历史观，使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的私淑弟子列宁，应用了他的主义，他的方法，造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联邦，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给被压迫民族以重大的援助。这是值得纪念的。孙先生的国民革命，是建设中国的革命，同时也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革命。他为了促进中国国际地位的平等，主张民族革命。为了促进政治地位的平等，主张民权革命。为了促进经济地位的平等，主张民生革命。他的主张，他的学说，是和马克斯〔思〕主义异曲同工的。他对于我们，是何等忠实的指导者呢！现在我们的导师死了，我们不但应该纪念他，而且要热烈地学习他的主义，继续他的工作，和列宁继续马克斯〔思〕的工作一般。我们要使孙先生的主义，于最短期间在中国实现，和马克斯〔思〕主义在苏维埃联邦实现一般。那末将来我们庆祝孙先生的就职纪念，也可以等于现在苏维埃联邦庆祝马克斯〔思〕的诞生纪念了。不然，孙先生把莫大的发明，莫大的工作，传给我们，我们不自努力，又何以对孙先生在天之灵？并且孙先生死后，万一革命不成，那"五五"便永远是悲痛的纪念，不能再变成庆祝纪念了，我们又怎么样对得住"五五"呢？

五七和五九　"五七"是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他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条件，作为交换品，要他在48小时以内签字的纪念。"五九"是过了48小时以后，袁世凯屈服签字的纪念。这两个纪念日，实在是一样的。我对于这两个纪念日，颇有几种感想。第一，军阀总是和帝国主义勾结，总是甘心卖国的。袁世凯和日本的勾当，他们早在暗中讲好，一个强迫，一个屈服，不过在表

面做把戏罢了。岂独袁世凯，军阀那〔哪〕一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打倒一切军阀，切不可以为袁世凯已死，就没有第二个袁世凯出来，再干卖国的勾当。第二，帝国主义者总是一样的，不可为联英联美的谬论所惑。二十一条果〔固〕然是中国的卖身文契，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如今，中国对于列强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又那〔哪〕一种不是卖身文契呢？凡尔塞会议，华盛顿会议，说得好听，不过要中国在卖身文契上再划上几个十字，再打上几个指模罢了。现在世界上的强国，除了以援助弱小民族为职志的苏维埃联邦以外，又那〔哪〕一个不是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的黑心呢？所以我们非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不可。第三，帝国主义者虽然蛮而无理，但遇到不畏强御的革命政府，也就无法可施。试看广东海关事件，沙面罢工事件，英国人干涉孙先生镇压广州商团事件，革命政府给他一百个不理，他敢真个开炮来轰击广州吗？倘然在北方军阀手里，不知又要如何的谢罪，如何的屈服了。我以为革命政府如果能够统治全国，取销不平等条约，实在不是做不到的事情。那日本的二十一条，更是不成问题。所以纪念“五七”和“五九”的人们，一定要帮助革命政府的成功！这三个目的达到，羞耻的纪念也就变做光荣的纪念了。

末了，我在第74期《中国青年》上面，看见“预备五月第一周的大运动”一文，有对于各个纪念目的种种口号，我把他转载下来，另外参加以自己的修正，写在下面。热心于纪念底五月的同志，可以拿去参考一下罢！

“我们在‘五一’的口号，应当是为工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权，提倡全国工人大联合，青年工人工作6小时，废除童工，改良青年工人待遇。农民

应与工人联合，兵士应为劳动者服务，中国平民应与各国工人联合反对帝国主义。

“我们在‘五四’的口号，应当是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组织整顿学生会，反对反动思想与腐败教育，到劳动群众中去，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在‘五五’的口号，应当是学习孙中山主义与马克斯〔思〕主义，进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与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反对离开国际革命势力联合的国家主义。

“我们在‘五七’和‘五九’的口号，应当是取消二十一条及类似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对外关系，反对临时执政府有解决外交事件权。

五一纪念万岁!

五四纪念万岁!

五五纪念万岁!

五七纪念万岁!

五九纪念万岁!

纪念底五月万岁!”

（原载《新黎里》报）

恋爱的模范

Y T

1925 年 5 月 16 日

在《民国日报》的“五一”特刊上，看见下面所载的一则故事，使我怦怦然心动，不能不把他来介绍给读者了!

“1891 年法国‘五一’节青年男女结队游行，时与军警冲突死伤的青年男女很多，其中有一对引导群众的青年男女：男的年 19 岁名多德孟季德洛特，手中拿着三色旗，女的年 18 岁名玛利亚卜伦德，手中拿着一枝白茶花，当军警冲突最烈的时候，两人高唱纪念歌，向前跳跃，一个把手中的三色旗，用自己的血溅红了，一个把自己的血溅在白茶花的枝上，可怜他们竟做了这次牺牲中的祭品。”

喜谈恋爱的青年们——愿你们勿忘这一对青年男女才是恋爱底模范呀!

（原载《新黎里》报）

孙先生的主义和成绩

Y T

1925 年6 月 1 日

有一般人说:“ 孙先生的人格，是我们所崇拜的；孙先生的主义，我们却不能赞成。”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错误，我以为是值得郑重辨正〔证〕的，如今且把来讨论一下罢!

孙先生的主义，不是三民主义吗？三民主义是什么？第一民族主义，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中国民族在世界上独立自由。有不赞成的理由吗？难道国内诸民族不要一律平等，定要满洲贵族来宰制汉人，奉觉罗溥仪再坐龙廷；或是汉人去迫压蒙回藏，在国内推广帝国主义，实行殖民政策，倒算公道吗？难道中国民族在世界上不要独立自由，定要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让他们有吸收经济的特权，使中国民穷财尽；有输送军械的特权，使中国兵匪交讧；有草菅人命的特权，动不动拳打脚踢，开枪弄棍；有干涉政治的特权，动不动交涉抗议，兵舰示威；弄得北京东交民巷变成太上政府，上海黄浦滩公园犬与华人平等，倒算体面舒服吗？第二民权主义，人民有选举权，罢官权，复决权，创制权。有不赞成的理由吗？难道说一切权柄都不要，还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做“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好吗？难道真个象前天汪大千同志在追悼会中所讲的，人民愿意爬在青天大老

爷的公案下面，脱去裤子等着打屁股吗？难道眼睁睁地看着14年来官僚军阀所造成的兵灾匪乱，东也打仗，西也绑票，逃难逃得有滋味，做财神做得有荣耀，情愿平心静气，听天由命，让他们再乌乱的搅下去，不肯行使主人翁的威权，起来整理一下吗？第三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有不赞成的理由吗？难道地权不应该平均，资本不应该节制吗？难道人人能够暖衣饱食不好，一定要让一般资本阶级，联络帝国主义者，勾结官僚军阀，来剥削平民，做杀人不见血的勾当，而结果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还是用“宰肥鸭”的法子，把资本阶级剥削平民的血汗金钱，移转剥削到他们荷包里面去，弄得全中国只有穷人没有富人的好吗？不赞成孙先生主义的人，能够回答我这几个问题吗？倘然不能回答，还能够说“孙先生的人格，是我们所崇拜的；孙先生的主义，我们却不能赞成”吗？

还有一般人说：“孙先生的主义，我们也赞成；而孙先生的成绩，却不能使我们满意。”自然，孙先生也是不满意于他自己工作所得到的成绩的！你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是孙先生的遗言吗？倘然孙先生能够自己满意时，革命早已成功了！但是，孙先生成绩的不能满意，是孙先生本身的缺陷吗？不！不！为什么不是孙先生本身的缺陷呢？孙先生创造中华民国，小一点讲，可以譬喻做商人的开店铺，孙先生是股东而兼经理地位的，他辛辛苦苦，费尽无数心血，打出了一块划一不二价的金字招牌，照他的办法做去，本是只会赚钱不会蚀本的。可奈经理下面，有几个黑心的伙计们，串通外面的流氓地棍，硬要把经理赶走。其他的股东呢？吃白饭，睡黑觉，一点也不去帮助经理；甚至于有最糊涂的股东，会听了伙计们的

花言巧语，反而说经理的不是。经理立不牢脚，只好跑了。那金字招牌已经打出的大店铺，却被伙计们和外来的流氓地棍盘踞起来，吃的是股东的饭，用的是股东的钱，店铺自然糟了，股东自然要喝西北风了。但是能够怪经理先生吗？说孙先生成绩不好的，何以异此？孙先生第一次做临时总统，北方军阀，既和他势不两立，非请他让位，不肯赶去满清；而南方的民众，甚至于革命党人占据大多数席次的临时参议院议员，也完全不能了解孙先生的主张，不肯服从孙先生建国程序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办法，一方面高谈法理，一方面又乱喊和平，造成袁世凯以牛易马的局势。这能够怪孙先生本身的缺陷吗？民国6年以来，孙先生在南方创造革命政府，本来可以尽量发展，又被南方军阀岑春萱、陆荣廷、陈炯明、唐继尧等捣乱牵制，不特北伐大举，屡次功败垂成，就是广州一隅，也差不多一年要见一次烽火，还有能容孙先生从容展布的余地吗？"牺牲多，成就少。"自然要受无知者的轻薄了！可是孙先生虽然偏居南粤，戎马仓皇，却也成就了几件重大的工作。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本来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蜕化而来，和民国元年官僚政客附羶逐臭的国民党，很少关涉，但是时代变迁，潮流震撼，落伍的旧人，自然不少，孙先生屡屡设法改组，直到13年1月28日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才发表宣言，确定党纲，淘汰旧分子，增加新分子，严密组织起来。现在孙先生虽死，国民党不死，只要党员能够遵守遗嘱，一致奋斗，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破天荒含有革命特质的大政党，当然就是将来国民革命前途的大本营了。这不是孙先生工作的成绩吗？第二件是训练党军。孙先生在广州的时候，不独

南北军阀，勾结扰乱，就是在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队，也是不受节制，不奉命令，盘踞膏腴，养寇自重。孙先生知道没有主义的军队，是绝对靠不住的，所以想出训练党军的办法来。你看，陈炯明负嵎潮汕东江，几十万大军，几年攻打不下，却被党军一鼓荡平，可见军队的要有主义，是比什么都重要了，并且军行所至，随地宣传，不惊动地方上一草一木，真真是仁义之师，将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冲锋陷阵，做我们中华民国的赤卫军的，不是现在转战潮汕东江的党军，还有谁呢？这不是孙先生的成绩吗？第三件是反抗帝国主义运动。孙先生历年和帝国主义者的奋斗，经过收还海关事件，沙面罢工事件，英领事干涉镇压商埠事件，帝国主义者对于孙先生的压迫，一天严重一天；而孙先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一天扩大一天。去年孙先生应段祺瑞之召，慨然轻装北去，对内的主张，是开国民会议；对外的主张，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国民会议倘然开成，第一个提出来的议题，当然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可见这两种标语，正是句〔勾〕连一起的了。纵然现在事业未成，导师先殒，然而这两种标语的呼声，已满全国，有知识的青年，人人奉为天经地义。还能说孙先生的工作，没有成绩吗？要知道成绩是靠环境造成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匠心独运的。孙先生处在恶劣的环境中间，造成现在的成绩，在实质上虽然不能十分满意，而精神上的感化，却已伟大得非常，又如何可以妄肆诽谤呢？

孙先生的主义既如此，孙先生的成绩又如彼。在中华民国中的人民，还有说孙先生不好的吗？请他们清夜扪心，自己去想想看罢！

（原载《新黎里》报）

对于上海大惨剧的感想

Y T

1925 年 6 月 16 日

在孙先生提倡打倒帝国主义的时候，有许多自命知识阶级的人，都起来反对，说他是无病呻吟，无的放矢，甚至新文学泰斗胡适之博士，也说帝国主义不足为中国患。但现在是事实摆在前面了，中华民国 14 年 5 月 30 日上海南京路的大惨剧，不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华民族袭击，屠戮，试问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帝国主义者的屠戮我们，何止南京路上，苏州河中几堆赤血。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来，我们中国人在有形无形中，死于帝国主义者直接间接的侵略政策下面的，正不知有无穷无尽的数目！清朝的事情，不必去讲他，算他过去了吧！中华民国 14 年来，中国人最痛苦的是内乱。要晓得内乱是什么样造成的呢？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用关税制度，吸尽中国人的膏血，使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受不住经济的迫压，吃尽当光，铤而走险，不做土匪，便去投军；一方面用金钱和军械，资助反动的军阀，嗾使他们来打革命的南方政府，或是嗾使甲军阀和乙军阀混战，以便帝国主义者从中取渔人之利。你想，反动的军阀，既有金钱，又有军械，当然可以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而吃尽当光的无产阶级，为了每日几毛钱的口粮，也

就不得不钻到军阀的圈套中间去，替他们做屠戮人民的刽子手了。失败的军队，变为土匪。而得胜的军队，又去招安土匪，扩张他的势力。14年来，土匪军队，混战一个不清。其实都是傀儡登场，任人牵引。做后台老板的，只有几个帝国主义者的外交家和银行家罢了。倘然不相信，有证据提出来。民国2年，袁世凯用兵打南京，打江西，打广东，打湖南，不是靠五国银团的善后借款吗？民国6年，段祺瑞用兵打西南，不是靠日本的边防军借款吗？去年直奉之争，英美帮助曹锟、吴佩孚、齐燮元，日法帮助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也是公开的事实。试问，齐燮元不是靠温世珍、郭秉文的牵线，勾通英美领事，他敢以上海为根据地，向卢永祥挑衅，开第二次江浙的战祸吗？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帝国主义者眼中之钉。所以陈炯明倒戈，陈廉伯造反，都有英国帝国主义者勾通的迹象。而此次唐继尧、杨希闵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抱腰，又已经被我们得着确凿的凭据了。统计14年来，为内乱而所流的血，都是帝国主义者一手造成。假使没有五国银团的善后借款，袁世凯马上失败，二次革命告成，一定不是北洋反动派的世界。又假使没有日本的边防借款，就没有护法之战，局面也许要比现在好一点。尤其是没有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勾结陈炯明、陈廉伯，北伐早告成功。没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唐继尧、杨希闵，广东也不是今日乱烘烘的气象。而没有吸尽中国人膏血的关税制度，无产阶级不至于吃尽当光，就不至于为了每日几毛钱的口粮而替反动军阀做牺牲。反动军阀又那〔哪〕里去招这几十万的军队呢？总而言之，帝国主义者利用不平等条约，造成狗屁不通的关税制度，剥削中国人的金钱血汗。一面

就把剥削去的金钱，借给反动军阀，叫他们打革命的南方政府，打和平的全国国民。你道帝国主义者的诡计，恶毒不恶毒，阴险不阴险呢?

帝国主义者屠戮中国人，向来是躲在幕后的，此次忽然出头露面起来。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法帝国主义，向来是处于反对地位，各人有各人的工具。而此次忽然日本工厂肇祸，英国工部局帮凶，造成上海滩上空前的惨剧。法美两家，却又处于旁观冷静的态度，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法美两家旁观的缘故，大概美日不睦，英法不和，是一种原因。并且既有人出来做戆大，他们落得袖手。因为倘然英日帝国主义胜利，迫压倒中华民族，法美不怕没有一杯羹分着。倘然英日帝国主义失败，法美还可以见好于中国。这种心理，我们且不必去研究他。我们要研究英日何以联合?何以抛却后台大老板的资格，而自向前台打出手?一来呢?孙先生死后，他们觉得猛虎已去，藜藿可采，正好为所欲为，不必再装仁义道德的假幌子。二来呢?唐继尧外叛，杨希闵内讧，他们看到广州政府岌岌可危的情形，以为是屠戮中华民族的好机会。所以不顾往嫌，不修小节，毅然决然，英日联合，来和中华民族五万万同胞下这挑战的血言。倘然中华民族除了上海人以外，还是隔岸观火，不痛不痒。中国二十二行省，何难尽变上海?而杨州十日，嘉定三屠，满鞑子入关的惨剧，更何难在文明的二十世纪，重行搬演一下呢?

那末，中国人难道就此束手待毙不成?不!不!英日帝国主义者这一次的暴行，一方面是示威，一方面实在也是示怯。他们听见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日高一日，毕竟也在那里心惊胆战，有一种"为虺弗摧为蛇奈何"的感想，

所以不惜用卑劣手段，杀徒手的市民，要想趁此永绝中华民族奋斗的根苗。这种下流无耻的举动，其实也只是表示他自己的下流无耻罢了。中华民族奋斗的运动，是受了历史上的使命，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背景而来的。除非把我们中国人杀尽死绝，决无就此屈伏〔服〕的道理，并且一考察英日帝国主义者国内的政象，也很是岌岌不安。日本一受地震的打击，再受美国移民律的打击，往日椎图，早已十去八九。加以内有日鲜共产党的勾连，外有苏维埃联邦的监视。不出5年，社会革命的大炸弹，非爆裂一下不兴。他们自顾不暇，还要来侵略中国，岂不是做梦？英国呢？保守党的反动政策，早已使国内被压迫阶级和国外被压迫民族恨得牙痒痒地。将来英伦的共产党，和印度的共产党，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定可以联合一气，打倒法西蒂斯的政府。而爱尔兰独立党人，也难保不乘间崛起。血钟一响，接连着敲的就是大不列颠帝国主义的丧钟，我们伸长着耳朵静听就是了。最可笑的，英国是以第一流绅士态度相标榜的国家，此次杀人流血，比临城土匪还野蛮到一万倍，尤其是慈善的宗教家，又是和平的教育家，平日自称爱敌如友，爱中国如其祖国的，也居然扯破了博爱平等的假面具，抛弃了40多年的办学成绩，来附和这种下流暴乱的行为，盎格鲁撒逊民族的人格，真真被若辈糟塌净尽了。生物病理学家说：有一种病象叫做“死物狂”，譬如疯狗得了疯病，非尽量的把人咬死不快，看看凶恶得很，实在是生理上的变态，它的本身已到非死不可的地位了。这一次的惨剧，我看也是英日帝国主义者“死物狂”的朕兆。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西方被压迫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赶紧快快起来罢！

至于我们中国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要救中华民国，非中国国民党获取政权不可。而中国国民党第一个主张，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其目的在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其方法在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至于罢市、罢工、罢学，和经济绝交，不买外国货等等，都不过是手段中的一节罢了。我们承认此次上海惨剧，是帝国主义者屠戮中华民族的铁证，也就是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奋兴剂。不论此次结果，是成功，是失败，但我们的根本主张，终是万万不可抛弃的，也(就)是万万不容抛弃的，因为倘然再不把帝国主义打倒，就是他们不来屠戮我们，我们也快要活活的饿死了！

赶快喊起我们的口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取消不平等条约！

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

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原载《新黎里》报）

对于沙面大屠杀的感想

Y T

1925 年 7 月 1 日

孙先生去世不到一百天，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总攻击，已步步进逼，攻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屠杀觉悟群众，象上海、汉口、九江、安东、镇江、宁波各处的屠杀案，是帝国主义者自已下手的（只有青岛工潮，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不出面，却嗾使他的工具反动军阀来开刀杀人。这大概因为事情还在五卅之前，杀人的手段没有滑溜溜的缘故罢了）。一种扑灭革命政府，象唐继尧、杨希闵、刘震寰的叛逆案，是帝国主义者煽动军阀下手的（唐杨刘的逆案，不但受帝国主义者煽动，已有铁证，并且还有勾结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的证据。如杨希闵的谋主，就是国民党已经开除党籍的马素。而云南的〔国〕民党俱乐部对外宣言，居然说要联络英美日法帝国主义者，来推翻国民党左派组织的革命政府。可见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及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都是勾结一气〔起〕的）。这两种总攻击，差不多同时下动员令，你看五卅大屠杀，正在杨刘攻击革命政府战斗剧烈的时候，不是明白证据吗？但这两种方法，现在都有归于失败的趋势。第一，上海、汉口、九江、安东、镇江、宁波和以前的青岛事件，虽然屠杀了许多觉悟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但革命

的群众，是死不完的。五卅以前，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只限于几处通都大邑，而现在却穷乡僻壤都传递到了。南京路上几十堆鲜血，正是壮严灿烂革命之花的绝好肥料。帝国主义者倘然稍为聪明一点，差不多也要抚心自悔。第二，唐继尧西南盟主的虚名，经不起范石生铁鞭一击。龙云阵亡，军心已乱。说不定在短近期间，范军可以直捣滇池。既不然，唐逆也决没有饮马珠江开府观音山的梦想了。杨希闵、刘震寰联兵两万多，不能动革命政府的一草一木。结果是抛弃了广州，抱头鼠窜而逃，马素博士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何等的可怜？帝国主义者看见自己动手是失败，而所恃为工具的反动军阀，又一个个都不替他们张气，帝国主义者本是愚蠢不堪的，尤其是英国人，象牛一般的蛮，他们非但不识是非，并且也不明利害。四面楚歌，老羞成怒，一口毒气，都呵在广州革命政府身上，于是6月23日沙面大惨剧，就在这种形势的背景下，突然开幕了。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在革命政府统治之下，是群众与政府打成一片的。北政府压迫群众，群众还要排万难而奋斗，何况革命政府是提倡群众运动的呢？所以广州的形势，决非任何地方可以比例。帝国主义者窥见到这一点，以为擒贼擒王，倘然能由屠戮广州群众进而做到扑灭革命政府的大举，把唐继尧、杨希闵、刘震寰所梦想的伟业，由自己亲手自造，当然是踌躇满志的，并且杀鸡儆猴，从此不等帝国主义者开口，媚外的北政府，自然会把全国国民救国运动，压服到九地以下去，这是何等的奇迹？在广州的革命政府和救国群众呢？平时对于帝国主义，本来是不共戴天之仇，况此次帝国主义者乘国父新丧

之秋，一方面自己在上海、汉口等处屠杀，一方面嗾使杨刘在广州捣乱，其阴狠恶毒，如何叫人不恨？在南京路演尸横血溅惨剧的时候，广州也是人仰马翻，当然无暇顾问，现在内乱既平，外侮宜攘，5 月 23 日的大示威，是早抛下万死决心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既如彼，广州革命政府和群众的义愤又如此，干柴遇着烈火，自然闹一个不可开交了。不过革命政府和群众，一方面是慷慨激昂，一方面却又老成稳练，所以决计不会有先行开枪举动的。因为游行的队伍，工农商学联合以外，还有党军和湘军粤军警卫军。倘然举足枪弹，区区沙面，何难一扫而空。如今却一枪一弹都不带，徒手去游行演讲，当然没有开衅的计划了。然而帝国主义者，却是设下恶毒计策，决心布置的，有什么凭据呢？游行前一日，广州英领事给外交部伍部长的公文，放了许多谣言，说什么“游行队伍要攻击通人沙面之桥”，说什么“广大学生已抽得首先牺牲之签”，都是响壁虚造。而结语是“凡穿行沙面英租界之任何举动，定遭武力之抵抗”。那不是明明白白地预先承认开枪屠杀的口供吗？后来维多利亚旅馆的对面，枪声突起，水兵机关枪乘机作 20 分钟的扫射。都是帝国主义者预定的把戏。事后却裁〔栽〕诬到中国人身上来，说什么“众意第一枪是长隄华人所开”。试问有何证据？“吾谁欺，欺天乎？”我真禁不住要唱起孔二先生的老调来，替耶稣基督的门徒现身说法了。帝国主义者手段的凶辣已至于无可再凶辣，而人格的卑劣也同时至于无可再卑劣。“世界无难事，只怕老面皮”。我们除了依照吴稚晖先生的说话，自己制造机关枪起来，去打倒这种颜甲十重的伪善者以外，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沙面屠杀案以后，广州的消息，很是沈〔沉〕寂。当然是粤沪来往电讯都被香港殖民地政府无理收没的缘故。不过从断断续续的报告中，晓得革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已向英领事提出五项要求：（一）收还沙面。（二）撤退各国军舰。（三）英政府正式向革命政府道歉。（四）惩凶。（五）赔偿。这不是很好的消息吗？或者有人要说：帝国主义者是不好惹的，尤其是大不列颠帝国的盎格鲁撒逊人。倘然交涉决裂，不怕他们开舰队来攻打广州吗？这件事情，我以为是不怕的。我承认英国人只有放火的毒心，却没有收场的勇气。倘然沙面事件一起，革命政府也象历来北方的卖国政府一般，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地去向英国人请罪，那英国人就非用武力扑灭革命政府不可（英人在开始屠杀时，原有这种野心，不过现在已被革命政府的正气所慑服罢了），俗语说得好："人怕老虎，老虎也怕人。"革命政府一强硬，英国人自会软下去的。试看自屠杀到现在，已有好多天，英国人还不敢作攻打广州的举动。以前的如此，以后的也就可想而知了。万一不然，英政府真要同革命政府开仗，革命政府也未必一定失败的。讲广州内部分的情形：党军是仁勇大无畏的军神，打陈炯明，打杨希闵，都是他的头功，是革命政府第一支得力的军队。其余湘军粤军，敌忾同仇，气吞骄虏，难道均不足一战吗？尤其是广东的民气，强悍为中国冠。鸦片战争之役，英人在广东是没有得到胜利的，倘然江苏浙江也有几个象林则徐的将才，北京没有卖国的琦善，不平等条约，也就无从开始了。你想，现在和满清时代不同，就算北政府是甘心媚外的，他能够断送到革命政府统治下的广东么？并且在满清时候，英人第二次攻打广东，因为叶名

琛的饭桶，把广州断送了。但民团乡团齐起抵抗，英兵还是不敢入城，一定叫满清政府把民团乡团镇压平服，然后领事官大吹大擂的跑进广州城里来。照此看起来，英人是完全无用的，只要政府不媚外卖国就是了。你想革命政府统治下的地方，还怕被北政府卖去么？所以我说广东的实力，是一定可以支撑到底的。讲英国内部分的情形：现在的英国，是保守党的政府，自由党和工党，都在撚酸吃醋的当儿，对外开战的议案，在国会中未必能安全通过。尤其是国内的共产党，国外印度、缅甸、南非洲爱尔兰的革命党和独立党，都是帝国主义的仇敌。倘然中英开仗，旷日持久下去，恐怕也未必能安然无事罢！在欧洲大战中德俄两大帝国的崩裂，不是最好的榜样吗？讲到国际情形：苏俄和土耳其，当然是表同情于中国的。德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亚于中国，当然也感受苦痛，说不定中俄土德会站到一条战线上来的。而此次沙面事件，还有特别的状态，就是著名帝国主义者的日本和美国，或态度冷静，或主张调停，都是有利益于我国的成分为多（日本还有人宣传自动放弃二十一条的空气，倘然如此，真不愧为漂亮的外交家？）。法葡两国，开始也在帮凶之列，现在却渐渐和缓起来。这虽然是他们纵横捭阖的手段，未必可信以为真。然而英国在外交上形势孤立，已有确实的暗示。我想他一定不敢首先发难，就使发难，也未必能得到最后胜利的，只要中国人能努力奋斗，就不怕他了。至于各国的民间团体，如苏联的职工总会，学生联合总会，已早有表示。而代表五百万有组织劳动知识阶级及工人的国际革命救济会，代表一千六百万有组织工人的亚摩斯德丹国际工人协会，都谆谆然以中国民族解放工人战胜为祝（国际革

命者救济会的宣言，有七大国知名之士，领衔者萧伯讷是英国人，尤其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可见真真讲公理和人道，是不分国界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的变相，将来一定没有在世界上存立的余地）。人心不死，公理犹存。几个英国银行家的走狗，难道便能够违反世界上几千几百万人民的公意，来屠尽杀绝我中华民族么？我相信是决计不会有这一回事情的呀！

再退一百步讲，万一英国帝国主义者竟把革命政府扑灭，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决不会就此销声匿迹，没有翻身之日的，因为革命政府的后援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后援是全中国觉悟的群众。在满清政府的时候，孙先生不阶尺土，而开府南都，扫除三百年根深蒂固的爱新觉罗氏宗社，是人人都晓得的。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势力一败涂地，然而袁洪宪到底是死于革命势力压迫之下的。安福政府当权，北洋正统何尝不盛极一时，而孙先生偏偏在这个时候建设广州革命政府起来。后来岑春煊、陈炯明两度捣乱，孙先生还是要 捲〔卷〕土重来。你想，在龙济光、岑春煊、陈炯明几个人虎踞广东的时代，几乎中国虽大，没有国民党踢天踏地的位置，然而一夫夜呼，义师四应，卒仆彼辫而代之，可知革命政府建设的基础，在人心不在地盘，何况现在的国民程度，已远非民五民十可比呢！苏俄列宁以亡命余生，建设偌大的劳农祖国。烈强封锁政策，不值一钱的自动消灭。土耳其基玛尔起一隅之地，打倒英国帝国主义者保护下的希腊军队，占领麦地拿，英人不敢正目而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是历史上大好的成例，国民可无需以眼前的成败，沾沾自馁了！

把我的说话，总括起来，革命政府对外交涉，尽管强

硬，英人是不敢和我开战的。万一开战，也一定不能扑灭革命政府的。万一革命政府被他扑灭，也一定要捲〔卷〕土重来的。总之，中国五万万同胞，只要有最后一条命未送，最后一滴血未流，还可以激起世界大革命，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国民记取，快快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罢！

中华民国之平等与独立万岁！

三民主义革命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原载《新黎里》报）

祝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成立

Y T

1925 年 7 月 16 日

中华民国自从南京政府解散以后，就没有正式的政府。为什么呢？袁世凯的临时总统，倒是经过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的，不过要他到南京来宣誓就职，而他到底不肯来，反嗾使曹锟等部下兵变，在北京、保定等处，放火抢掠。于是他借镇压北方为名，躲在新华门内，始终没有到南京来宣誓就职。这种弃信蔑义阴险无耻的小人，难道还能够承认他算正式政府吗？后来国会选举，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利诱威胁，用公民团包围议院，更加是每况愈下了！黎元洪把武汉首义之地，双手贡献给袁政府，贼害张振武、方维，屠戮甯调元熊樾山，以及其他著名革命党无数。照他的资格，做洪宪陛下的武义亲王，是绰绰乎有余裕的，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却未免太不够本！而且落花已谢，覆水重收。一逐于张勋而不能殉，再逐于直系而不能死，谥之曰卑鄙龌龊，谁谓非宜。冯国璋尸居余气，性行略同黎氏，而出身远在黎下。其余若安福私生子的徐世昌，五千无贿选的曹锟，革命不彻底而标榜外索国信的段执政，不更是卑卑自桧以下吗？讲到广州政府，始有岑春煊的阴谋，中有陈炯明的叛逆，终有陈廉伯的捣乱，纷纷扰扰，日仄不遑。孙先生以万几丛脞之身，鞠躬尽瘁，终

至毙逝燕邸。而正式的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真是一桩天大的遗恨！继志述事，当然中国国民党应尽的孝思，责任何等重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先生临没的呼声，还在半空中飞绕，于是排除万难，惨淡经营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在风云活跃的广州，闯然开幕了！

（下删）

国民政府开幕，在杨刘内叛削平，沙面屠杀案发生以后，是大可注意的！关于前者，从前的广东，名为革命政府所在地，实在是群雄割据的局面，在岑春煊、莫荣新时代，桂系骄奢淫佚，不可一世。陈炯明漳州反戈，又变为海陆丰系的世界。后来陈氏叛逆，滇军杨希闵，桂军沈鸿英，倚削平陈逆有功，又成尾大不掉之势。沈鸿英失败，杨希闵猖獗更甚，在党军和粤军血战潮梅的时候，他是按兵不动，欲坐享渔人之利，潮梅克复，粤局小康，忽然勾结唐继尧，和刘震寰乡兵内叛起来，若辈以孙先生一手提拔的人，广东政府每年竭几百万脂膏去供养他，而结果只是如此，狼子野心，果〔固〕然不可以理喻，其实也是罪恶贯盈，扩清摧陷的日子到了。杨刘既败，粤中再没有敢于抗命的军人，所以整理全省，实行当治，的确是大好的机会，国民政府在这个时候成立，是极有把握的。关于后者，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本来是中国国民党唯一的主张，而北政府偏要说"外荣国信"，把国民的卖身为契，奉为天经地义，现在上海、汉口各地惨剧，继以沙面的屠杀，就是北政府"外荣国信"的结果。倘然还要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去交给他们手里，一定是没有幸理的，国民政府当此无疑震撼之秋不得不挺身而出，肩负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责任，从此国民的信仰中心，便应该自北而

南，将来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还怕帝国主义者作怪吗？还有一层，此次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态度强硬，实在是外强中干，不值一笑，而无知的北政府，却早已吓得手忙脚乱，沈瑞麟和颜惠庆等你推我却，把交涉搁起不办，段执政召集冒牌式的国民会议，要贯彻其外荣国信的初心，都是一种恐慌怔怯的表示！国民政府却偏偏是误国，谁是救国，不待明言，早在国民心中豁然了解了！

总之，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的政府，是孙先生40年国民革命的结晶体，是五万万同胞民族独立的大本营，大家快快起来，庆祝他的开幕，庆祝他的成功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革命民族独立万岁！！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万岁！！！

（原载《新黎里》报）

哀悼俞善诚同志

Y T

1925 年 7 月 16 日

帝国主义者在各地的大屠杀，激起了中华民族的重大反抗。积极者誓死奋斗，消极者却想自杀以讽示国人。于是彭咸屈原一流人，便想如云而起。我们中国国民党吴江第七区第 2 分部常务委员俞善诚同志，也做了牺牲队里的一员健将了!

勃洛克女士（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博士的夫人）说:“我要是自杀，一定在未死以前，用手枪去打死几个世界上最凶恶的人，然后这自杀才有价值。”照女士的话讲起来，俞善诚和一般自杀的人，都近尽于自死的了!（现在帝国主义的头脑和他们手下的鹰犬，够得上暗杀的资格的，当然很多。）然而南山有鸟，罗纲高张，身欲奋飞，羽毛未满，一腔热血，既不能与刀锋剑锷相拥抱接吻，当然只好沈〔沉〕诸清冷之渊，志士多苦心又怎能一一为流俗人道呢?

死者已矣，来日大难。中华民国的未亡人，要努力杀贼，才好见死者于地下呀!

（原载《新黎里》报）

苏曼殊之我观

柳亚子讲

徐蔚南记

1925 年 7 月 21 日

一、导言

讲学问须有两种必要条件: 一、基本智〔知〕识, 即做人所必须的智〔知〕识, 无论何人都应有的智〔知〕识; 二、科学的方法, 此乃专属学者的, 无论何种学问能应用科学方法来解释, 才配称为学者。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应用科学方法做学问的才能, 而且缺乏做人的基本智〔知〕识。我是大多数的中国人之一, 也没有完全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 实在不配讲学问, 诸诸君原谅。

苏曼殊是我很好的朋友之一, 而苏曼殊在最近中国文坛上是被称为天才的文学者的, 我今天讲述他, 爱好苏氏诗文的人或许要听我的讲罢。

苏曼殊是一个混血儿, 即所谓杂种, 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据有一派生物学者说杂种是好的, 譬如接树, 以甲树接到乙树, 这甲乙接合后的杂种树所开的花, 所结的果是比甲树和乙树的好。礼记上说:"男女同姓, 其族不繁。"也就是说明这个道理。说到中国人与日本人所生的混血儿, 使我佩服的有两个: 第一个便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郑成功。郑的父亲是中国人, 郑的母亲是日

本人。当满清入关之后，明室颠覆了，许多热烈的志士如史可法等都死完了。郑成功却不畏强御，要和那压迫我中华民族的外族相战，要恢复我中华民族光荣，他起兵了，他以厦门为根据地，他带着兵沿海进攻，一直打到南京。当时满清皇帝甚至自己要出去与郑公相抗。后来，郑败，逃至台湾。到了台湾，郑成功又做了一桩不朽的伟业，就是当时台湾是被荷兰人占着，他把荷人赶跑了，将台湾造成很好的一个小中国。东洋人（记者按东洋人系指中国、印度、日本诸国人）能把西洋人赶跑，恢复我中国的民族精神，扶持弱小的民族，这不是很光荣的吗？第二个杂种人使我佩服的，不用说，就是苏曼殊了。

二、苏曼殊的家世与性格

苏曼殊是广东香山人。香山这地方真是"人杰地灵"，我们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大家知道是香山人。苏曼殊幼年时代的历史不能十分清楚，因为他从没有明白告诉人家；大抵他的父亲在日本经商的，在中国已娶有妻子，到日本再娶日妇，后回广东。父亲死了，曼殊和他的母亲同回到日本。母子的命运真是可怜，零丁孤苦，弄到甚至曼殊去做和尚。所以人家又叫他苏和尚。这个苏和尚究竟在什么地方落发却不能知道。总之，他的师父是极好的。能够知道曼殊的天才，教他读书。后来不知怎样的，苏和尚和一个西洋的基督教徒认识了，苏和尚于是又不做和尚了。

苏曼殊不愧是一个天才，腊丁梵文都懂，诗词文章无不好。他说到文字，最好是汉文，次之是梵文，最浅薄是英文。他是精通各种文字的，敢断定如此；我因为不懂外国文，便不能批评他这个断定对不对。

他曾在苏州某学校当过教员，后来当南洋风潮起，中国内地最初的革命机关爱国学社，中国教育社成立时，苏州各学校亦起风潮，曼殊即退出其所教授之学校。他最爱苏州，尤爱苏州采芝斋之粽子糖。他每年回日本一次去望他的母亲和姐姐。

他的性情非常浪漫，喜欢遨游，欧洲、印度、南洋群岛都到过，喜欢吃，竟至贪吃。记得辛亥秋冬，我在上海，家乡有麦芽塌饼寄来，他竟一口气吃了二十四个，情愿吃到肚痛生病。他是被人称为工愁善病者的，但是要晓得他听善病的，乃是病食。就是他的死，也是死于贪食。他死后，景况非常萧条，身后之事，都由一位与他一面不曾相识的汪精卫先生替他主持。汪君便与孙中山先生商量，筹到一点款子，为曼殊筑墓于西湖之孤山。担任筑墓者说，想在墓前造一燕子龛，燕子龛者曼殊所以自名其飘流无定之住处也。

三、苏曼殊之文学

苏曼殊的文学才能，完全不是读死书读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现在分成三层来讲:

1.诗

2.小品文

3.小说

他的作诗，全不用心做作，全靠天才；他的诗完全自然的流露。他的诗虽不用心做作，可是自然而然的非常的优美，给读者一种隽永轻清的味道，给读者种种深刻的印象，给读者读过他的诗不会忘记。我想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临风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一诗来批评曼殊的诗是最好了。譬如他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

归见浙江潮，笠鞋破钵无人识，踏遍樱花第几桥。”

我们看这种诗，不是极临风独立飘飘欲仙之趣吗？他的诗，个个人知道是好，却不能说出他好在什么地方，就是我想来，他的诗，好在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总之，是好在他的自然流露。他的诗汇刊成册的有我刊印的《燕子龛诗稿》，可惜所印的一千本完全送完了，现在上海大东书局有一本《燕子龛残稿》，诗与小品文汇集在一起的。

曼殊的小品文，有如其诗，亦极自然，非常的优美。人家一看见这种小品文，就能知道是苏曼殊做的，至于他好在什么地位，也是和他的诗一样，不能断定在什么地方，总之，他的小品文自有一种神韵。有一本小说叫《双枰记》的，他有一篇序文。还有许多信札也是极有趣味的，最好的一封信，是他写给一个西洋人的一封长信。

曼殊的小说，人人很爱好，可是就我个人看来，小说并不是曼殊善长所在。他的一本《断弦哀雁记》已译成英文了，另有几种小说似在《新青年》登载过。

曼殊的翻译，最初出版的一本是《潮音》，在日本出版，印有拜仑小像和曼殊自己的小像。他译的拜仑哀希腊诗，已由章太炎的高足王纪刚改过，故与曼殊旁的诗不同。哀希腊诗有几种译本。第一种是零碎的，不完全的，便是梁启超在新小说上所译载的几段，他译成曲子，倒有点勿容易。第二种全译本是马君武译的，印在出版于日本之新闻学上，他用七言混着长短句的文体来译出。胡适之说马君武译差，就我想来，马君武有意改的。我们要知道拜仑并非希腊人，然热心希望希腊革命成功，脱离土文〔耳〕其之束缚。哀希腊诗，所以惊醒希腊人也。其中有

二句道:

"与其受异族之专制，不如受本族之暴君。"

马君武是革命党人，是鼓吹中国的革命，满清固然要推翻，但也不要中国本族仍旧有皇帝，故改译为:

"本族暴君众当死，""异族暴君更如何?"

哀希腊诗，就余观察，最能感人的一种译本，是马译本。苏译本，不大能使人懂，或许王纪刚改的不好，假使不改，或能超过马译亦未可知。胡适以离骚译，我看未必在苏马二本之上。《潮音》一书分成二部: 一部分是刊载诗经离骚、红楼梦葬花诗的英译，另一部份是中译的英诗。附录拜仑原诗及英吉利诗选。除《潮音》而外，还有《文学因缘》一种（上海群益书社有翻印本）其内容与《潮音》集异，虽亦分为二部分，其中有许多非曼殊所译的，系集他人所译者。群益翻印本将原本中的画都除去了。泰东书局出版之《拜仑诗选》，即从《潮音》中抽出，《汉英三昧集》恐亦即从《潮音》中抽出者。

曼殊的画也是天才，他的题材极少，只有淡淡的几笔，我虽然不懂作画，但颇觉美妙，画家们也说他画的好。他生平不肯多作画。革命元勋赵百仙先生与曼殊相识于南京陆军小学。百仙尝请绘一长城饮马图，苏未画，殆〔迨〕百仙当黄花岗一役愤懑而死于广东时，曼殊痛惜之，乃绘所嘱之画，带至广东，烧于百仙之墓前，并谓从此以后，不复作画了。曼殊之画流传於人间者极少，近有珂罗版印刷之漫画集，然所印亦极少。

四、曼殊之思想。

文辞诗画已讲，今略讲一讲曼殊之思想。他的外貌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仿佛很冷静，其实骨底里非常热烈，

不过不表现于脸上耳。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国事时，他便道今夜只谈风月，不谈国事。同盟会在东京开会时，曼殊常常参与，虽则他并没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上海陈其美起事，江浙联军打破南京时，曼殊适在南洋，他听见上海革命成功，忽然热烈起来，将书籍衣服完全卖去了，一定要回上海来。在未回沪之前，他写一封信给我，其中有二句诗道：

“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索题诗。”并说“遥知亚子，此时乐也。”

从这几句话，已经可以窥见曼殊之热烈于革命事业已。还有一件事，就是上海城隍庙开辟商场时，他说卖糖粥的从此没有生路了，能开店的都是有资本的，小贩生活将绝了。他平常绝不谈社会问题，然于无意之间却露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来，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五、曼殊之逸事

曼殊生平最喜吃，尤其喜吃糖果，可可糖，粽子糖，八宝饭，都是他的必需品。他又喜吸雪茄，曾听见人说，他在日本时，有一天雪茄尽了，可是没有钱，他便将口中的金牙齿拿下来去变钱买雪茄。他没有钱，他的钱，大抵朋友供给他的；但是他身边一钱，就乱用起来，用完为止。用完了，怎么办？他睡在床上，盖了被头，不起来，任肚皮去饥饿。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一天他在上海马路闲步，遇见一个友人，友人问他何处去，他说一个朋友请他吃夜饭，朋友说我也被人家请吃饭，后来问他请他吃饭的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他想了半天，竟说都忘记了，于是便跟着这位朋友去吃饭。

六、结论

我们总结苏曼殊之生平，可以说，苏乃一天才文学家，极富浪漫性；他并不参与革命事业，但革命思想非常热烈，对于社会向亦复如是。我们可以把“神龙见首不见尾，贤者不可测”二句话来做他的传赞。

（原载《新盛泽》报）

什么叫帝国主义

Y T

1925 年8 月1 日

打倒帝国主义，本来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唯一的口号。自从五卅惨案以来，这口号差不多要普遍到民众方面去了。虽然有人主张，在民众方面宣传，象“帝国主义”一类的术语，是不应该用的。但我以为“帝国主义”四个字的确已有普遍到民众方面去的倾向，而民众方面，也已有了了解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和了解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所以我这一篇“什么叫帝国主义”，便成为问题了。

近代的帝国主义，和中古时代的帝国主义，是不相同的。中古时代的帝国主义，是政治侵略的帝国主义；而近代的帝国主义，却是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当然人手侵略的时候，也要借径于政治上的手腕。不过他的动机，是由经济过剩而来的；他的结果，也就逃不出经济侵略四个大字）。所以帝国主义的对象，便是殖民地。要了解帝国主义的内容，就不能不先了解殖民地的现象。如今且把汪精卫先生“帝国主义的定义”一章书，介绍在下面。不懂帝国主义内容是什么的人，看了也可以明白了。

“什么叫做殖民地？凡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被人在他那里随意施行帝国主义的，便叫做殖民地。例如南洋英属殖民地，其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称为

英国的属地，固是殖民地。然而大小霹雳，吉隆坡，芙蓉，彭坑等，称为英国的保护国或保护地，虽然还有马拉人做酋长，一样也是殖民地。又如法国的安南，其西贡等处，称为法国的属地，固是殖民地。然而东京河内等处，称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还有安南人的国王，一样也是殖民地。因为不问他名义上有亡国没有，只要他在事实上被人施行帝国主义的，便都叫做殖民地。”“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这些殖民地呢？说来话长，然而就最近和最显著的事实来说，是原因于 19 世纪以来工业先进国的资本制度。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因为机器发明和工厂制度发达的结果，生产力骤然膨胀，却又因为资本制度的结果，资本操在少数人手里，跟著〔着〕生产机关如机器工厂等等也操在少数人手里，在国内酿成少数资本家和大多数劳动者两阶级。有资本的便做机器工厂的主人，资本愈大，做主人的势力也愈大。没资本的，便只好做机器工厂的奴隶了。锅炉里燃烧著〔着〕的煤炭，发出热力，及其热力已尽，便拨出锅炉以外，叫做煤渣。劳动者的血汗，便和煤炭热力一样，同是资本家绝好的营养品。劳动者的身体，便是和煤渣一样，等到血汗出尽，便驱出工厂以外，绝不会有人顾恤的。资本制度在国内既做成功了这种现象，同时因为生产力过于膨胀，机器工厂制造出来的商品，在国内消〔销〕售不了许多，因此急于在国外广觅市场，以为消〔销〕售商品之地。而且制造商品，是需要原料的，国内的原料，供给不了许多，因此又急于在国外广觅天然宝藏，以为供给原料之地。这便是寻求殖民地的最大目的了。消〔销〕售商品，是要换取他人血汗得来的金钱，或是价值相当的货物。供给材料，是要将他人所有的地方一

切土产，都囊括了去，还要将他人所有的劳力，当做牛马般使用。他人如果乖觉，不肯上当，那便怎么样呢？那使一时愚蒙，上了老当，不久必然觉悟的，觉悟以后，想出种种方法来抵抗，便又怎么样呢？帝国主义者早已打算及此，所以对于他所认定的殖民地，第一要紧的，便是扶植他的政治上优越的势力在上面。利用他的政治上优越的势力，使他所认定做殖民地的人民，眼睁睁的受他束缚，而且束缚之后，还要结结实实的，永远不会挣脱，然后帝国主义者方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有时硬将他人的地方，圈做自己的势力范围。有时竟老老实实的，归入自己的属地。有时变些花样，做出保护国保护地等等名色。有时更变戏法似的，只要和他人结些不平等条约，权利尽量的归入自己荷包里头，义务尽量的加在他人身上，以后便拿“尊重条约”的大题目，将那担负片面义务的缔约国，长枷大锁的，永远监禁著了。当那利于独占的时候，便做出些“维持已得权利”及“维持优越地位”的名色。当那利于分赃的时候，便做出些“最惠国条款”，“利益均沾”的名色。种种名色，真真是层出不穷，然其作用，无非要扶植政治上优越的势力。他为扶植政治上优越的势力，有时用些欺骗笼络的手段，便可以成功，那是最便宜不过的事，万一欺骗笼络的手段，有时而穷，那就不能不诉之于武力了。横竖机关枪毒气炮，是他的特产，正所谓以无道行之，谁也没奈何他。由此说来，武力是要来达到扶植政治上优越的势力的，而扶植政治上优越的势力，是要来达到霸占市场垄断原料之用的。换句话说，经济侵略是目的，扶植政治上优越的势力，是经济侵略的保障，而武力是扶植政治上优越的势力的前锋或后盾。”

“照上所说，可知帝国主义，和从前历史上所称的穷兵黩武，大有不同。从前的穷兵黩武，其目的只在使他人的国家或民族屈服于我权力之下，便算满足。如今帝国主义，却是以经济侵略为目的，所以从前穷兵黩武的结果，不过亡人宗社，如今帝国主义的结果，却是灭人生计。亡人宗社，谓之亡国，国虽亡而民尚存，将来尚有复国之机会。灭人生计，谓之灭种，生计既灭，无术足以自存，国亡而民亦随以俱亡。常常听得有人说过：‘中国是不会亡的，中国立国已四千余年了，中间亡于蒙古90余年，亡于满洲260余年，在四千余年当中不过一瞬间，而且亡而复存，究竟和不亡一样，所以中国人不必忧亡国，外国人也莫想亡中国。’哼，这是何等的风凉话？中国从前亡于蒙古，亡于满洲，只是武力的失败，政治的失败，经济上并没有失败，所以国虽亡而民尚存，徐图武力与政治之恢复，因以有复国之机会。如今与帝国主义者相遇，他的目的在经济侵略，武力与政治，不过一种手段，中国若不能抵抗经济侵略，经济上便失败了，经济失败的结果，便是生计绝灭，生计绝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生存？所以中国若不能抵抗经济侵略，不但会亡国，还会灭种。今日的中国人，要小心些才好。”

“综括以上所说，可以对帝国主义下一定义，凡是一个国家，利用自己政治上军事上优越的势力，对于别个国家或地方或民族，施行经济侵略者，便叫做帝国主义。”

照上面所引的话讲起来，帝国主义的解释，不已经是明明白白了吗？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非但要亡国，而且要灭种，大家赶快起来，努力自救罢！　　（下删）

（原载《新黎里》报）

对于帝国主义的误解

Y T

1925 年 8 月 16 日

一般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常要闹笑话，常常要误解。误解的人，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没有意〔知〕识而望文生义的人，望望〔往往〕把“帝国主义”四字误解作有皇帝的国家，其实是不对的。譬如英国和日本是有皇帝的国家，法国和美国是没有皇帝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英国对于印度、日本对于朝鲜，果〔固〕然是帝国主义，而法国对于安南，美国对于菲列宾，又何尝不是帝国主义呢？这一种极浅薄的误会，是立刻可以解释明白的。至于第二种呢，是别有肺肠而指鹿为马的人，他们的知识程度比第一种人略高一等，而误解的流弊，也比第一种人要利〔厉〕害得多。我所以就不得不大张旗鼓，辞而辟之了！

第二种人的误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苏俄也是帝国主义，这种议论，真真是荒谬到一万分了。我上次说过：中古时代的帝国主义，是政治侵略的帝国主义；近代的帝国主义，是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主持政治侵略，一定要有暴君霸主，象秦皇、汉武、拿破仑、成吉思汗一般人，想替子孙建万世帝皇之业；主持经济侵略，一定要有大资本家，象煤油大王钢铁大王一般人，想在海外殖民

地找一个消〔销〕售商品的尾闾，和供给原料的宝藏。如今讲到苏俄，既没有暴君霸主，又没有大资本家，做帝国主义的条件一点都没有，如何可以把帝国主义的徽号，平白地加在他们身上去呢，还有帝国主义就是国家主义的变相，而世界是国家主义的仇敌，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仇敌，所以提倡国粹和主张国性的人，结果一定是国家主义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而世界主义者一定不会变成国家主义者，当然更不会变成帝国主义者了。试看，国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尽力地提倡他们的大英大美大法大日本主义；而苏维埃联邦连他的祖国俄罗斯三字都肯牺牲（普通称苏俄或新俄，都是沿袭旧称，并不是他们的本称）。你想，究竟谁是帝国主义，谁不是帝国主义呢？还有说苏俄扶助蒙古独立是帝国主义，这也不通，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本来包含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满洲人宰制汉蒙回藏是不对的，而汉人去宰制满蒙回藏也是不对，反动的北洋军阀，派兵去蹂躏蒙古，和派兵来蹂躏南方，同一的可恶。我们既承认蒙古也是中华民族之一，当然要希望他自治，当然要扶助他自治，自己不能去扶助他，却反妒忌苏俄去扶助他，那不是笑话吗？并且，说苏俄扶助蒙古是帝国主义，那末苏俄一定要在蒙古占取政治上的权利，或是经济上的权利。试问苏俄究竟向蒙古取得过什么权利呢？蒙古的青年政府，是一个贤明的政府，扶植被逼压的人民，推翻专横腐败的王公僧侣，是何等有主义有魄力的政府，难道也象北方的军阀政府一般，甘心卖国媚外吗？苏俄不扶助卖国的王公和僧侣，而去扶助贤明的青年政府，难道好算他帝国主义吗？还有说苏俄共产主

义是帝国主义，这话更其可笑，共产主义是国际化的，就是世界化的，恰恰和帝国主义立于反对地位。共产主义是劳农化的，就是无产阶级化的，更恰恰和资本化的经济帝国主义立于反对地位，一个是南极，一个是北极，如何能够把他们俩平白地扭成一家呢？真真是荒唐极了。

为什么我说误解苏俄是帝国主义的流弊很大呢？世界上最大战争，不久爆发，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联合，一方面是西方被压迫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苏俄在此次战争中，当然是西方被压迫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大联合的指导者；而中国是东方被压迫民族之一，当然要参加战线，随苏俄之马首而前进，结一个生死患难之交，倘然听了苏俄也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不令人灰心短气，于前途发生莫大障碍吗？苏俄和中国首先缔结平等的条约，取销领事裁判权，取消〔销〕租界，何负于中国？而中国近视眼的知识阶级，偏偏要谩骂苏俄以取快，象最近《醒狮》周报的中俄交涉专号，态〔咨〕造谣，真不知是何肺肠？你想，英日帝主义者压迫中国到如此地步，只有苏俄大使加拉罕能仗义执言，不愧朔方健儿节概，醒狮派以国家主义自命，在这风潮紧急的时候，不提倡以全力攻击英日，而反来挑拨苏俄恶感，俗语说的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真真可为若辈写照！我看说他们头脑不清楚，还是忠厚长者的论调；倘然进一步讲，恐怕免不掉帝国主义者工具的嫌疑吧！醒狮派的论调，各处都有，宁波出过一种爱国青年，也是一丘之貉，我们吴江最稳健的报纸，也曾同他们介绍过人家说苏俄是洪水猛兽，我看这种离间中俄联合的邪说，才真真是洪水猛兽！还有"五卅"事件，也有人说苏俄在暗中活动，这是甚么话？"五卅"事情，有

中国民族独立运动，难道是不应该的么？既然是应该，即使苏俄拔刀相助，也是莫大的好意，难道说苏俄不应该帮助我们吗？老实说一句话，所谓过激，所谓赤化，都是帝国主义者和他的走狗在那里制造的空气。他们一方面以过激赤化毁谤中国国民的民族运动，一方面又把帝国主义四个字来诬裁〔栽〕苏俄，这种狗屁不通的论调，中国的国民，还可以相信他们吗？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在近代是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而没有经济侵略可能性的苏俄决计不是帝国主义，国民要认明自己的仇敌，更要认明自己的朋友，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在世界大战争的联合战线上，当然要和苏俄团结起来，大家觉悟着，大家清醒着，不要再走入歧路，被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所利用呀！

（原载《新黎里》报）

对于双十节的感想

Y T

1925 年 10 月 15 日

双十国庆，是辛亥革命的纪念，这种不彻底的革命，究竟值得纪念吗？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有人说，辛亥革命，无论如何，中华民国四个字的金字招牌，总算破天荒的打成了，只此一端，也当然有纪念的价值!

不错! 我承认这个答案是有相当理由的! 不过，我要问问人家开一个铺子，金字招牌当然是要紧的，但除掉招牌以外，本钱，货色，不都是开店铺的所缺一不可的吗? 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是孙先生所一手打成的，孙先生愿以股东而兼总经理的位置，想把这店铺创造十分兴旺的，可是，不张气的众股东——没有接受革命宣传的国民，竟不信任总经理，让一般下流的伙计来拆总经理的台，一句正论也不来主持，自然，总经理看见事情办不下，叹口气走了，下流的伙计便乘机自封自拜起来，东去勾结流氓，西去奉承地棍，把股东的本钱，付诸流水，还能够查究他货色的好坏吗? 不到几年，我看连金字招都要拍卖给旧货摊上去了! 所以国民倘然要爱护中华民国四个大字，要保存这告朔饩羊的双十节，就非立刻起来，继续革命不可!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先生的遗言，大

家要遵守着向前做去呀!

（原载《新黎里》报）

逃命和革命

Y T

1925 年 11 月 1 日

在军阀火拼的时候，炮火连天，拉夫逼地，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理，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逃命”两字了。然而“逃命”究竟是根本解决的法子吗？不！不！根本解决的法子，只有“革命”，决不是“逃命”！

人们晓得战争的来源吗？前年吴佩孚打张作霖；去年张作霖打吴佩孚，今年吴佩孚又要来打张作霖了（我列举的是两方的主角，其余摇旗呐喊之流，恕不普及）。这两位军阀头儿，象走马灯一般，打来打去，实在还都是登场傀儡，背后当然有牵线的人物。奉系是日法帝国主义者的工具，直系便是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是公开的秘密，事实昭彰，谁也不能否认的。他们卖尽气力，替帝国主义者做工具，把偌大个中国，打得落花流水，而帝国主义者却坐在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的安乐椅上，坐观成败，你道可恶不可恶？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嗾使军阀打仗呢？就是不要中国太平。因为中国如果没有军阀的扰乱，渐渐地太平起来，真正的国民会议一召集（是孙先生主张九团体组织的国民会议，不是段祺瑞所召集猪仔御用式的国民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取销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

一定能够通过，一定能够实行，倘然帝国主义者蛮不讲理时，就合全国兵力以对付，那是实实在在足以制帝国主义的死命而有余的，所以他们决计不让中国人有太平的日子，也就是不让中国人有抬头的机会。好在他们有的是工具——中国的军阀，一拨即动，一动就可以使中国人鸡犬不宁。这又何乐而不为?

和平是无望的了，在死路中求生路，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只有先宣传国民革命，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训练，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必要，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可能，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口号，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方法，便是“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海枯石烂，此志不移，我相信狡猾的帝国主义者，蛮横的军阀，到那时只有受我们无条件的征服，而国内也就无打仗的机会，无“逃命”的恐慌了。

人们从根本上反对“革命”吗? 那便请你们成年成月地享受“逃命”的生涯。倘然觉得“逃命”生涯不容易消受，只有请你们站起来，立刻归到“革命”的队伍里去罢!

“逃命”和“革命”二者之间，请人们自择!

（原载《新黎里》报）

致 沈 昌 直[①]

1908 年

颍若足下:

展诵手书，悉归里来，得诸君子盘桓晨夕，文酒之余，佐以博弈，良用欣羡。弃疾离群索居，寥寂寡欢，渺渺余怀，无可告语。比惟陈子佩忍，自西湖归，辱承存问，商量旧学，涕泪楚囚，始稍稍摅其怀抱。顾流连二日，亦竟别去，昔人称抟沙脱去，又隔两尘，聚散无常，徒增感慨耳。况值钩党繁兴，秋荼网密，海上故人遂有横遭罗织者。柳车复璧，既愧前贤。欲千里赴难，槛鱼笼鸟，又无一日之自由。却曲迷阳，书空咄咄；寻消问息，引领为劳。每一念及，未尝不肠若洊汤也。足下闻之，其亦慷慨扼腕，为我三叹耶？临风翘想，不尽欲言，溽暑炎蒸，伏维自爱。

（原载《南社丛刻》第一集）

---

①沈昌直—字次公，号颍若，江苏吴江人。南社社员。

致雷铁厓[①]

1912年

铁厓足下:

三诵手教，稔已安抵彝疆，甚慰甚慰。述汉皋女令郭凤仙及小子和事，洋洋余言，盈奇丽，可谓巨观。足下自诩媲美贯华，良非滥语，第冯春航[②]丰姿绝世，而足下乃侪诸瓦砾，此不独唐突已甚，此诸呵佛骂祖，自取罪过。且所贬者即不足服人，则所褒者亦遂无从取信。仆终疑所谓郭凤仙及小子和者，实卑卑无足称道，特足下为之铺张扬厉，故示文人狡狯而已。嗟乎！梅痕菊影，忍落人间，雪岭墨池，憎兹多口。足下谓仆必不信，诚哉其不信也，足下又将奈我何？一笑。仆不日言归故里，足下计程亦早达珂乡。从此海上霓裳，汉皋仙佩，云散风流，都成陈迹。每诵定公"一灯古店斋心坐，不似云屏梦里人。"句，低回久之，足下亦有同感否耶？《南社》五集已早杀青，尊指不及奉行，如何如何。勿复不尽。顺颂无恙。

弃疾顿首

（原载《南社丛刻》第七集）

---

①雷铁厓—名昭性，字梦皆，四川富顺人。南社社员。

②冯春航—名旭，字旭初，江苏吴县人。南社社员。

致杨杏佛书

1912年

杏佛先生足下:

惠笺诵。君房语言妙天下，足下可当之矣。仆生平非好杀风景者，徒以铁厓持论夸侈已甚，又轻诋春航，抑扬颠倒，颇致不平，特一折其角。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要之，墨池雪岭，未易定评；笔战舌争，徒怜结习。足下谥之曰：痴。良非溢美，使铁厓睹此或当掀髯一笑耶。燕中报争甚烈，近复何如？仆谓田仇此举，如《红楼梦》中探春击王善保家，大是快快事。彼国狗唁唁之吠，徒憎多口耳。徐佛苏本为保党悍酋，无恶不作。去岁军兴，匿迹沪上，同志中有请宣布罪名，立置重典者。而元龙当断不断，坐为人道主义所误，遂令飏去，纵虎归山，欲其不反噬得耶？仆绝口不道国事久矣，近来耳目所及，几令人呕血，不得不发愤一吐，要惟足下知我耳。匆匆即叩

道安!

弟弃疾顿首

(原载《南社丛刻》第七集)

致 陆 子 美

1914 年

子美足下:

展奉手书并小影两幅，藉谂故人，惓惓之怀，欣慰靡极。前此一函，迄未寓目，岂为洪乔所误耶？仆以尘事牵绊，卒卒鲜暇晷。沪游之约，久未能践，怅惘奚如。握手言欢，计当在送春迎夏时矣。此来海上评剧家如云而起，顾聆其议论，庞杂已甚，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披沙拣金，雅难其选。何况兰忌当门，珠悲投暗，宜足下之怏怏也。仆本非曲子相公，亦不愿为评剧专家。偶以结习未空，雌黄粉墨，斯乃文寄兴之常，实亦豪士耗奇之法。项忆云有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缅怀斯语，心骨为酸。而忌者恶其异已，腾谤无端，集矢操戈，于今为烈，宁非可笑。要之，吾曹期许，各有千秋，撼树蜉蝣，终当嗤其不量耳。足下解人亦以斯言为不谬否？灵水何人？睹其寄语两则，文采斐然。即佩足下持论之超，复赏斯人遣词之雅，得友如此，当为足下贺矣。春风骀荡，百卉芳菲，伏维爱惜景光，慎时自葆。不尽缕缕。

（原载《南社丛刻》第十集）

致冯春航

1914年

春航足下：

去夏一别，倏复经年，伫月停云，如何能已。顷来海上，闻君已赋莺迁，顾未谛新居何在，末由奉谒，蓬山咫尺，梦想徒劳。第连宵驱车竞舞台，私冀瞻望颜色而已。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仆亦不自其何以情之一往而深也。《血泪碑》杰构，侥幸寓目。得小云诸子为侣，珠联璧合，海思云愁，较在醒舞台所见，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矣。惜昙花偶现，遽尔销沉，未识是何因缘？岂鲰生命薄，眼福祗此耶？思之至今有余帐焉。《文武香球》一剧，团花作骨，簇锦成妆，譬诸七宝楼台，眩人眼目。足下眉痕英绝，顾盼不群，尤足令小儒咋舌。忆曩在第一台睹《儿女英雄》传，差堪相拟。乃演至七八本，倏复戛然中止，仆以失望之余，不敢妄冀再窥全豹。遂尔束装归里，兼旬以还，略无好坏，昨闻，海上友人传语，知足下曾询仆行止于广益书局。孔北海亦知世间有刘备，千载传为美谈。仆于足下识荆自昔，非豫州与文举比，要之足下殷拳之谊，则至堪铭感矣。用缮寸笺，聊答雅意，未遑言谢也。友人陆子美，英英露爽，后起之秀。闻足下去腊在民鸣社曾与合《生死缘》悲剧，倘亦相知有素。仆近仿《春航集》例，为编《子美集》一书。非敢如骖之靳。实欲附骥益彰。足下见之，或不以仆为唐突耶？端居多暇，

乞赐数行，匆布不尽。伏希珍重自玉。

（原载《南社丛刻》第十一集）

致 汪 文 溥[1]

1915 年 5 月 13 日

兰皋足下:

抵杭后即奉一笺，度已詧人。此间极乐，不复思归。歌舞沈淫，夜以继昼。第一念及去年今日海上与子美同游情事，坠欢难拾，死别生离，又不不滋然雪涕耳。定庵诗云:“懒得三生幽怨否，许侬亲对玉棺眠。”今且平江公所咫尺地，未遑一哭，负负何言。蜕老续集，曾否印全? 此亦魂梦中事。如已杀青，请即日邮寄十部来此为盼。此一星期内尚在段家桥畔也。展庵已相见，苦念足下，问何不偕来。弟因述赠诗尼行事，渠欲一读此什，而弟之行箧已先寄梨川，不及记忆，乞再一通寄我，当与此间诸友共欣尝之，幸甚幸甚。老友林秋叶新侣王清夫及陈虑尊、越流昆季并豪于饮，春航亦颉颃诸酒人间，虎虎有生气，惜足下不肯来，一厂道远不能来，而子美又早死耳。天长地久，此恨绵绵，每对欢场，辄复忍泪为笑。人几以士龙目我，不知弟固步兵再世也，奈何奈何。三湘七泽之游已有定期否? 念念。此叩

道安

弟弃疾顿首

四年五月十三日

(原载《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

①汪文溥—字幼安，号兰皋，江苏武进人。南社社员。

致 姚 鸮 雏

1915 年 5 月 23 日

鸮雏足下:

手教两通均悉。沪游候兄不至，诸人复大忙，意兴索然。加之子美新逝，黄垆向笛，触处生悲，雅集后一日，遂来杭州。吹万①、石子② 伉俪与偕，沈酣颠倒，迄今半月。高、姚并已归里，独弟以新识春航，并欲观其《血泪碑》、《冯小青》两剧，稍事稽留，然星期三亦终须别去，唯魂梦中尚恋恋段家桥畔耳。兄欲漫游嘉善、张堰、华泾、梨里诸地，此大佳事。俟弟旋里后，便当修笺奉邀。牒子①在申只一面，大稿亦当函索不误。四律甚佳，惜匆促不暇奉和，奈何奈何。此叩

道安

弟弁疾顿首

五月二十三日

（原载《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

①吹万—高燮，字时若，号吹万，江苏金山人，南社社员。

②石子—姚光，字凤石，号石子，江苏金山人，南社社员。

致高吹万

1915年

吹万足下:

手教敬悉。《武林十日游记》，能倩君介贤弟录副见贻，快慰先睹否？弟顷编沪杭纪行诸作为《湖海吟草》一卷，仅得十余什，又无一语及湖山风景者，西子有灵，当不以夫差、少伯许我矣，一笑。各友诗尚待搜寻写后奉上。弟痴于春航，足下痴于西子，此论甚奇而妙。然春航有尊前知已之语，而西子于无之，恐不免相形见绌耳。足下以为如何？此叩

道安

弟弃疾顿首

（原载《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致 徐 梦 鸥

1916 年 12 月 21 日

梦鸥足下:

示悉。国教请愿事，弟绝对的反对，因弟为主张倒孔之一人也。贱名万勿假借，否则当提起诉讼，至要至要。原件璧还，并奉劝足下勿为无益之举。《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此复即颂

起居!

柳弃疾白

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原载《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与 陆 树 棠[1] 书

1923 年 4 月 10 日

昨日自北舍港归，维舟永安桥畔，欲谒杨维斗先生祠，索钥于寺僧弗获，怅怅而反。分湖先哲祠，更无门可入。愚意宜别辟一门，不当以土著之人反附庸于侨寓。而石额所刻，去分湖之名，尤不妥当。且民国不称中华，何以示别于大韩、爱尔兰？壬戌不系十一年，何以处六十甲子以后？清和截去犹字，似亦欠通，此皆驵商市侩不知大体者所为，殊未可大书深刻以示后世人也。仆不在芦墟士绅之列，似可以无言，特念曙庐创业之秋，仆与巢南、长公辱司仪礼，理不容默默。且分湖为吾家故物，亦未宜听其玷辱湖灵。特此奉告，并将额式写上，望于一月之内，鸠工拆去旧额，重辟新门。如足下不以为然，仆当纠集同人，迎先哲神位，重归切问书院，诸先哲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定不以仆为好事也。何去何从，希即见复为幸。匆白不宣

大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十日

柳弃疾

（原载《新黎里》半月刊）

---

①陆树棠——字赓南，江苏吴江人。

陆树棠答柳亚子书

1923 年 4 月 15 日

日前自魏塘归得读大札，藉悉壹是。适友人自禾莅此，相聚多日，致稽裁答，幸勿为罪。杨忠节公祠钥匙，向归泗洲寺僧经管。嗣因寺僧启闭无常，且闻在内有种种不规则之举动，故自先哲祠成后，暂将此项钥匙收回，乃为维护祠宇起见。足下未明此中原委，至不得其门而入，宜其怅然于怀也。至先哲祠之建，家君因此祠附设于切问书院中，每遇祭享，适与杨公祠同日，与祭者有南北奔走之劳，多感不便，人数遂致寥寥。爰于客岁慨捐巨款，度地于杨公祠旁，从事建筑。祠成之日，镇人士一无异言。今岁春祭，到者达五六十人，为从来所未见，可谓极一时之盛。惟该处地邻荒野，从前忠节祠门窗累次被窃，鉴于前车，是以不敢多启门户。且其时适于泗洲寺之后，得独照房所遗湖石数峰，玲珑可爱，乃拟树立庭中，以存古物祠前，则缭以周垣而由忠节祠出入。墙外并嵌以石刻，表明另为一祠，并非与忠节祠同在一室，指为附庸于侨寓者误矣。石额所题非有意去分湖之名，盖此二字之有无不关重要。尝见崇祠题额，往往仅书某某祠而不冠以地名，今此祠既在本镇，当然不祀他处之先哲，稍具知识，类能明之，况旧额犹存其中，未尝抹煞，可知书额之时，本属毫无成见。所称民国者，自指中华而言，决无以中华之人而用他国纪年者，揆之一般社会心理，无不知之，况他国未

必有壬戌之可言。僻居乡曲，固无庸以世界眼光观察之也。若谓六十甲子以后，何以示别，此六十年后之事，来日正长，奚劳过虑古人。手书匾额，但志年月者比比皆是，未闻因此而埋没创立之年代。足下殆少见而多怪乎？清和二字，沿用已久，“岁时记”四月朔为清和节，司马温公“居洛初夏诗”亦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似本不宜加以“犹”字，致贻画蛇添足之讥。今仅援谢灵运“首夏犹清和”一语强指为截去，所见亦太狭陋矣。总之，当时刻石如字数过多，必不能容，稍从简省事，或有之，即仅标先哲祠三字亦未始不可。若以区区细故而以咬文嚼字之见，掀波作浪，故意非难，谁其怂恿人？岂不知是真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召之矣！足下素性慷慨，且力亦足以副之，果为尊崇祀典计，何妨稍解囊金别立祠宇，欲题何字，悉听自由，芦中人士方将乐观厥成。寄来题额式样特先奉璧，何日祠成，请以悬之，谨当拭目以俟。若仍因陋就简，重迎神位以归切问书院，是借题与新祠为难，非所以重先哲也。嗟乎！世俗浇漓，士风不古，自号通人才子者，方且沈湎乐国，跌宕自豪。地方义举漠然无动于中，遂让他人为之，已可浩叹。来书谓驵商市侩不知大体，而反观通人才子，其所作为果何如耶？夫商为四民之一，近代尤注重于实业，而人民平等，载在约法。若更分畛域，心存歧视，已不合於潮流。即累世簪缨之士，犹恐未必出此，况陶朱积居，端木废著，弃儒就贾，未尝为世诟病。足下自视固不凡矣，独不一抚躬自问，究与尊重民国之旨，前后不相矛盾乎？分湖一水，界分江浙，地域甚宽，我家鲁望公唐时即隐于此，遗迹见诸志，乘元末季道天游，诸公尤以文艺著于时。是湖非与君家独有渊源，特弟

不过视为地方共有之名迹，尚不敢自诩为故物耳。弟与足下多年旧交，初无芥蒂，如怀高见，自可开诚指示，苟能有裨事实，无不乐从。乃当此祠初建，未闻足下置喙其间，而于祭之日，亦未见大驾一临，既司议礼于前，何独蔑视于后？湖灵有知其谓之何？今始使酒骂座，大逞狂奴故态，在弟视之，只可付之一笑，实无置辩之价值。特恐足下误以为默认，姑泐寸笺作答，藉候安如我兄日社（附件）

陆树棠手启　　4 月 15 日

（原载《新黎里》报）

与陆树棠书

1923 年 4 月 18 日

得复书，知经营艰苦。以仆选事，累君词费，岂本怀哉？杨祠锁钥，假言暂摄，未知璧返复在何时？寺僧启闭无常，行多不轨，果有明证，纠而正之可也。不从，则声于地方办事处，正其罪状，逐之可也。蹊田夺牛，岂曰当然？君家父子，资雄一乡，稍斥其傥来之物，不甚爱惜之钱，规兹公地，树屋三楹，侈然自以为不世之业。大书深刻，将昭示夫千秋万岁，斯已泰矣。杨祠初非君家捐建也，襄括而包举之，复何说乎？闻诸道路之言，君家曩建宗祠，鸠工庀材，悉于此宅焉，震惊先烈，咎有攸归，将维护之谓何？抑所谓启闭无常，行多不轨者，宁独寺僧任其罪戾也。分湖先哲祠，创于邑侯瞰庐李先生，就切问书院废址改为之。芦中耆旧，如陆鸥老辈，多躬襄厥事。盖自学校之兴，书院久废，就曩时弦诵之场，为此日馨香之所。先哲有灵，不叹非类，正名定分，是曰更制，何附设之有？崇祠屹然，明湮帖妥，何嫌何疑，而必改作？迁移之举，毋乃多事乎？夫所贵于骏奔与察者，以其精白乃心，虔诚恭恪耳。分湖先哲祠之距杨祠，地虽南北，不逾一市，苟其天日晴美，度阡越陌，讵筋力所弗胜。借曰风雨之不时，则带水可过，何妨杭以一苇，宁效阮步兵途穷痛哭哉！惜一己之奔走，遂不惮移先哲以就我，若而人者，其居心已弗可问矣。慨捐巨款，足下所自满者在是，

所骄人者亦在是，顾仆又闻诸舆诵焉。慨自神狐踞座，国狗噬人，纲纪凌夷，江湖日下，甚至乡举里选之典，亦蹈鬻爵卖官之辙，风气所趋，贤者不免。新祠土木之资，谈者以为实出猪仔之代价，使此言果确，将毋铜臭逼人？昔虞仲翔叱曹孟德以馀赃污人，而唾涕绝之，曾谓先哲，不如仲翔乎？春祭与祭达五六十人，足下自以为极一时之盛，乃以仆所知，芦中清流眉目，狷洁自好之士，询之都逊谢未与，将诸君子悉蔑视先哲欤，抑有所感慨而避席弗遑也。是足下不因先哲而荣，先哲且将因足下而辱矣。足下其何以对先哲乎？既知杨祠地邻荒野，易使宵小生心，何必度基于是？既云出人必借杨祠，已乖行不由径，何言附庸为误？君家父子之为分湖先哲谋者，果尽心焉否耶？夫颜渊陋巷，不改其乐；似道半闲，适增其丑。以先哲为无知，亦已矣。以先哲为有知，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事等于播迁，迹同于幽闭，彼哉彼哉，吾恐神之弗来享也。彼湖石数峰，玲珑可爱，在足下郑重言之者，果足以娱神之魂而悦神之颜哉！石额标题，观瞻斯系，何云不关重要？仅书某某祠，不冠地名，仆实未见，借云有之，亦不识大体者所为，宁足据为典要？且使出于草创，斯亦已耳，明明旧额犹存，不知典型是式，而必师心自用，非愚则妄，岂能为君家曲谅。中华民国四字，不容割裂。今上不称中华，下又不署十一年，与不奉正朔何异？俨然自命读书识字，而动用僻居乡曲为遁辞，究亦稍具知识否耶？至云六十年后之事，来日方长，奚劳过虑，此言最为荒谬。中华民国，历数灵长，方将千秋万祀而未有纪极。今日壬戌，将第一壬戌耶？将二三四五十百千万以至恒河沙数后无穷之壬戌耶？仆所谓何以处六十甲子后者，

此也。今如足下所言，直将谓中华民国不复有第二壬戌矣？足下食中华民国之毛，践中华民国之土，而忍为此诅咒中华民国之言。鸱枭破獍，不食其馀，仆诚不料足下丧心病狂大逆不道之一至于此也。四月朔为清和节，清和岂即为四月之代名？谢氏生于六朝，司马生于北宋，孰先孰后，宁待赘辞？且足下何故必易四月为清和？岂清和为简省，而四月字数过多耶？抑尝读岁时记及温公诗，自矜渊博耶？抑犹是不奉正朔之故智，不用中华民国之年，更不用中华民国之月日耶？天下无限定尺寸之石质，亦无限定尺寸之字形，字数过多，增石之尺寸可也；石形过小，减字之尺寸可也。足下自诩慨捐巨款，岂不能购一较大之石，而必为此削足适履之谬举哉。夫事关国典，而犹自诿为区区细故，责人以咬文嚼字，掀波作浪，足下怙恶不悛如此，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尤可笑者，以别立祠宇难仆。仆一穷措大，初非金满家儿，何敢与足下度长絜短，且亦乌取乎此重规叠矩之所为。推足下之为此言，殆以为金钱万能，非如君家之捐建，既无开口之馀地，而用以箝制吾侪。昔人钱神之论，逊此痛快。不知天下之事，天下人自有公论，吾舌犹存，不能终为足下屈也。足下奉仆以通人才子之名，仆亦何敢多让，至于迷楼乐国；借琐耗奇，此其旨趣，要未易一二为流俗人道。语曰："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足下之谓欤？夫先哲安居于旧地，何劳君家为迁乔出谷之谋，此而曰地方义举，亦徒玷污先哲而已。商为四民之一，谁不知之。民国约法，人民平等，此自其地位言之。至于智识，岂能斟若画一？若谓手拥巨赀，即不难护非为是，则金贯华移财神入文庙，正为足下今日发矣。累世簪缨之士，犹恐未必出此。此两语尤

不知作何解？足下心中目中，殆仅有位尊多金四字耳，惜乎仆非苏季子也。赐不幸言而多中，仲尼所叹息，究其极不获与于颜曾之列，未始非为阿堵物所误。陶朱挟亡吴霸越之才，三散千金，自非俗贾比。然昔人尚以处贱行汙议之，三高之祀，几乎岌岌不保。近世社会主义学者，至詈资本家为不操戈矛之大盗，使足下闻之，不更当掩耳却走耶！仆旧居胜溪，与分湖近，后迁梨川，与分湖较远，犹以游钓之乡，不可无一言以持正义，故曰吾家故物。夫分湖者，分湖人之分湖，分湖先哲祠标题之失当，分湖人人人得而议之。亦犹之中华民国者，中华民国人之中华民国，诅咒中华民国之国运者，中华民国人人人得而讨之也。足下乃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毋乃过欤？陆通苗裔遍天下，以足下视鲁望，不知与荣韬之视子仪，狄青之视仁杰，孰远孰近？第仆旧从鸥老游，获睹分湖陆氏世谱，则季道天游，自秀州来迁，实祖宣公，又与鲁望无涉，未知足下亦能明辨之否？仆抱澄清天下之愿，晚不获偿，蛰居斗室，蔽聪塞明。君家慨捐巨款，建此宗祠，仆前此实茫然无所闻，以足下与仆旧交，明知仆为当年议礼之人，乃迄不以一字征同意。至于办事处具柬邀集，仆更不在法团士绅之列，复何从而置喙、何从而与祭哉？顷者薄游芦漪，始悉此事本末；载瞻石额，更深憾其谬戾，而周垣缭绕，欲入无门，用是驰书奉告，思自附于绳愆纠缪之谊，实冀足下翻然悔悟，能尽受言。所言公，故公布之。吾辈磊磊落落，岂效儿女子嗫嚅态。何意足下拒谏饰非，倒行而逆施之。已矣足下，请从此辞，仆亦不复能为足下更借前箸矣。昔龚自珍置客座联云："灌夫骂坐非关醉，江令移床那算狂。"仆窃私慕之。曩以太丘道广，颇受

爱我者讥弹，今而后天脯吾衷，庶几其免于罪戾乎。人苦不自知，知人亦未易。流芳遗臭，在千秋不在一瞬也。愿勉旃，毋多谈。

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柳弃疾

（原载《新黎里》）

亚子:

安如足下得来书知辞更猖獗竟以建祠为多事可骇之至足下非赤贫之士乡人类能知之何必过于谦抑自贬于穷措大一流乎（不及汝慨捐巨款）仆向不肯与人度长絜短致损人格徒以足下来书诚如识者所称意气用事仆初无开罪足下之处（这是开罪先哲开罪国家）讵甘忍受据理答复事亦寻常不虞申申之詈逼人益甚仆雅不愿污我笔墨作无谓之争执况建祠始末全镇自有公论（全镇在汝势力之下那敢开口）非一二人所能妄指流芳遗臭果在千秋不在一瞬我与汝皆不能先自评断听之后人可耳来书尊重民国忠诚可佩曾亦知民国犹有法律在人民皆应遵守乎指摘事实公然辱侮人者（确有事实便非侮辱）律有专条今捐建祠宇以奉先哲而诬为出自猪仔代价且以幽闭先哲相讥书民国壬戌谓与不奉正朔何异并有诅咒民国丧心病狂大逆不道不知世间有羞耻等语究属何指（你自己知道）有无凭证（怙恶不悛便是凭证）此种重大罪名犯之则有触刑章诬之亦例须反坐稍具常识当能知之无待仆之多赘也仆与足下订交已在民国六年以后曩见足下来函往往但书旧历月日（书信与刊石不同）且并民国二字而无之原函具在可以覆按今特附寄一缄即希察核责人严而责己宽所谓不奉正朔诸语其殆足下自道乎抑蛰居斗室蔽聪塞明有以使之然欤夫一般社会（大书深刻非一般社会可比）或有沿用旧历者律亦无禁止之正条而足下独期期以为未可乃亦躬蹈于前其将何以自解总之凡事须平心静气勿妄自尊大（自比陶朱子贡者何如）是非曲直未可指鹿为马古人养气读书二者并重（此语却不错领教）通人才子之名足下既不肯多让官于此稍加注意免为识者所诟病仆实有厚望焉

陆树棠白

四月十九日

附旧正月八日来函一通

（原载《新黎里》报）

与徐蘧轩书

蘧轩先生:

百里以内的出版界，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从前的《蚬江声》现在的《新周庄》了。自从贵报出版，突飞进步，一日千里，我觉得有一种声气应求之感。《新周庄》报社陈蕙人兄对我说:“我们应该联络起来。”这句话我很赞成，蘧轩先生！你也赞成吗?

我看见贵报上征求赞助员的启事，我极愿意帮你们的忙，现在寄上钞币 10 元，请你收到了，给我一封回信!

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就是寄一份报，送给周庄镇《新周庄》报社陈蕙人先生收，要按期寄去的，可以不可以?请你回复我！倘然要邮花，我可以补寄的。

蔚南先生是令兄吗?他们所办的《前进》半月刊，从7号起，有没有出版?现在出到第几号了?望你告诉我!

十二、七、三一夜

亚子于黎里

亚子先生:

互相联络，好极好极。现在敝报先请先生做特约撰述员，祈源源赐稿。

承赐钞币 10 元，为敝报特别赞助员，无任感谢。陈君处，报已寄去。

蔚南是舍弟，前进第 7 期奉上 3 份。

十二、八、一、午　蘧轩

（原载《新盛泽》报）

亚子先生:

前次接读来信，久久未复。想起来先生能够原谅我懒的，但是我不免十分抱歉呢。

《新黎里》著作，极佩服，极眼热，我们只好望风下拜了。这不是虚誉的话，象葆弊先生的"人生的真义"等篇，真是句句金玉的说话，人人是欢赏的。讲到我们的识字运动，还在幼稚时代，总要大家能热心赞助才好呀。

戢人先生，近日来已得到他的回音，虽是简单几句，也是肺腑的说话，真正可感极了。

蔚南舍弟已于昨日到绍兴去。他的通讯处是城内省立五中校，请你常常赐教。

秋暑是很容易感恙的，请先生珍重些，敬祝康健。

蘧轩

一二，八，二二夜。

(原载《新黎里》报)

致两个朋友书

Y T

A君和B君:

你们俩的信，我收到了。因为我到上海去了一次，所以不能就写回信。

A君对于我的话，是完全谅解了，我非常的欢喜。B君对于我的话，恐怕还不能完全谅解，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非孝"的一篇文章，是浙江一师学生做的，登在他们的出版物上面——与陈独秀先生完全没有关系——我因为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不知道他讲些甚么。但是"非孝"两个字，我却以为不错的，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相当的赞成人"。现在把我个人"非孝"的主张，写在下面:

第一层，我以为人类和人类的关系，只有一个爱字，是最洁净神圣，而且最能包括一切，亲子的关系，也只要讲一个爱字，就完了。子应该爱亲，亲也应该爱子，那是最平等的，若硬立了一个孝字，又硬把一个慈字去配他，便生出阶级来了；而且"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邪说，也跟着来了。几千年家庭的惨史，恐怕就是孝字开端罢。所以我主张只要讲爱，不要讲孝，爱是天性的，孝是人为的，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这就是我"非孝"的根据了——参看吴又陵先生"吴虞文录"内"说孝"一文。

第二层，我是不赞成中国人所谓"孝道"的实质，就是

儒家所倡导的甚么“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甚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甚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然后可谓孝矣”，甚么“父母在，不登高，不临深”。甚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种种荒谬的话，都是依附着“孝”字做壁垒的。我们开一个大炮，把“孝”字轰倒了，那末，这种城狐社鼠的伦理，就可以马上失其权威，不致流毒宇内了。这是我“非孝”的作用。

还有，从反面讲起来，中国是礼教之邦，对于“孝道”的提倡，可谓无微不至了。然而打开历史来看，从首出庶物的君主算起，宋文帝、隋文帝、后梁太祖等等，不都死在儿子手中吗？那小百姓更无论了。可见教孝是没有效力的，要防制人类残害他人，总要把残害的根株拔去才兴。那私有制度和金钱万能，便是残害的根株了，所以我以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解决万有问题的钥匙，除了社会主义，是甚么都不行的呀！

现在的社会状况；有心人当然不能满足，想设法去改革它，然而改革社会，当然要从“新”的路上走，不能从“旧”的路上走。因为世界是进化的，是新新不已的，若讲复古，便是违悖进化的公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所以“人心不古世道衰微”的话，完全是要不得的呀！

我最深恶痛绝的，就是现在一般的文丐。他们为饭碗问题而做小说，就安安稳稳做你的小说罢了。他们一定像煞有介事，戴起韩昌黎卫道的面具来，见了新的学说，拼命的反对，无理由的乱骂，他们究竟晓得些甚么东西？反对“非孝”的人，他真能尽老派的所谓“孝道”吗？反对“自由恋爱”的人，他能不吊膀子，不轧姘头吗？反对白话文的人，他文言文能够做得好吗？这一类的朋友们，我说他

"乱叫"，我看并不是过火，这是客气一点，实在是"狂吠"吧!

以上一大段，是普遍讲的，就可以答复B君的疑问，B君以为怎么?

积极和消极，晋〔进〕取和颓丧，实在就是"新"和"旧"的关系。譬如看见张欣生杀父，在"新"的人就可以断定是家庭制度和财产制度的万恶，旧礼教的破产，一定要主张改造家庭，废除遗产，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那不是积极和晋〔进〕取的主张吗?在"旧"的人看到了，就要联想到复古，但复古是没有的事情，而且古时代也不见得没有杀父的把戏，那商臣熊踬，主父产卵，不还在春秋时候吗?那么除了消极和颓丧就没有思想了。还有12年来国事的扰乱，在"新"的人看起来，认定辛亥革命没有彻底，一定要求进一步的解决，那就是积极和晋〔进〕取。在"旧"的人看来就要疑心共和国体不合于中国。但袁洪宪已经失败，张大辫也会倒晦〔霉〕，总不能再盼望帝制复活，只有望古遥集，神弛于唐虞三代，而不晓得画饼之不可以充饥了。那不就是消极和颓丧吗?总而言之，"新"的是有主张，有办法，"旧"的是无主张，无办法——他们或者也有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办法，但是学理上都是不通的，所以其效就等于零——我前天劝A君，就是请他摆定"新"的念头，不要再做"旧"人，不但做小说如此，做人也要如此。不晓得A君以为怎么样?

对于做小说，我是绝对的外行，而且向来没有做"小说家"的志愿，所以没有稿子可以请教。不过我的主张，以为"小说家"是不容易做的，要有相当的修养，文学和科学，都要有些程度。因为小说是发表理想的工具，宣扬文

化的机关不是可以胡乱做的。倘然是出风头而做小说，或是茶余酒后无可消遣而做小说，他的小说的功用，也只好供人茶余酒后消遣之用，那就无价值无意识的很，不如不做为妙了。两兄以为对吗？

一二·一九夜·于金镜湖头

（原载《新盛泽》报）

与徐蔚南书

亚子先生:

来示敬悉，中秋日你们饮酒赋诗谅多雅兴。

8月18日的钱塘潮是名满世界的。我几次想观看一次奈无机会。今番，我在绍兴，这机会再不肯被他滑过，于是在17夜间和3个朋友特地雇了1只大船开往西兴去，次日11时到江干，吃过饭，化〔花〕了几块大洋钱买了观潮社——临时的观潮凉棚——里座子。到了下午看客愈聚愈多了，岸上几十个的凉棚坐的满满，凉棚的四周、沙滩上也满是人，武装的丘八先生威风十足地巡行。潮水的吸力果然不小呢！下午3时许，江面上远远地来了3只白地红漆的大船，船桅上插着1面红旗，船梢后拖着1只小船也是红色的，驶了过去，又驶了还来，我在望远镜里瞧着，十分美妙，简直是梦里的"幸福之船"呢。4时30分远地里卷来一线白光，顿时间沙滩上的小孩齐声喊起来，一种空泛而渺远的喊声，我知道潮要来了。我心中想立刻有数十尺的高潮要飞跃过来了，欢喜充满了我，希望充满了我，岂知那卷过来的潮水仅润湿沙滩的一半，一会儿就退了，这是"头潮"，我心中想象第二次或许有高潮来了，那道来的和第一次一般无二。糟糕！糟糕！鼎鼎大名的钱塘潮原来如此！

观潮既给我们失望了，我们就上杭州去！

人生的确是为吃的，不是吃为生的；因为我们到了杭州，肚子饥了，我们就上杏花楼去吃饭。我们的吃法简直

是现在最时髦的德国狂飚运动家的样子。我们先吃一瓶啤酒，后来上四五样的菜来，不到5分钟，竟被我们如狂风一般卷入肚里了，你想这不是狂飚吗?

夜间月上时，我们雇了一个划子在西湖里逛一会，我们先到“三潭印月”，我觉得月夜的西湖比了朝阳的西湖美妙十倍。微微的风，闪闪的光，欸欸的声，真艳丽凄绝呀！这种境地送了我们多少诗兴，老兄能做最好的旧诗，我却不能，我只能做最好的最新的未来派诗给你看，诗如下:

月光，星光，水光。
虫声，鸟声，叶颤声。
残荷，桂香，草味，
流星，犬吠，齿痛。
沉默，微笑，桨声。

19日我们去游北山路，我们登上初阳山，我们又登上北高峰，自上午7时起直至下午7时，两条腿子没有一刻停顿过。但是我们多少快乐呀！我们爬上树去采新鲜栗子吃，怪好吃呢！我在灵隐山下弥陀大像的身边，我的手按在他肚皮上拍了张照。我们登上北高峰时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山时是一跳一跳的飞奔，快极了，快极了（第一个快字和第二个快字是两种意义）。

在北高峰顺应庙墙壁上又得了一首绝妙的好诗，系江苏第三女师高级学生所作。诗如下:

“余登高峰若逢天，遥望钱江在目前。
财源本是门中浊，福气却从心上来。”

好一首“即景感兴”的妙诗!

从灵隐还来，走到茅家埠，雇了一个划子还旅馆去。

划船的是兄妹两个。他们一边打桨一边谈笑，真正得意呀！那时我脑中来了一个观念，我想也买了个划船，叫我的诺娜同到西湖里来做划船的生意，我们和他们兄妹一样也是一边打桨，一边谈笑，在这风月无边的湖上过我们幽静的生活。亚子兄，你想我念头转差吗？但是想呀！假使真的能够做到这划船生涯，我们的生活多少艺术化，多少新鲜，多少神圣，多少美丽，多少诗趣，多少自由，多少活泼呀！

一写写了这许多，害了你费去许多可贵的时光，罪过！罪过！此祝你好！

弟徐蔚南　　10月1日

蔚南先生是文学家。这一封不经意的信，也充满了文学的趣味，所以我把他介绍在《新黎里》上面，爱好新文艺的人们，都请来欣赏吧！

亚子

（原载《新黎里》报）

亚子兄:

已两次了，我将耳闻目见的怪现状写成长篇累幅的信要寄给你。但是写好后自己一读觉得太没意思了，于是撕去了。这封信是 1923 年最后一回的通信，请你允许我写下面几条说话:

（一）我很感谢你很快的将邃轩赴沪做事的消息先报告我。

（二）吴梅村说"脱屣妻孥非易事"真不差，不特他因此而做"贰臣"，就是如此间掀动风潮的五中旧教员也是为此，总之狡者为此做坏事，弱者因此潦倒。

（三）我心里感着非常的寂寞（寂寞是常常感到的，不过这几日尤甚。寂寞并不是消极）。

（四）梦想到法国去。

（五）金华俗语说:"赚得绍兴钱，便是活神仙。"我今年做了半年神仙了。

（六）圣诞节小说可投入《新南社》，待第二或第三期集稿时寄奉如何?

（七）此地同事虽已有走者，但张王李周刘等人大约须待至一月十四五后才散。

（八）我待此地完毕了，将行李送到家后，立将赴上海一次，看看你和力子先生以及我的小朋友。

不写下去了，谨祝你好并贺 1924 年的幸福

弟徐蔚南

一九二三、十二、卅一

（原载《新黎里》报）

蔚南:

你1923最后的一封信，我收到时，已经是1924年1月2日了。

"脱屣妻孥非易事"，不错！不错！真正不错！五千元卖人格的猪仔，对于"妻孥"两字，多少地受些影响……

补救的方法，我有两个主张：一个是彻底的，恋爱自由，儿童公育，把妻孥的本身打破，便再也不生问题了；一个是不彻底的，娶妻要拣有自立能力的女子，倘然遇不着，情愿不娶；生儿女先要预备教养的经济，倘然预备不宽裕，情愿不生育。

"脱屣妻孥非易事"你以为是指"养家活口"而言，我知道你这个意思。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没有家就无需养，没有口就无需活；一个是家与口能自养自活，用不着去养他活他……你以为对吗？

亚子　一、四、

上面的十四行文字是从亚子寄给我的两封信里摘录出来的。

养家活口这件事，实在是古今社会上惟一的最大的问题，无论哪一个人都为这个问题怀着闷烦，无论哪一个人都想解决它或补救它：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有多少学者洋洋洒洒写了不知多少的纸，唇疲舌焦不知说了多少的话，都只为得这个养家活口的问题。

亚子对于这个问题虽只有寥寥数百字，但的确已握着这个问题的核心了。所以我特地录他出来载在《新盛泽》上介绍给诸位读者。他的信颇长，不过关于"养家活口"问题只有这几行，其余的论及他事，故不备载，请亚子先生

和读者的原谅！

蔚南

（原载《新盛泽》报）

致许豪士

1924 年 3 月 1 日

豪士[①] 先生:

二月廿七日信收到。

我不但主张开明专制，并且主张武力统一（新民国杂志第三号戴朝震君的《今后政治改革之途径》一文，我很赞成），你道怎么样?

汪精卫先生说:“富贵功名之念，放僻邪侈之为，阿谀逢迎之习，士君子平日所不以存之于心、不屑宣之于口者，而于诗则言之无恤。”这几句话讲旧诗的坏处，是很不差的，不过他不主张新诗。他又说:“所谓新者，新其意境乎? 抑新其格律声色乎? 果新其意境，则格律声色虽无变其旧何害，若徒新其格律色而已，则所谓逐末者也。故诗无所谓新旧，惟其善而已。”这几句话我却不很赞成。我以为要做旧诗，必不能不多读古人的作品，而古人的作品内，所谓“富贵功名之念，放僻邪侈之为，阿谀逢迎之习”，差不多开卷即是，那又如何是好呢? 所以我对于旧文学，第一层嫌他内容太坏，而第二层是嫌他不容易做，不容易懂，就是不容易民众化，你以为对吗?

旧文学对于两性关系，一方面提倡烈女节妇，一方面又提倡才子佳人，甚至多妻狎娼，都以为美谭，这是最不

---

①豪士—许豪士，新南社成员.

好的地方。至于"秽亵的描写"不特旧文学有之，新文学也恐不免，或者西洋文学家也许有这种倾向，那又当别论了。

我前年刻过一部《乐园吟》是旧诗，里面有几首想用旧格律旧声色来发表新思想，不过究竟不大便利，而"放僻邪侈"四个字，又是免不得的。我停几天想找一部送你，请你判决我的罪案，好吗?

《新中国党旨趣书》已见，我觉得不能满意。所谓"新中国主义"者，究竟是什么东西?太笼统了，"咸宏中国魂(咸宏两字有点费解)，极用泰西制度文物"，恐怕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嫌疑。"忠恕之道，勤俭耐劳之性"，虽不能包括二十世纪做人的本领，大概还不差。"治国平天下之经"一句话，却太旧了(中国式的治国平天下，现在恐怕用不着)，我颇怀疑于发起人的宗旨是陈腐的，不是崭新的;他的气味，是保守的，不是进取的，你能够解释我的疑团吗?

还有，他说"新中国主义以世界第三文明自信"，不晓得他所谓第一文明第二文明，还是指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还是指西洋文明的印度文明?请你告诉我!

再会!

亚子

一九二四、三、一夜

(原载《新黎里》)

与任梦痴书

1924 年 3 月 3 日

梦痴[①] 兄:

来信收到。你在《半月》上面做小说，问我先赞成不赞成，老实回答你说，我是不赞成的。

上海的小说家，大多数是文丐。他们一点学问都没有，一点道德都没有，却横七竖八，来反对新人物，反对新文化，一开口便是冷嘲热骂。这种情形，是我所深恶而痛绝的。《半月》的内容，我没有见过，不晓得他究竟怎么样？不过看他在各报上告白里面所载的人名，那几个鼎鼎大名的上海小说家，差不多都是我上面所描写的人物。那末，他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胡寄尘[②] 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思想，在半新半旧之间，我不能够承认他是十分正确。他的人品是不错的，不过常常在一般文丐里面来往，我的确不赞成。大概他家累太重，为经济问题而做小说，是不得已的事情。至于你的境况，大概和他不同，平白地把好名好姓，夹杂在一般文丐当中，我看实在是不值得，我劝导你赶紧洗手为妙！

还有一句话，我以为做小说的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

---

①梦痴——任梦痴，新南社成员。

②胡寄尘——胡怀琛，字季仲，号寄尘，安徽泾县人。曾任商务印书馆、上海市通志馆编辑。

思想家和艺术家，他脑子里充满了高尚的情绪，美妙的描写，不能自已而做小说；一种是文丐，他为了金钱主义而做小说。至于你呢，修养既未成熟，经济又未必到文丐的地位，那何必把有用的光阴，白费在无聊的笔墨中呢?

青年的人，负着改造国家的使命，责任是很重的。我以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应该着意研究，再有空闲的工夫，可以看看正当的杂志和周刊(《新青年》、《前锋》、《新建设》、《新民国》、《向导周报》、《中国青年》，都是很好的作品)。至于小说，实在可以不看，非但可以不做。这是我对于你根本的劝告，你能够容受吗?

我是一个粗直的人，不会说客气话。承你下问，不敢不直说，请你不要动气!

这封信我不预备发表，所以没有留稿子。倘然你主张发表，请你看好了仍旧寄还我!

再会! 祝你努力进步!

亚子

一三、三、三

(原载《新黎里》)

亚子兄:

你的信收到，你对于我问你的问题，回答得十分使我钦佩！我下次再也不同那海上的文丐往还。不过我要声明一句，我的喜欢做小说，并非具有你说的心念，也不是为名的，的确也有纾情的地方。你莫笑我是夸张啊!

我日常喜阅报章，遇有感触的地方，间或要做几篇小说，写几句诗，总想减少点寂寞，因为我的学校生活，同别人迥然不同。我在学校里，没有几个知己的友人，也没有几个同学来同我相友，或者也因为我的人生观同人家不同。

你给我的信，寄上请你发表，因为和我同病者很多，就我的朋友方面讲，已有好多人，看见你给我的信，或者也可以象我这样的觉悟，对吗?

我常常蒙你提携，实在使我敬你的心又加深了好几度，想来想去，总没有酬报的方法，只好祝你身子日日地康强，永远的提携我!

再会!

梦痴。3 月 4 日

（原载《新黎里》报）

与赵光涛书

1924 年 4 月 16 日

亚子先生:

信收到了! 梨花里没有花，真真辜负这个好名子! 说起扬州，真有点儿不差，虽没有李商隐杜牧之那般诗人泳的那么好! 可是小金山呀，平山堂呀，长堤上的春柳，瘦西湖里的绿波，已足令人心醉了。我第一次——1922 年的初夏——来游扬州有诗记他，足见我对他的爱情了!

也会梦绕到扬州，十里烟波作胜游。

回首小金山上望，夕阳无语送归舟。

唉! 那知小别经年，现在又作朝夕相处的好友，真是有情人都成眷属了。闲言少叙，我且报告您，扬州究竟怎样的好? 第一有水，第二有山，第三有历史的价值。山水因人而有永远性，人却也因山水而相得益彰，所以这是相因相成的。您倘若坐了一只船在运河里走，远远的便看见一座高塔，高度不减北寺塔，宏壮却过之，那便是扬州城的一个好标识。扬州城并没有什么多希奇，顶可人的在北门外，那儿有梅花岭，岭下有史阁部的墓，前些日子，梅花开得盛极了。岭前有水直通瘦西湖，沿岸有香影廊，绿杨村，再湾湾曲曲便到了金山，两岸全是绿柳，小金山三面环水，有亭有厅有茶座，再过便是法海寺，再过便是五亭桥，因为一个桥上有五个亭，好象蝴蝶儿。再过便是平山堂，在船上远远可以看见廿四桥，可惜已残破只余二桥

了。平山堂在蜀冈上，和镇江金山平，所以叫做平山。上边有庙，庙后有欧阳文忠读书处，六一遗风只余空亭而已。下边还有天下第五泉，园子大多年久失修，真是可惜的。我说了一大片，我问您说："扬州究竟好不好呢?"

话说得杂乱得很！可是你近来作么生呢？完了再会。

敬叩您好！

小弟光涛手上。4月16日晚

赵光涛君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他是一个热烈的青年，并且长于文艺的。我读了他这一封信，以为足抵一篇广陵游记，所以介绍在这儿发表。爱读新文艺作品的同志们！大家赶快来赏鉴吧！

亚子附记

（原载《新黎里》报）

与郑　芳书

亚子姑夫:

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因为我近来大发游兴，什么星期日，放假日，都是我游山的佳期。我一连游了许多山，什么白雀啊，云樵啊，玻璃山啊，都给我游遍了。我觉得天地间的神秘，好象都聚集在这些山里似的。那时自然界的一切，都映在我底眼帘中了。那些葱青酝郁的嘉乐奇卉，纷披震荡的流水飞泉，迂迴曲折的山路，峭峻凶险的石峰，牵人肩袖的荆棘，芳香可爱的野花，都一一披露，介绍些无尽藏的美和真。神秘呀！莫测夫天然的奥妙啊！

我正在游兴勃勃的时候，学校里忽然举行考试，我不得不抛弃了游兴的雅兴，略略的预备些功课。过了一星期，各种功课虽然考完了，可是我的精神，已经疲倦到极点。病魔在这时候，就和我做了一星期的朋友。可恶的病魔呀！你真是人间蠹虫！

我平日常常想写信给你，可是我提起笔，却又写不出一个字，我不知应该从那里说起。我无目的地和你乱谈了一下，请你原谅我耽搁你的光阴。再会！祝你健康！

佩宜姑母代候！　葆姊芹妹候候你们二位！

侄女芳上　　星期五

（原载《新黎里》报）

芳侄女①:

接到了你给我的信，感触着你思想的超旷，文笔的美妙，真使我惊喜欲狂呀!

一年多不见你，不料你在文学上如此的突飞进步。古人说得好,“士别三日，刮目相待。”真真是不错的呀! 我敢大胆地说，你是有文学底天才的。不然，十三岁的人，怎会有这样的作品呢?

你的病好了吗? 我祝你珍重身体，努力从事于文学的修养!

葆姐、芹妹都好吗? 永叔、莘弟近来看见吗? 请你替我们俩多多致意!

有暇的时候，盼望你常常写信来! 再会!

亚子

一三、四、二七夜

(原载《新黎里》)

---

①芳侄女—郑芳，郑咏春女儿。

致吕天民

1924年6月16日

天民[1]兄:

来信收到了。你攻讦新诗的论调，老实说，我是绝对反对的。

你说:“既叫作诗，无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或长短句，总应该有相当的音节。”这音节还是指平仄？还是指押韵？倘然指平仄，那末古诗不讲平仄的很多（就是你的《社会不平鸣》，也是没有甚么平仄做规范的）。倘然指押韵，古诗也有不押韵的。那末你所谓“相当的音节”，究竟是指甚么呢？

你说:“新诗满纸都是姐呀妹呀花呀叶呀，其立意无非害单相思病。”那末旧诗中就难道没有这种作品啊？《离骚》的香草美人，又是甚么东西？倘然说是寄托，难道新诗就不许有寄托吗？又难道“单相思病”是旧诗的专利品？在旧诗里面可以受人恭维，而一移植到新诗里面来，就当然要受人攻讦吗？我以为太不公平了。

旧体诗可以运用新学理新事物，难道新体诗反而不能吗？我以为诗的格式是一个问题，内容又是一个问题，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时下的新诗，也许有浅薄无聊的作

---

①天民——吕志伊，字旭初，号天民，云南思茅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南社成员。

品，总不能归罪于新诗的本身呀!

你的新游仙诗五十首，我去年早看见了。我以为就旧诗论旧诗，是瑕瑜不相掩的作品，你以为如何?

你的《社会不平鸣》是我加上新标点交给力子[①]的。一来是我爱他的思想很好，再来我觉得这首诗的格式是可以算它新诗的。因为在旧诗里面，这种样子的诗，是很少见的呀!

你反对新诗用"呀的吗呢"，其实"呀的吗呢"就是"之乎者也"，有甚么爱憎之可言?"之乎者也"是向来不用入诗的，然而你这首《社会不平鸣》里居然用了。那末为什么有理由可以反对人家用"呀的吗呢"呢?

你的"箴新青年谐诗"，我也不赞成。你反对"姐呀妹呀"，是可以说有相当的理由的，不过第一个要反对屈原，你反对"他的你的"却太无理由了。你没有说明"他的"底下是甚么?"你的"底下又是甚么? 如何可以武断地反对呢? 末两句"世间何物真吾爱? 扬子江中大小姑"，和"箴青年"的意思，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简直不懂。我有一句忠告的话，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你以为如何?

溥泉[②]反对青年文学专讲恋爱，我是相当赞成的。他反对白话文，我却不赞成了。精卫[③]是赞成白话文而反对白话诗的，我也不以为然。我以为我们自己欢喜做旧诗，尽做也不妨（我自己就是只会做旧诗而不会做新诗的一个

---

①力子—邵力子，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当时主持上海《民国日报》。
②溥泉—张继，字溥泉，河北沧县人，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③精卫—汪精卫

人)。至于自己欢喜做旧诗，或者是擅长于旧诗，而就反对新诗，那未免是太专制了。

总之，我的主张，文学是善于变化的东西，由四言变而为五七言，由五七言的古体变而为律诗，变而为词，再变而为曲。那末现在的由有韵诗变为无韵诗，也是自然变化的原则，少数人的反对是没有效力的。你以为如何?

话太多了，不讲了。再会罢!

祝你努力于革命的文学，(是你所谓新其意思)和文学的革命。(是你所谓新其体格)

亚子

一三、六、一六

(原载《新黎里》)

致周人菊

1924年7月13日

人菊[①]兄:

来信收到。你因为有老母在堂，不能远出，就在本乡办事。我以为是很正当的。

议员也是人做的（除却北京的猪圈是例外）。只要你能够不忘记三民主义，不忘记自己的良心，放大眼光，保存人格，也许可以做一点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就是我对于你和雪抱[②]两人的希望了!

万一你们不能如此，而堕落到猪仔的生活，那末我同你们只有割席的一法。你不道我火气太大吗?

雪抱兄处请代致意!

再会!

亚子

一三、七、一三

（原载《新黎里》）

---

①人菊—周伟，原名伟人，字人菊，江苏淮安人。南社成员。
②雪抱—张冰，字雪抱，江苏淮安人。

与任梦痴书

亚子先生:

我想你在5月3日前到了黎里。

孙先生的追悼会，热闹吗？有特殊的地方吗？我和几位朋友送的联，收到吗？

我对孙先生死后，稍为有些感慨:

天欲亡中国，
不必有国父之生。
天欲与中国，
岂应有丧父之痛？
呜呼，死虽死，
言犹在耳——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须努力！"
后起同志，都能竟先生未竟之志，
死者亦含笑泉下！

亚子！我有这感想，你以为对吗？大概也是普遍的感想，终要诚恳的做上前去才兴！

现在有一部人反对，那是不要紧的；华盛顿死的时候，何尝非如此呢？华氏到了现在，无穷美名，遍扬全球；停了几年，中山先生何尝非若是呢？

吴江冷很思念你，他希望你此间来玩；我，吴，心隐，和陈家庆，都能同你游玩。你可以来吗？欢迎你的人，或者还有。苏州到此地，还时间不多，倘若恐怕寂

寞，请啸岑同来。

再会！

梦痴　1925年5月8日

梦痴兄:

来信收到。

你把华盛顿比孙先生，我以为不对的。华盛顿死的时候，倒不见得有人反对他，然而华盛顿如何能比孙先生呢?

华盛顿的好处，只是“不要做皇帝”。孙先生却自有他伟大的理想，伟大的主义，伟大的学问，伟大的事功。讲到他“不要做皇帝”的好处，真是渺乎其小了。华盛顿如何能比孙先生呢?

假使孙先生的理想和主义，也同华盛顿一样的简单，辛亥成功以后，不再过问国事，不再从事革命，现在必定不会有这一部分人的反对。然而孙先生情愿受一部分人的反对，不能过华盛顿这样简单的生活。杨杏佛① 同志说得好:“孙先生是薄华盛顿而不为的。”真正是不错呀!

从前的革命党，大概思想简单。象章太炎② 一流人，只讲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为排去满洲，就把民族主义达到了。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却主张“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容许蒙古自治)，中国民族在世界上独立自由(所以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那岂是讲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所能了解的呢? 孙先生不但讲广义的民族主义，而且还要讲民权、民生。你想，华盛顿除了“打败英国人”，“不要做皇帝”两桩事情以外，连解放黑奴都要让林肯来做。而孙先生一下手就是三民主义，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一下子解决，华盛顿如何能比孙

---

①杨杏佛——杨栓，江西清江人。南社成员。孙中山逝世，杨任葬事筹备处总干事.

②章太炎——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时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习.

先生呢?（章太炎说孙先生功业逊于明祖，他大概笑孙先生做不成皇帝，这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流毒。他心中目中，只有一部二十四史，那里晓得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事功，还有人物？你把华盛顿比孙先生，大抵也是只看到过去人物，而没有看到现在和未来人物的缘故。你以为对吗?）

我主张现世界人物能和孙先生相提并论的，只有列宁。列宁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革命的指导者，同时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好友。孙先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指导者，同时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好友。（中国如果能够依着孙先生的指导，脱离次殖民地的关系，印度、朝鲜、安南、缅甸、爱尔兰、菲律宾一定继起革命，世界上帝国主义的国家，一定完全打倒，农工阶级一定可以获取政权。）列宁死了，帝国主义者和旧俄的白党，拍手相庆，加以咒骂。现在孙先生死了，情形又何尝不如此呢!

我现在整理党务，忙极不堪。啸岑建筑校舍，比我更忙。承招南京之游，实在不能如命。我想等孙先生遗体在南京安葬的时候，一定约几个同志前来恭送，那时候，我们同到紫金山上去尽情一恸吧!

再会!

亚子

一四、五、一一

（原载《新黎里》）

与汪大千书

1925 年 12 月 8 日

大千兄:

来信收到，甚么×××严查国民党，我一点也没有希奇，我们是革命党，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须知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所谓鸟官僚者，又是军阀的走狗，帝国主义是他们父亲的父亲，我们要打倒这鸟官僚父亲的父亲，他这十七八代灰孙子，如何能够不发极呢？所以他们禁止教员学生入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甚而捕杀国民党，把国民党来满门抄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一点也没有过分，一点也没有希奇。大千呀！你不怕杀头么？倘然怕杀头，赶快出党罢！哈哈！

再会！

民国十四、十二、八日夜，亚子。

（原载《新盛泽》报）

亚子先生:

你说的话，我很赞同，很佩服。

一个人的死，原有泰山和鸿毛的分别；换一句话：做强盗式的军阀为帝国主义而被杀，做走狗式的官僚为军阀穷凶极恶而被杀，那是等于鸿毛；至于恶绅劣董为军阀的十七八代的灰孙子做走狗而被杀，那真是等于鸿毛的鸿毛，死得不值半文钱的呀。

为了国民革命而被杀，为了三民五权而被杀，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而被杀，为了打倒军阀而被杀，那是等于泰山；以尽革命的义务，又尽主义的本份，所以为了主义而牺牲，那真是泰山的泰山，死得欢天喜地的呀。

因了以上的话，所以我和同志们都不怕杀头，但是时时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头，继续成功我们革命的事业；

至于鸟知事的父亲的父亲和帝国主义的十七八代的灰孙子，他们未必欢喜杀头，但是时时有头可杀，终究要为我们所杀掉的。

谁能杀谁的头？惟有用了三民五权主义来杀人的头，能操左券，这是为公理所承认，也是天经地义的不二法门。

亚子呀！我们既不怕杀头，要成功革命的事业，还望大家伸长了头颈，预备了上好头颅去抵庄为军阀的父亲的父亲和他的十七八代灰孙子来杀罢，但是未被杀的以前须得拿了中山主义去努力！冲锋！前进！爽爽快快地杀他们个精光。　　敬祝　为国民革命而被杀！

汪大千，十四年，十二月，十日於盛泽。

（原载《新盛泽》报）

磨剑室诗集一

(1907 年)

思　　量

思量赵瑟更秦筝，
哀乐中年写不成。
一掬伤心南渡泪，
几曾揽辔事澄清。
呕心可有　弘血，
剪纸难招屈子魂。
不是汪潭摇落柳，
也应愁杀晋桓温。

读　史

呜咽笳声怨，
南朝王气消。
赤乌吴正朔，
黄犊汉歌谣。
胡运百年永，
楚风三户凋。
招魂何处是，
江汉水迢迢。

（原载《南社丛刻》第二集）

磨剑室诗集二

(1908 年)

为高慧云作

故人君剑别三年矣，
忽从慧云处以一诗见示，
固知灰烬余生尚不忘此有情世界也，
赋此答之。

西郊麟凤露因日，辟支
东海龙蛇去国时。铁郎
回首汨罗江上望，
凄凉汉帜剩偏师。

鼙鼓关山两地愁，
伤心往事付东流。
如何万劫千生后，
北海犹能念豫州。
楚尾吴头怨别离，
思量握手杳无期。
湘江波浪深千尺，
不及多情寄我诗。
樂下琴声苦未工，

怜才何意到焦桐。
平生自被儒冠误，
附后难悬两石弓。

（原载《南社丛刻》第二集）

磨剑室诗集二

(1908 年)

题留溪钦明女校写真，为天梅作

友天下士，不肯落落埋姓氏。芒鞋踏遍富山
来心未死。春申江上舞台开，鹿儿私塾多英
潮一澎湃，白虹堕地声如雷。高生此时不得
望乡关去。端居郁郁苦无赖，雄心聊试牛刀
校建钦明，从此文明教化行。绛帐不辞秦妇
作鲁诸生。一幅图成索我歌，我歌岂与君殊
等夙所慕，贻讥半教理则那。娲皇炼石曾补
女无颇偏。扶阳抑阴谬论起，女权扫地三千
出等刍狗，笈凤囚鸾亦何有。遂令天下女子
作牛马走。百年苦乐由他人，我闻此语心怦
趾岂异类，燃萁煮豆诚何心！物穷必反剥极
雨争接触。十年以还议论新，阳和煦气回荒
针近若何？我言不畏人讥诃。良妻贤母真龌
忝勤揣摩。他年亚陆风云起，兰因絮果从头
我民族魂。红颜夺尽男儿气。高生高生如汝真
色小不足君回旋。愿君孟晋益孟晋，造福女界
不见，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安知韦露、
为图中一见之。

蝶恋花　忆燕和慧子韵

诉尽相思千万语，
唤汝归来，
认取前游处。
最是关心伤别绪，
去年今日寻春侣。
莫怨江南芳讯阻，
有个香巢，
无恙还凝佇。
阅尽沧桑深尔许，
似曾相识浑怜汝。

点绛唇　夜雨遣恨和慧子韵

雨雨风风，
遮断春光浑太易。
问天何意，
只管昏昏睡？
侬是愁人，
忍听愁声坠。
且休记，
埋愁无地，
多半伤春泪。

（原载《南社丛刻》第三集）

忆亡友朝露次残梦韵

数尺孤坟草自青，
白云原上恸严陵。
西台争似凌风阁，
汐社当成许剑亭。
此日精魂依蜀帝，
他时腐草吊隋萤。
天荒地变心难折，
其奈沈沈梦未醒。

忧心乙乙似抽丝，
且自挑灯读楚词。
芳杜离离谁与采？
荷衣叶叶总相思。
绕弦风雨号长夜，
触笔沧桑记异时。
慧业祇今论不朽，
一编珍重护遗诗。

吊杨笃生先生

曾把心香燕到君，
亡秦三户识雄文。
洞庭秋色连天暮，
沧海哀涛匝地闻。
舍石岂忘精卫恨，
怀沙空怅楚江云。
故山何处堪埋骨？
未忍生还入国门。

（原载《南社丛刊》第五集）

题亚子分湖旧隐图

十年湖海丐余生，
甘向烟波隐姓名。
唱到晓风残月句，
人间尚有柳耆卿。

乡村风雪未开梅，
驿使无端索笑来。
寄语河东漫多事，
老渔诗句旧时裁。

野乘风骚孰主持？
蒹葭秋水渺予思。
夕阳红界汾南北，
一样湖堤小立时。

斋头柿叶绿纷纭，
旧梦胥山隐白云。
消受此乡烟水好，
移家转笑郭灵芬。

（原载《南社丛刊》第十三集）

楔湖诗拾补

汝　晟字思成号耕隐晟弟

送吕菊逸考满觐京

桂子风清雨乍收，　弟兄留恋且维舟。
阳关不忍歌三叠，　祖席须倾酒一瓯。
苹蓼满汀供别意，　江山万里入吟眸。
致身正值升平日，　好竭忠诚赞圣犹。

汝　昂字思敬号归隐晟弟

前题

垂虹开祖席，　去客且停骖。
惜别吟难就，　多情酒易酣。
雨晴山拥翠，　风静水拖蓝。
此去金台上，　功名在笑谈。

汝　谟字行古一字惟静晟子

前题

殷勤饯别上皇州，　桂子飘香值暮秋。
此去观光承宠渥，　肯将尺素寄来不?

(原载《新黎里》报)

岁寒社诗七集

岁寒社第一集即事

来复生机转一阳，岁寒松柏郁青苍。
招邀豪俊开诗国，整顿河山入酒觞。
正朔南天新宇宙，云霓北地旧壶浆。
书生尚有如椽笔，待奏铙歌下建康。

岁寒社第二集

裙屐翩跹集俊流，缤纷彩凤间苍虬。
三山五岳钟英气，酒国诗肠足壮猷。
松柏后凋期晚翠，云天高谊动新愁。
西华葛帔终堪念，多谢群公借箸筹。
（时酿金助亡友万纪常君遗族）

岁寒社第三集精卫招饮孙先生别邸

一老南天国父尊，喜留别邸在江村。
布衣昆弟能延士，椎髻妻拿并款门。
柏酒椒盘新历象，黄旗紫盖旧乾坤。
何当北伐功成日，重为先生奉玉樽。

岁寒社第四集心抚心侠招饮

击筑悲歌动白虹，苍生涕泪酒杯中。
金门大隐怜方朔，更始遗臣数敬通。
入座英豪寰宇选，出山霖雨几时逢。

朱家风谊今还在，旗鼓真堪角两雄。
（余与凤蔚斗酒颇豪）

岁寒社第五集

酒人一散已如云，壁垒重开此日亲。
要与长松争晚劲，莫随飞絮惜余春。
新猷岭表风云壮，故国江南羽檄纷。
惭愧平生百无似，老狂差近灌将军。
（谓元旦骂座事）

岁寒社第六集兰皋招饮

衔泥冒雨开新局，卜夜张镫纵酒来。
冯衍何人能猖獗（心侠拇战倾一座）
朱云豪气渐衰颓，（凤蔚饮少即去）
海天苦念乘槎客，（精卫仲恺右任楚伧伙山均南渡）
臣里新看绝妙才，（蔚南初预斯集也）
更喜主翁情谊重，桃花潭水抵深杯。

岁寒社第七集

南都急足走征轺，湖海元龙复此宵（巢南自白门来）。
敢诩主宾都俊物，稍怜琚珮逐春潮（香凝璧君归粤东忏慧景秋返浙西孟芙亦掩关不出）。
词华曹沈堪欣赏，（纫秋七襄）
意气朱冯未寂寥，（凤蔚心侠）
太息奉嘉缘病妇，当筵对酒不成骄（余以妇病申止酒之约）。

（原载《新盛泽》报）

题岁寒图诗三首

题岁寒图

沧海横流今已矣，居然有此岁寒图。
眼中朋旧谁人杰，劫后江山半酒徒。
贱子生涯殊自惜，群公动业谅非孤。
抚膺独有丹心在，谁荐雄文奏上都。

乞沛平绘江楼秋思图诗以将意

鸿光敢便拟前贤？皋庑居然赁一椽。
玉宇琼楼涵并影，药炉茶灶袅双烟（佩宜以养疴驻沪）。
红桑海底今何世，翠袖天寒瘦可怜。
乡梦一宵无着处，剩持图画托婵娟。

乞香凝孟芙绘江楼秋思图

已有丹青重皖湖，更持绢素托何吴。
好教鼎立称三杰，绝胜功成泛五湖。
椎髻鸿妻原鲁钝，赁舂皋庑未模糊。
词宗更擅徐陈笔（谓忏慧亨利璧君），愿与留题遍画图。

（原载《新黎里》报）

罗星洲题壁

八月十日，党人招饮桐花里之罗星洲，见菡萏一枝，颇涉遐想，盖有感于百年以前民族革命家白莲军女首领之故事也。适金士铜、朱秋岑、李百书、沈惜粹诸同志索诗题壁因口占一截句贻之。

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蒹葭足溯洄。
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半为美人开。

（原载《新黎里》报）

桐花里重晤亨利赠以一律

亚　子

劳农革命卢森堡，　民族牺牲秋瑾湖。
期汝千年宁早计，　忍拼一割始良图。
匈奴未灭家何以，　祖国为夫论岂迂。
愿赠金刀三十六，　扫除闲恨似摧枯。

（原载《新黎里》报）

追悼孙中山先生挽联

柳亚子

树弱小民族解放先声，　列宁而还，　公真健者。
与帝国主义奋斗毕世，　斯人已往，　谁其嗣之？

（原载《新黎里》报）

挽　　联[1]

将伯岂无人，看赤旗早树劳农国。
复仇者谁氏，要黄虎大书七杀碑。

后死者柳亚子

（原载《新黎里》报）

致祭廖仲恺先生挽联

难忘畴昔周旋，南渡离筵频入梦。
所赖英灵呵护，东征义旅早收功。

（原载《新黎里》报）

---

①注：为悼念五卅受难烈士年题。

苏玄瑛正传

柳亚子

苏玄瑛，字曼殊，初名戬，字子谷，广东省中山县恭常都沥溪乡人，1884 年旧历 8 月初十日生于日本横滨。祖父瑞文，以洋务起家，祖母林氏，父杰生，嫡母黄氏，义母河合氏，庶母大陈氏，小陈氏。杰生经商日本，为横滨万隆茶行买办，居山下町三十三番地，雇日女为佣，年十九，佚其姓名，仅知为“贺哈喀”，或曰即“若子样”（才若一ホワ力）之略称，疑莫能明也。胸有红痣，杰生以为当生贵子，既与杰生私，遂有孕，别居於外。及曼殊之生未三阅月，出走不知所终，杰生命河合氏抚曼殊为子，河合氏亦视曼殊如已出，终曼殊之身，不知河合氏非其母也。时瑞文与林氏均乡居健在。黄氏生子焜，早殇，河合氏生子焯，字子煊，号煦亭，先随河合氏归沥溪。居三年，河合氏复赴日本，煦亭独留。1886 年，黄氏渡海来日本，与杰生等同居山下町。1889 年，黄氏携曼殊归沥溪，时曼殊年六岁矣。喜以纸笔涂抹状物形，睹所乘轮船，即漫画之，见者惊为绝肖。1890 年，始入乡塾，1892 年，旧历 10 月 20 日，杰生因营业失败，携两妾大小陈氏归沥溪。河合氏仍留横滨，居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盖已与杰生绝缘矣。河合氏归杰生前，先嫁日人某，生女一，后嫁为商人妇，名曰榎本荣子，见曼殊画跋中。

1895 年，杰生偕大陈氏及其所生诸女至上海；煦亭亦赴横滨，习商于表叔林北泉家；独曼殊仍依祖父母及黄氏居沥溪。1896 年，始随姑母至上海，与杰生及大陈氏同居，习中西文字。1897 年旧历 3 月，杰生以父病返沥溪。10 月 20 日，瑞文卒，年八十。大陈氏携诸女亦归，曼殊依姑母独留。11 月，小陈氏卒，年二十五。1898 年，曼殊随表兄林紫垣赴横滨，入大同学校，食宿于紫垣处，始识冯自由，郑贯一、张文渭，皆学校同学也。从兄维翰，号墨斋，亦肄业大同，与曼殊晨夕过从。煦亭则商学异途，间一晤对而已。1901 年，煦亭自横滨返沥溪。1902 年，复出，始营商业于神户，而曼殊已赴东京，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不复与煦亭相见矣。是年冬，加盟于革命集团青年会，始识秦毓鎏、叶清漪、陈独秀诸人。1903 年，改入成城学校，学名苏湜，始识刘季平，加盟于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林紫垣闻之，大惊曰："使若人为革命而死，我何以对杰生？不如杜其经济，辍学遣归沥溪耳"！曼殊无以难，乃乘博爱丸归国。维翰及张文渭走送之，大雨淋漓，襟袖皆湿，悲凉如荆轲之饯易水也。船抵上海，曼殊不欲归粤，遂登岸，留书与林，伪言自杀，使告杰生，自是亦遂与家族离隔矣。寻赴苏州，任吴中公学社教授，识包天笑、祝心渊。旧历 8 月，还至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社翻译，与陈独秀、章行严、何梅士同事。译法诗人嚣俄说部书，名曰惨社会，刊诸报端。10 月 13 日，报社停闭，与独秀、行严、梅士，共屋居，久之意不乐，取行严三十金，不告而去，孑身走香港，居中国日报馆，识陈少白、王秋湄。旋至惠州某小寺，削发为僧，时曼殊年二十也。1904 年旧历正月，居

惠州小寺，穷困不堪。值其师外出募化，窃其已故师兄之度牒而逃。师兄本南雄州始兴县赵氏子，牒名博经，字遁凡，剃度于新会县慧龙寺者。曼殊既得牒；遂俨然以慧龙寺博经自命矣。旋返香港，仍居中国日报馆，闻康有为负其党人，欲持手枪阻击之，为陈少白所阻，不果。27日，赴新福利源栈，遇乡人简世锡，归告杰生。时杰生已病甚，托简即午赴港，劝曼殊归。曼殊以囊空不愿，谢却之。29日，杰生卒，年60，父子未一面也。煦亭是年30，在日本神户，亦未归奔丧。曼殊旋至上海，访叶清漪于国学社，决意南游，周历暹罗、锡兰，始习梵文。6月，至长沙，访秦毓鎏于实业学堂，延任教务，与张溥泉、杨性恂诸人同事。学生有黄梦蓬、刘建烈、张子仲等。值华兴会事败，毓鎏出走，曼殊犹留湘度岁，至1905年暑假后，始返上海，重晤毓鎏，腰缠甚富，挥霍无之。入秋至西湖，作画寄陈独秀。旋游南京，主讲陆军小学，与刘季平同事，始识赵伯先，1906年，再至长沙，寓永福寺，主讲明德学堂，学生有陈果夫等。至芜湖，主讲皖江中学，与刘申叔同事，始识邓绳侯。旋偕独秀返日本，省河合氏，不遇。初秋重至皖江。8月下旬，偕陶焕卿、龚薇生，离芜抵沪，欲入沪南留云寺为僧，不果。9月4日复偕焕卿、薇生，至西湖。9日，自杭返沪，住爱国女学校，得英人祖梨手绩露伊斯美索尔像，10月，迁住八仙桥鼎吉里4号夏寓，实同盟会驻沪机关部也。11月22日，赴温州，旋返上海度岁。1907年旧历元旦偕刘申叔，何志剑夫妇东渡。自正月至五月，与章太炎同住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民报社，著梵文典八卷成，自为序。刊布猎胡图，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徐中山王

莫愁湖泛舟图，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于民报增刊天讨。六七月间，迁住小石川区久坚町天义报社，与申叔夫妇同寓。刊布女娲像，孤山图，邓太妙秋思图，江干萧寺图，清秋弦月图于天义报。申叔妇何志剑师事曼殊，为辑画谱一卷，欲与梵文典并付印刷，不果。撰画谱自叙，秋瑾遗诗叙，海哥美儿氏名画赞，露伊斯美索尔遗像赞。8 月，至上海，与陈去病同居爱而近路国学保存会藏书楼，11 月 6 日，东渡日本，访旧友张文渭于东京神田区某下宿屋。1908 年旧历正月，寓神田区猿乐町清寿馆，旋入横滨病院。2 月住鞠町区饭田町天义报社，欲入真宗大学，修习梵文，未果。译阿输迦王表彰佛诞生处碑。文学因缘出版，自为叙，3 月移寓友人处，因章刘交恶，申叔夫妇迁怒故也，4 月至 7 月，刊布岭海幽光录，娑逻海滨遁迹记于民报，8 月归上海，寓虹口华德路田中旅馆。中旬，至西湖，寓白云庵，旋至韬光庵，作听鹃图，赠刘季平，月杪至沪。9 月 13 日，抵南京，主讲纸垣精舍，译印度法护尊者达摩波罗，致杨仁山长老书二通。白零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来访。自 9 月至 10 月，往来南京上海间，晤柳亚子郑佩宜夫妇。时刘申叔夫妇归国，仍同游宴。11 月 17 日，卧病纸垣精舍，仁山长老为说马湘兰证果事。12 月 12 日东渡，与龚薇生、罗黑芷、沈兼士、张卓身，同寓东京小石川区，榜其门曰智度寺，遂留居度岁。是年 3 月 10 日，祖母林氏殁于沥溪，年八十四。1909 年，与章太炎、黄季刚、同居东京。旧历闰 2 月，蔡哲夫以英吉利莲华女士贻佛来蘗师梨诗选，展转移赠，太炎为题简端，4 月，缋文姬图，寄赠刘季平。译拜轮诗选竟，自为序。任梵学会婆罗门僧译师。侍河合氏旅

次逗子海边。8 月，返上海，晤蔡哲夫。英人佛来蒽为题画册。赴西湖，视刘季平，重居白云庵，以党人之责言，皇然走沪。9 月，拜轮诗选出版。撰英文潮音自序。西巡新加坡诸岛，遇西班牙玛德利庄湘处士及其女雪鸿。旋赴爪哇，主讲惹班中华会馆者两岁。至 1911 年旧历 4 月，始自爪哇返日本，晤费公直于东京，书彭斯颍颍赤墙靡直幅为赠。旋重渡惹班。7 月，燕子笺英译成。是岁潮音集出版。1912 年，偕许绍南，魏石生自爪哇返国，至香港，始识平智础。从兄维翰自沥溪来访，贻银五百元，摄影留纪念。迂道访黄晦闻，蔡哲夫于广州，仍由香港赴上海。旧历 2 月中旬抵沪，主太平洋报笔政，撰南洋话，冯春航谈。29 日，赴杭州，与张卓身，李一民同游西湖，偕张溥泉访陈去病于秋社。3 月 2 日，自杭返沪，缋荒城饮马图寄萧公香港，嘱焚化于赵伯先墓上。14 日，赴日本，始刊布断鸿零雁记于报端。4 月 11 日，复来上海，撰华洋义赈会观。欲重译《茶花女遗事》，未成。以师梨诗选赠黄季刚。从兄维春字静波自青岛来访。5 月初，偕马小进访刘季平，陆灵素夫妇于华泾，缋黄叶楼图。初 5 日，再赴日本。9 月 31 日，启舷返上海，欲游香港，新加坡等处，不果。11 月 5 日，抵安庆，主讲高等学校，与郑桐荪、沈燕谋、应溥泉、傅盛勋等同事。岁暮，客吴江之盛泽，主郑桐荪家。旋归至上海，与朱贡三，沈燕谋同寓南京路第一行台度岁。1913 年旧历正月，偕张卓身，李一民至杭州，住西湖图书馆。旋返上海，仍寓第一行台。2 月至 4 月，来往安庆上海间。5 月 2 日，至盛泽。26 日，赴苏州，主滚绣坊郑咏春家，与郑桐荪，沈燕谋同编汉英、英汉两辞典。欲东游泰山，不果。7 月，

偕平智础至西湖住白云庵两阅月。9月，仍返上海第一行台，刊布燕子厂随笔于生活日报，华侨杂志，撰燕影剧谈。11月下旬，至日本西京，游琵琶湖。12月，刊布《天涯红泪记》于民国杂志，并删订燕子厂随笔重刊之。7月，撰双桦记叙。8月，《汉英三昧集》出版。是岁与萧纫秋，居觉生，邵元冲，邓孟硕往来最密。1915年，为冯自由撰三次革命军题辞。旧历5月至6月，刊布《绛纱焚剑两记》于甲寅杂志。1916年，访居觉生于青岛，偕周南陔等游崂山。旋至上海，寓环龙路44号，重晤郑桐荪。旧历9月至西湖，住新新旅馆。自是往来杭州上海间。10月至11月，刊布《碎簪记》于《新青年》杂志。居西湖，住秋社，陶社，巢居阁，撰《人鬼记》，仍返上海度岁。1917年旧历正月，赴西湖。2月，自西湖返上海，撰《送邓邵二君序》。闰2月至日本。月余复返上海，重晤柳亚子夫妇，为最后之相叙。住霞飞路宝康里，与伶人小如意，小杨月楼游。夏间下榻程演生卢家湾寓楼，叶楚伧，邓孟硕时来问疾。入秋，移住白尔路新民里11号，与蒋介石、陈果夫同寓。冬，入海宁医院。1918年春，移居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旧历3月22日午后四时殁，时太阳历5月2日也。享年三十有五。汪精卫、居觉生等经理其身后事。陈去病为营葬杭州西湖孤山之阴。曼殊殁时，嫡母黄氏，义母河合氏，庶母陈氏均健在。自杰生之丧，黄氏即渡海依煦亭。1923年阳历9月11日卒于神户，年七十有六。同岁9月1日，横滨大地震，河合氏遇难，年七十五。唯大陈氏无恙，至今尚居沥溪乡也。煦亭经商神户，子绍贤，能继其业。女绍琼，肄业神户同文学校，嗜文艺，能为新体诗，尤喜读曼殊遗著，1928年

阳历3月10日，忽厌世自杀，论者惜之。从兄维春、维翰，均早殁，存者仅从弟维骕。余撰此传，考证曼殊家世及其幼年行止，得力于维骕者为多，维骕则闻之于大陈氏，目击之谈，固异于向壁虚造者矣。遗著之可考见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梵书摩多体文》，《沙昆多逻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泰西群芳名义集》。《泰西群芳谱》，《埃及古教考》，《粤英辞典》，《无题诗三百首》，《人鬼记》，《英译英子笺》，均不传。女子发髻百图，藏孙伯纯处者，仅存铅画轮廓：闻伍仲文旧有定本，为友人持去，遍觅未获。汉英、英汉两辞典，向藏刘成禺所，今归余处，亦散佚难全。其已付印刷者，仅《岭海幽光录》，《燕子厂随笔》，《惨世界》，《娑逻海滨遁迹记》，《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文学因缘》，《拜轮诗选》，《潮音集》，《汉英三昧集》十余种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蔡哲夫辑《曼殊上人妙墨册子》，柳亚子辑《曼殊遗迹》，王德锺辑《曼殊上人燕子厂遗诗》，冯秋雪辑《燕子厂诗》，沈尹默辑《曼殊上人诗稿》，周瘦鹃辑《燕子厂残稿及曼殊遗集》，段庵旋辑《燕子山僧集》，卢冀野辑《曼殊说集》，光华书局辑《曼殊诗集》、《曼殊小说集》，柳无忌辑《曼殊逸著两种》，《苏曼殊诗集》《苏曼殊全集》，时希圣辑《曼殊小丛书》，金织云女士辑《曼殊代表作》，谢冰莹女士辑《曼殊创作选集》，今并行于世。

柳亚子曰：曼殊身世，颇自隐秘，其所言又多诡谲。余误惑于《潮音跋》暨《断鸿零雁记》之文，遂铸大错，以曼殊为宗郎血胤，其实非也。曼殊于河合氏亲子之爱甚

笃，殆终身不知非河合氏所生；即河合氏亦必不愿使曼殊知自有其生母。真相既蔽。故矛盾滋多。抑河合再嫁之事，曼殊心知之而不甚明晰，或亦有自疑其非我族类之心，斯所以纠纷而不可理解欤？今得维骃之力，写定此文，知曼殊非河合所出；即宗郎之讹，不辩而自明，余亦庶几可告无罪于曼殊矣！

（原载《珊瑚》12集）

处女沈君墓碣铭

亚　子

君姓沈氏，讳玉镜，字涵青。吴江雪巷村人。先世以藏书称一邑。有翠岭先生讳茂德者，刊行昭代丛书国朝文征古文汇钞诸巨翁，士林传诵到今，君其曾孙女也。考颓生翁讳中坚，豪侠好义，尝赡田三十顷振晋灾。妣氏彭，贤声著中外，有螽斯樛木之风，故颓生翁子女至十余辈。而君于女兄弟行居长，少敏慧，通诗书，喜事父母，性骾〔强〕毅果敢，家人多严惮之。年及笄，慕婴儿子之行，矢志弗嫁。居彭太君暨颓生翁丧，哀毁几灭性。事兄抚弟妹，恩次礼弥笃。弃疾叔考无涯府君讳慕曾娶于沈，颓生翁次女也，与君最友爱。生从弟遂从妹双园而殇，咸育于君，前后几二十余年。彭太君有犹女少孤，依君以居，既嫁而寡，仍还就君，亦二十年，如蛩驱之相恃也。当胡清末造，士夫轩眉昂趾，争言兴学，闺襜弱质，亦发愤踵起。君兄屋庐丈廷镛，弟跡庵丈廷钟，举一乡俊杰士，既就先世所建义庄，创立学舍。复设东江女学，以育巾帼之英。君实主持其事，身任学监，孳训迪，犹以赀绌未遑扩张为憾，尝寓意于所撰中，其不自假满如此。体羸多病，晚遭兄丧，恸丧竟日，言哀已叹。疾遂大作。养疴胥台轻岁，竟不起，悲夫！殁中华民国 11 年 5 月 29 日，距生清同治 3 年 8 月 11 日，春秋五十有九。遗命斥赡养田 50 亩人义庄，得褒扬如例如。君少娴技击。尤善绘事。壮悉废

弃，而意气伉爽犹昔。弃状尝偕从弟以子姓礼晋谒，言谈侃侃，有逾男子，夙所未忘。今跻庵丈将以年月日葬君邑某围之原。征铭于弃疾，弗敢辞也。铭曰。

娲皇补天，帝女填海。孰云孤阴？而匿光采。神州俶扰，女权凌夷。米盐琐屑，箕帚支离。觥觥人豪，撤环弗□。誓挽颓没，用淑叔世。校舍弘开，东江之滀。青绫道韫，□□宣文。体弱心雄，吁嗟不禄。白练吴门，往歌来哭。白杨萧萧，墓门风高。我文不华。庶慰后凋。

（原载《新黎里》报 1924 年 3 月 1 日）

附 录

柳亚子自传

柳亚子

1887 年阳历 5 月 28 日（即旧历丁未年闰四月六日），生于江苏吴江县分湖流域北舍区大胜村。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名人权，号亚卢；再改名弃疾，号亚子；现在便把亚子当作统一的名号了。我的家庭，可算是一个文学的家庭。从高祖起，好几代有诗文集行世。我诞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了，但曾祖父却健在，他和曾祖母都是最溺爱我的，他俩是一对好心肠的老人。祖母寡居善病，常年在卧榻中，对我的感情也很好。父亲是一个秀才，研究过说文和文选，对于文艺有相当的认识。叔父是研究算学的，书法和酒量都很出名。母亲也略通文字，极爱我，却管教得很严厉，唐诗三百首和《中庸》、《大学》等，都是她自己教我的。

1898 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大变动的一年，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时代。我此时是 12 岁，已能做五七言的旧体诗，和写洋洋万余言的史论文字了。曾祖父母和祖母相继去世，家庭状况变化得很厉害；一方面又因为农村经济破产，地方治安不能维持，乡间很多抢劫的事情。于是父亲便搬到同县的黎里镇上居住。以后就变成了黎里人。戊戌政变对我颇有影响。因为父亲是赞成变法的，所以我写

的文章，也就惋惜谭、林，希望康、梁，而痛骂那拉后了。1900 年，义和团事起，全镇的知识分子都表同情于扶清灭洋，但我和父亲却从所谓维新党的立场上，绝对反对他们。（在现在讲起来，这种立场当然也是很幼稚的。）1902 年，我考取了秀才，思想却渐渐变化，从维新走上了革命之路。1903 年，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认识了章太炎、邹威丹。威丹的《革命军》，还是我和蔡冶民、陶亚魂几个人拿钱出来帮他出版的。为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内讧和分裂，我是括在中国教育会方面的，便也辍学返乡。不多时，《苏报》被封，章、邹入狱，爱国学社也瓦解，这是我精神上很苦闷的一个年头。1904 年，到同县的同里镇自治学生社去读书，一住两年。1906 年，到上海理化速成科学化学，未毕业，认识了陈陶遗、高天梅、朱少屏，被他们拉到健行公学去教书，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又编辑《复报》，在日本出版，寄还上海发行。到旧历中秋，外边风声很紧，说两江总督端方要禁报拿人，封闭学校，一方面又因为闹恋爱失败，于是我就逃回黎里，和我现在的妻子郑佩宜结婚去了。这样，便结束了我 20 岁以前的生活。

在家里读了几年旧书，终于静极思动，1909 年，和陈去病、高天梅两人发起了南社，以文学来鼓吹民族革命。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明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象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不过我个人，在当时，一方面崇拜人权论，自称为亚洲的卢梭

了，一方面又受刘光汉《天义报》的影响，颇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铲除贫富论，已不是最狭隘的民族主义能够范围我的思想了。1911 年，武昌革命军起，我在上海，做了革命的旁观者。1912 年阳历元旦，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雷铁匡拉我去当秘书，终于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不到三天，就托病逃还上海。这时候，我父亲不赞成我在上海住，对于经济方面，接济很少。我不得不自己去找饭吃。靠了朋友的介绍，做过了《天铎》、《民声》和《太平洋》三个报馆的主笔，在《天铎报》署名青兕，反对南北议和，排击北洋军阀，风头最健。后来南京政府取消，孙中山先生退位，我觉得憋不住这一口鸟气，索性"沈饮韬精"，和苏曼殊、叶楚伧鬼混在窑子里过日子。这一年的夏天，还到黎里，阳历 8 月 4 日，父亲就去世了。家务的麻烦，幸亏由叔父照顾着。1913 年，我忽然醉心于新剧运动，和冯春航、陆子美交际，出版了《春航集》和《子美集》。但不到几年，子美夭折，春航脱离剧界，我对于戏剧的关系，也就此终止。1918 年，叔父去世，着我照顾他的家务。他家不住黎里，另外住在吴县的周庄镇。我常常来往两地。我还有一位姑母，是和我从小就最讲得来的。她住在同县的平望镇，我也常去望她。这时候，我还在揽南社，但揽得也有点厌了。后来社中起了内讧，我便辞去主任之职，洗手不干。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这样，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还加上其他的挥霍，渐渐觉得有"床头金尽"的感慨起来。1923 年，思想又起变化，和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新南社，我做社长，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出版过一册社刊。1924

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我以同盟会会员资格，重新加入，成立了吴江县党部。1925 年，成立江苏省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6 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仍负管理江苏党务的使命。这一年的 5 月，我去广州，出席二中全会，觉得印象不好，很不高兴，同时接着了家里的电报，说母亲在生病，于是就还到黎里，决定了消极的计划。双十节前后，孙传芳要抓我，又逃到上海来，改姓名为唐隐芝，埋头做苏曼殊的工作。这样，又结束了我 40 岁以前的生活。

1927 年，国民革命军到达东南，我却为了特殊的关系，谢绝了武汉、南京两方面江苏省政府委员的任命，在 5 月 15 日那一天，亡命而去日本。仍用唐隐芝的假名，和西京名画家桥木、竺雪一行人，往来酬唱。《乘桴集》一卷，就是当时的产物。后来又转往东京，住在市外北多摩郡武藏野村井之头公园旁边的三间小楼内，自己挂了一块小木牌，叫是“乐天庐”。同住在那儿的，佩宜以外，有女儿无非、无垢俩。我的儿子无忌，那一年毕业清华，放洋赴美，也在这乐天庐内留住了两个月。异国的家庭，总算有所安慰。后来宁汉合作，国内空气对我渐渐了解，1928 年的清明节，我就还到中国来，仍在上海居住。从此一住五年，以后将成为上海的市民了。

关于我的著作，有旧诗几千首，文言文几百篇，语体文几十篇；但除《乘桴》一集以外，都没有时间来整理印行。我编辑的书籍和刊物，有《复报》1 至 11 期，《南社诗文集》1 至 20 册，《周实丹烈士集》、《阮梦桃烈士集》、《邵亚云流霞书屋遗集》、《陈锐厂诗文词集》、《宁

太一遗书》、《庞檗子遗集》、《陈勒生烈士遗集》、《孙竹丹烈士遗事》、《春航集》、《子美集》、《迷楼集》、《乐园吟》、《迷楼续集》、《吴根越角集》、《新南社》社刊、《新黎里》半月刊、《三五》半月刊、《曼殊全集》、《曼殊余集》、《曼殊遗迹》、《张秋石女士遗文》、《女弟侠侬遗文》、《女弟英侬遗诗》等，共计二十余种。没有出版的，内中也有五、六种吧。

平凡而落伍的我，在世上虚生了46年（照中国旧习惯计算），本来那里有做自传的资格？承神州国光社编译所的不弃，厕我于中国现代名人之列，要我写一篇自传出来。我起初写了篇文言的，恰值无忌从欧美还来，给他一看。他说这是行述，不是自传。于是另起炉灶，写成这一篇语体的东西，究竟象自传与否，我也不得而知了八，恰值无忌从欧美还来，给他一看。他说这是行述，不是自传。于是另起炉灶，写成这一篇语体的东西，究竟象自传与否，我也不得而知了。

1932.9.15 于上海

（原载《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

关于我的名号

柳亚子

我的谱名叫“慰高”，是我曾祖蒔庵府君替我取的。我的老家原籍浙江慈溪，明末搬来江苏吴江，世以务农为业。到我的高祖古楂府君，始精研文学，有诗文集行世。蒔庵府君为了纪念他的先人而同时又勉励他的后辈起见，所以我父亲纯斋府君的名讳是“念曾”，而叔父无涯府君的名讳是“慕曾”。等到我呱呱下地，他老人家以69岁的高龄，巍然健在（我的祖父笠云府君是早年去世的），所属望于我者颇厚，所以替我题了这“慰高”的谱名。

我的号叫“安如”，是父亲替我取的。好象是五六岁时才取定，这时候我的曾祖已去世了。安如的取义，大概是高而能安的意思吧。

到了我16岁那一年，已是《新民丛报》风行一世的时代了。从它那儿，看到了法国大文豪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否认君主专制，我甚为高兴。这是我服膺于政治革命的起源。我以亚洲的卢梭自命，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便自己改名“人权”，号为“亚卢”。卢梭也有译作“庐梭”的，所我的亚卢，也有人写作“亚庐”。

20岁那年，我在上海健行公学教书，和亡友高天梅同主《复报》笔政。天梅嫌我亚卢的“卢”字笔画太多，常常于赠答诗笺上面写作“亚子”。他说：“子者，男子之美称也”。天梅别号纯剑，又称剑公，当时高柳齐名，便以柳

亚子与高剑公作为对称的名词。我也不自觉地渐渐自己应用起来。于是柳亚子颇为一般人所知道了。有人疑心我抄袭李亚子的名字，我也颇有雄心，可惜是毫无实力呢。

同时，亡友陈巢南先生也和我往还颇密。他名去病，是要学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意思。我看他的样，崇拜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便又改名"弃疾"了。陈去病和柳弃疾，当时也是文坛上"一对搭拉苏"的怪物。辛弃疾字幼安，所以我的"安如"在这个时候，也还通用，而且倒是比较颇有意义的。辛氏又号稼轩，我在民报上发表《桑海遗征》和《明清战谭》时，也曾抄袭地署名"稼轩"过。自然，一方面又在影射着明末殉国忠臣临桂伯瞿式耜的别号了。司马长卿羡慕蔺相如，就自名为相如，在古人也是常有的事情呢。

辛亥革命起来，我25岁了，在上海《天铎报》做文章，笔名"青兕"。青兕者，是用辛稼轩"前身青兕"的古典，算是和弃疾有联带关系吧。亡友傅纯安送给我的对联道："青兕前身辛弃疾，红牙再世柳屯田"，把柳弃疾三字完全嵌进去了。不过，青兕是笔名罢了，我从来没有加上柳字，作为自己真姓名用的。

在南社时代的14年中间，也就是我从23岁到36岁的时候，我是名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的。"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提倡名号统一，我极为赞成。所以我在37岁那年创办新南社，就把弃疾和安如一概取消，只用柳亚子三字一直到53岁的现在。

可是在这时期中间，还有波折呢。活过了40岁，便是清党时代了。在41岁那一年，我亡命而走崛夷。当时，挈妇将雏而外，和我们同伴去的，还有同乡女画家唐

缄卡女士。我因为方便起见，和唐女士以兄妹相称，便冒了她的姓氏，自称“唐隐芝”。在西京和画家桥本关雪等，颇有往还。因为唐女士有个哥哥叫唐济之，弟弟叫唐瑞之，所以我原来的假姓名是唐引之。后来要雅致一些，便又改作隐芝了。这样，柳亚子称唐隐芝，正和历史上范雎称张禄一例，不过亡命时代的一个记号，一种纪念罢了。

追溯到民国元年，我 26 岁那一年，看亡友陆子美演新剧常常写剧评，笔名是“春蚕”两字。李义山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是自命多情罢了。这笔名后来便放弃不用，已将近 30 年。最后为了住在上海发表文字用真姓名不方便，就随意的胡乱引用。这和鲁迅先生的自署“隋洛文”一样，与名号统一并无冲突之处，却也别无深意。不料“吾家非杞”（按：柳非杞，江苏无锡人）从四川江安远道来书，说他读到陆放翁的诗句：“诗酒清狂廿年，又摩病眼看西川。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问我是否用放翁的诗意？好！那倒巧得很！比李义山的诗句，要贴切得多了。我虽不能入蜀，但摩病眼而遥望行都，不也包含着“看西川”的意义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壮心未已”，能不叫人唾壶击缺呢？我曾经偷窃辛稼轩的故事而笔名青兕，又何妨摹拟陆放翁的心情而别署春蚕？不过，这是笔名，我不许人家在上面加上一个柳字的。不然，柳春蚕三字就太软弱了。还有，用春蚕做笔名的，很多很多，并不是我个人特制的商标。苏曼殊在写给费公直的立轴上，就自署春蚕。而友人陈仲先告诉我，在民国元年 10 月 21 日上海《民立报》有署名春蚕的一阕《生查子》词；但据叶楚伧讲又说并非曼殊手笔。这样，在那时候已有三个春蚕了。以后，刊物上倘有发现

春蚕作品，究竟是否我的东西，还须阅者细加辨认。因为也象王麻子与张小泉一样，不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也。

1939 年 11 月于上海

(原载《柳亚子诗选》1981 年出版)

我的诗和字

柳亚子

在重庆住了年余，自从毛先生来渝以后，精神渐渐儿好起来，又入于神经兴奋时代了。尹瘦石兄提起要开展览会，要我加入，写自己的旧诗，和他有名的历史画联合展出，名之曰《柳诗尹画联展》，叨了毛先生的光，我居然很高兴的答应了。瘦石兄要我写介绍的文字，登在新华日报出版的特刊上。我答应他写两篇，一篇是介绍他的，题目叫“尹瘦石的画和人”，另一篇是介绍我自己的，题目叫“柳亚子的诗和字”。现在，先把后者写在下面吧。

关于我学诗的历史，应该先从念诗讲起。在自传《五十七年》内是写过的，现在东西不在手边，关于年岁，是无法记忆和考查的了。但，好象年纪是很小的，最先的一步是念唐诗三百首，是在我的母亲费太君膝前，或是怀抱中间口授的。在满清乾嘉年间，江南一带，不是有一个大名士叫袁子才吗？这位先生虽然有人攻讦他，说他奔走于公卿权贵之门，人品不高，所以诗品也不高。不过，他倒是有特别底见解的。他不喜欢女子的缠脚，又囿于时代，不敢自己公开来反对，于是在《随园诗话》中间，借了一个大脚才女的口吻，假造出一首诗来：“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缠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这和后来龚定庵的“姬妾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利屣；侯王家庙求元妃，徽音岂在纤厥趾。”不是一鼻孔出气吗？他

反对女子无才是德传统的缪论，而提倡妇女文学，这是难能而可贵的。所以，他的女弟子很多，《湖楼请业图》就成为他的佳话了。这时候，我们吴江黎里有一对文学夫妻，是徐山民和吴子佩，都和他有往来，而且子佩便是他的女弟子。子佩的女儿徐丸如，少寡家贫，开门授徒，我母亲在十岁以内，曾从她受业过。所以讲起来。我母亲还是袁子才的三传弟子呢。十岁以后，家中又囿于无才是德的传统见解，不许她读书了。但她对于唐诗三百首，却都已念得滚瓜烂熟。这样，便教给了我学诗的第一步门径。

后来，我是正式延师授课了，恰恰碰到了一位陆源青陆老师，他特别喜欢杜甫的诗，四书五经以外，却教我念起杜诗来，而且要背诵。在当时，当然是很伤脑筋的，但久而久之，对杜诗的趣味渐渐感觉到了。陆老师去后，来了俞文伯俞老师，他虽然有些神经病，给我的印象很坏，但他倒是一个诗人（陆教师只喜欢念杜诗，却没有看见他做过），积稿盈尺，有时候也教我做起旧诗来。虽然他的教授法不高明，不过，我终于向诗的道路上又迈进一步了。

自从 12 岁移家黎里以后（从前是在大胜的），父亲自己教了我几年，杜诗已由背诵而改为读一下，终于把这大部头的东西读完了。好象是 14 岁光景吧，父亲把我送进凌甘伯凌老师的门馆里去，却只每天去两个钟头，多下来的时候，还是在家里读书。在移家以前，好象我已在平平仄仄的写起旧诗来了，自然是不大象样。到了 14 岁，做得似乎好一些，在上海的小报上，也居然发表起来。这时候，做的都是艳体诗，说甚么义山锦瑟，韩偓香奁，到 17 那年，受了梁任公《新民丛报》诗界革命的洗礼，便

把这些东西都付之一炬了。

17 岁进上海爱国学社，想从事革命不成，还来还是做诗。在同里自治学社搞了 2 年，20 岁又进上海健行公学当教员，但革命的目的还是达不到。这时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另外一部分是文的，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文学是宣传的利器，诗文并重，效力很大。这样，我的诗不是文学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学了。从健行公学还来，很念了一些旧书，史部以外，最喜欢的还是诗，唐朝的李太白、李义山、杜牧之，金元之间是元遗山，明朝是陈卧子、夏存古、顾亭林、黄黎洲、钱牧斋、吴梅村，清朝是王渔洋、朱竹垞、沈归愚、袁子才、黄仲则、舒铁云、王仲瞿、陈文伯、龚定庵，都看了一些，尤其喜欢夏存古、顾亭林和龚定庵。这样，人家便以为我是龚派了。最古怪的，是对于六朝最著名的《昭明文选》以及宋朝有名的王荆公、苏东坡、黄山谷之类的诗集，却从未看过，至多，不过读读陆放翁、谢皋羽、郑所南诸家的著作吧了。因为这些人都是爱国诗人，使我油然生敬爱之心，因其人而重其诗，至于讲到诗的派别，我是主张尊唐抑宋的，同时却也崇拜非唐非宋的龚定庵。在这个时候，我的诗恐怕已经有了定型了吧。

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但我是最反对同光体的，于是和姚鹓雏、朱鸳雏、闻野鹤几个人就在南社内操起同室之戈来，南社也就从此瓦解了。这个时候，为我张目的，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

还有自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的王玄穆，玄穆早逝，又陵先生好象也已很久没有著作发表，于是在南社中间，我和林庚白两人又渐渐成了两大的形势了。

我的诗和庚白的诗来源是不同的。庚白由唐入宋，再由宋入唐。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却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更以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入诗。他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我不敢贸然附和，但也并不反对他。我自己呢，庚白死后，从淞妹那儿读到了他的全集，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到现在，我很想做一个丽白楼诗派的继承人。至于所谓正统派的诗人，老实说，都不在我的心上呢。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

我是喜欢做旧体诗，不大会做新体诗的。但，我的估计，却以为旧体诗的命运，不出 50 年了。不过我对于新体诗，实在太陌生、太浅薄，所以虽然做了三次，终于不能走上新体诗的道路。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是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大刀标枪，果然不及坦克车飞机的厉害，但对于不会使用坦克车飞机的人，似乎用大刀标枪来奋斗，也不能认为错误吧。我的蔑视旧体诗而仍然要做旧体诗者，其原因就在于此了。

讲到我的字，那真是糟糕，从小就以恶书劣字出名的。除了描红和印格以外，我连法帖都没有临过。老实讲，临起来也不会象样的，你的字是你的，我的字是我的，临他有什么用处呢？清党亡命以前，我是连亲戚朋友

庆喜吊丧的对联，都是自己起草而请人来代写的。但，自从日本还来，一到南京，胆子渐渐大起来，而且居然也有人来请教。在桂林最后半年中，居然卖字，也居然卖到一点钱，这真是大晓得。并且，我的脾气太急，写字象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它写得象样不象样呢。有人说我的字是新柳字，又说有些象龚定庵，照我自己看来，只是扶乩和画符吧了。

现在瘦石兄出了题目，要我写我自己的诗，陈列出来。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至于字呢，也许自有"嗜好与俗殊碱酸"之士，会来尽情欣赏的吧。

1945 年 *10* 月 *16* 日于沙坪坝津南村

柳亚子笔名考实

仇怀耕

柳亚子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南明史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活动家、思想家和宣传家。

柳亚子先生早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03 年，柳先生入上海爱国学社，与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章太炎、邹容等人一起，鼓吹反对清朝专制统治；1906 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和光复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09 年发起和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以文学为武器，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柳先生参加创办和主办革命报刊，继续宣传民主革命，提倡新文化，反对旧势力，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4 年，柳亚子先生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他始终不渝地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先后同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 年春，柳亚子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柳亚子先生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感到无比喜悦；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由衷拥护。建国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工作。

柳亚子先生一生写了几千首诗词，被称为“今屈原”[1]，柳先生常与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唱和诗词，对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无限敬爱和欣慕。他的这些诗词和政论文章史学论文，代表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然而他的这些诗词文章大都是用笔名发表的，而且他的笔名很多，其中有些是不常见的。为了更好地便于人们了解和研究柳亚子先生的活动，本文就柳亚子的笔名作些扼要的介绍。

柳亚子原名柳慰高。这是他曾祖父在世时给他定下的。所谓高者是指他的高祖父。他曾祖为了体仰他高祖“守先待后的盛心”[2]，就在晚辈的名字上大做文章，以后鞭策后辈们努力上进，希望能多出几个人才。所以他被题名慰高，表字景山，后改字安如。1905年，他在《女子世界》第1期发表的《论女界之前途》一文，就署名安如[3]。

“亚卢”是柳亚子的第一个笔名。当他读了卢梭的《民约论》以后，接受了卢梭的思想影响，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就改名为柳人权，表字亚卢，意即亚洲的卢梭。1903年，他人上海爱国学社读书以后，便正式使用“亚卢”这个笔名[4]。这时他开始活跃在革命的思想文坛上，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批判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鼓吹革命。这些诗词文章绝大部分用“亚卢”的笔名发表的，如1903年《江苏》杂志

第6期上的《中国立宪问题》、1904年《女子世界》第9期上的《哀女界》等等。在《女子世界》和1906年的《复报》上，还专门开辟了《亚卢随笔》一栏，任其发挥民主自由思想。

在同盟会成立前后，为了表彰柳亚子对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英勇斗争精神，邹容赠给他一个“中国少年之少年”⑤的别号，用篆字题在他的一把扇子上。于是又成为他的一个笔名，1904年，他为金天翮的《女界钟》所写的序言，以及1906年《复报》上连载的《中国灭亡小史》，均用此笔名。

辛亥革命时期，为反清革命，1903年，陈巢南以“陈去病”的笔名写了一本《清秘史》，用霍去病扫荡匈奴的典故表示自己的反清革命思想，并请柳亚子为其作序。柳亚子为了和去病的名字相对称，为陈巢南作序时，他就用了“弃疾子”的笔名，“效颦辛弃疾，想学他从耿京起兵反正”⑥的精神。后来，他就常常用“弃疾”的笔名发表诗词文章，如1906年《复报》上发表的《吴日生略传》和《夏内史传略》等。

1905年，他曾以“侠少年”的笔名在《醒狮》上发表游侠小说《母大虫》和社会小说《劳动狱》，以“虚无”⑦的笔名在1909年的《民声》杂志上发表了《哀女界续篇》。

1906年，柳亚子在上海健行公学教书，和高天梅同主《复报》笔政。常常与高天梅一起喝酒赋诗。一次，天梅嫌他亚卢的“卢”字笔画太多，常常于赠答诗笺上面写作“亚子”。天梅说：“子者，男子之美称也”。高天梅别号纯剑，又称剑公，当时高柳齐名，便以柳亚子与高剑公作为

对称的名词，从此以后“柳亚子”⑧这个笔名就被叫开了。

他还以“松陵女子潘小璜”⑨的笔名在《女子世界》上发表了《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等数篇文章。以“稼轩”⑩的笔名在《民报》第20和22期上发表了他的译著《明清战谭（谈）》。以“愤民”⑪的笔名在1911年《克复学报》第3期上发表《论道德》的文章。在这之前，他与章太炎、邹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一文，署了“汉种之中一汉种”⑫的笔名。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他在上海任《天铎报》编辑时，经常用“青兕”⑬的笔名在《天铎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宣传民主革命。

1923年，在吴江县黎里镇上，以他为首创办的《新黎里》报上，用“YT”⑭的笔名发表了《新黎里与复活》等近40篇文章、诗词，宣传新文化，反对旧势力，反对帝国主义。

1926年12月，柳亚子先生遭受军阀孙传芳的通缉，避居在上海贝勒路恒庆里，曾改姓名为“唐隐芝”⑮，埋头研究苏曼殊。

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先生致力于南明史的研究，以南明的抗清斗争激励人们的抗战情绪。他曾在《中美周刊》和《宇宙风（乙刊）》等有关报刊上发表关于南明史的传记、年谱和论文时，就是用“南史”⑯的笔名发表的。

1940年12月，为了避免敌寇的迫害，避居香港九龙半岛，自称“春蚕居士”。这时，他就以“春蚕”⑰的笔名在《大风旬刊》创刊一周年纪念时，发表了《柳春蚕先生弃疾题诗》。他还以“春蚕”的笔名在《大风旬刊》第22期和42期上，发表过《江苏省党部初期简史》和《卢沟桥兵

起两年感赋》等诗文。

从抗战后期起直至他病故前，基本上均用"柳亚子"这个名字，再未见他其他的笔名发表诗词文章了。

注：

①郭沫若：《今屈原》，见《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5日。

②柳亚子：《五十七年》之三，《从甲午至戊戌》，见《文学创作》第2卷第3期。

③④《柳亚子诗选》1981年出版，见《关于我的名号》。

⑤柳亚子：《五十七年》之四下，《壬寅癸卯补遗》，见《文学创作》第3卷第1期。

⑥⑧《五十七年》之五，《从癸卯到丙午》，见《文学创作》第3卷第2期。

⑦⑨⑪⑫《群众论丛》1980年第4期，见《柳亚子笔名考释》。

⑩⑬⑮《柳亚子诗选》1981年出版，见《关于我的名号》。

⑭《新黎里》报和《新盛泽》报，见《新黎里与复活》。

⑯《宇宙风（乙刊）》第34期。

⑰《大风旬刊》第30期。

柳亚子年表

柳无忌[1]　柳无非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　1岁

5月28日（旧历闰四月初六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大胜村。谱名慰高，号安如；更名人权，号亚卢；复更名弃疾，号亚子，即以亚子为统一名号。曾祖兆薰，著作甚多，为大胜柳氏在文坛上有声望者，时年69岁。祖应墀，早卒。父念曾，廪生，时年22岁。母费氏，亦年22岁。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　2岁

在大胜。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　3岁

在大胜。始从母亲费太夫人识字。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　4岁

在大胜。费太夫人口授唐诗。曾祖兆薰去世，年72岁。

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　5岁

在大胜。始入私塾。随费太夫人往返苏州母家，老师亦随往坐馆。

---

①注：作者无忌系柳亚子长子，1907年生，1927年毕业于清华学校，24岁得美国耶鲁大学英文学博士。1932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重庆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历任耶鲁大学、匹兹保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教授，1979年退休，为名誉教授。此篇年表（1987年）今略为修订重刊。

1892 年（光绪十八年壬辰） 6 岁

在大胜。长妹隆权生，早殇。

1893 年（光绪十九年癸巳） 7 岁

在大胜。

1894 年（光绪二十年甲午） 8 岁

在大胜。从老师读杜甫诗集，每夜背诵一首。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9 岁

在大胜。始患口吃。续读杜诗，习作对子与写诗。次妹平权生，后适同邑钱贻德。父念曾与母费太夫人 30 岁。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10 岁

在大胜。本年内换老师多人。

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11 岁

在大胜。父念曾亲自课读。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2 岁

在大胜。读完杜甫全集。始作诗文。读史书《左传博议》（吕东莱），《通鉴纲目》（朱熹）等。是年，念曾府君 33 岁。旧历八月，挈家自大胜祖宅迁本县黎里镇，赁庑周寿恩堂。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13 岁

在黎里。读毕五经。从本镇通儒凌应霖求学。读《古文辞略》（梅曾亮），及时文《名家制艺》，始习八股文，史书以外，旁及历代小品文字，志异，随笔等。兼习算术，代数。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4 岁

在黎里。三妹公权生，后适同邑凌光谦。始在上海报纸发表诗作。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5 岁

在黎里。私撰拟上清帝光绪万言书。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16 岁

在黎里。赴吴江县城应童子试，补学官子弟。始识同邑陈去病，金天翮。去苏州参加府考，得秀才。颇受龚自珍，梁启超影响，以为"两尊偶像"，文字导师，思想私淑者。读龚自珍诗文集，印象甚深。视《新民丛报》为"枕中鸿宝"，自称维新党，热心诗学革命。仰慕法人卢梭《民约论》天赋人权之说，更名人权，字亚卢（亚洲之卢梭）。习英文，因口吃废学。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7 岁

在黎里。始于日本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发表诗文。由陈去病，金天翮介绍，加入上海之中国教育会。创《新黎里》（月刊），主张维新变法。去上海，入爱国学社，始识黄宗仰，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诸人。参加《苏报》。撰五言长诗《放歌》，提倡人权，女权。编著《中国灭亡小史》。开始涉猎南明史乘。与同县盛泽镇郑佩宜女士订婚。

1904 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18 岁

在黎里。刊所撰《松陵新女儿传奇》于《女子世界》。为陈去病等编行之《二十世纪大舞台》撰发刊词，鼓吹"梨园革命"，为参加新剧运动之始。去本县同里镇，进金天翮主办之同里自治学社。赴上海，探望为《苏报》案被捕之章炳麟于西狱。加入黄节、邓实在上海组织之国学保存会与国粹学社。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19 岁

在黎里。本年度仍去同里自治学社读书。暑假赴沪，

从陶成章学催眠术，未成。四妹均权生，姊公权死后，亦嫁凌光谦。念曾府君与赞太夫人40岁。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20岁

在黎里。去上海，进理化速成科习化学，谋造炸弹，因病中辍。留沪，任教健行公学，主持者高旭、朱少屏。始识陈陶遗、马君武、苏曼殊、刘师培、傅专诸人。加入中国同盟会与光复会，自称"双料革命党"。谒孙中山于吴淞口外海舶。编《复报》，发表《中国灭亡小史》。去盛泽，与郑佩宜女士举行"文明结婚"。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21岁

在黎里。家居读书。有志搜罗乡邦文献。儿子无忌生。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22岁

在黎里。家居读书。始交叶楚伧。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23岁

在黎里。家居读书。与同邑沈眉若，颖若昆仲创分湖文社。去上海，始识赵声。11月13日（旧历十月一日）南社成立，集会于苏州虎丘之张东阳祠，到发起人陈去病、柳亚子（另一发起人高旭未赴会），会员陈陶遗、朱少屏、俞剑华、诸贞壮、蔡守等，共17人，内14人为同盟会会员。被推为南社书记。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24岁

在黎里。仍家居读书。是年《南社丛刻》共出版三集。第一集有《磨剑室文初集》一卷；二集有《磨剑室诗集》二卷。与俞剑华合编第三集。南社在杭州、上海先后举行雅集二次，均去参加。改任会计。始识胡朴安。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 25岁

在黎里。长女无非生。本年内屡去上海。参加在愚园举行之南社雅集，共两次。兼任书记与会计。社务扩大，会员增加，编印《南社社员通讯录》。与俞剑华合编《南社丛刻》第四集。留沪，与朱少屏同办《铁笔报》、《警报》。时武昌起义，在报上鼓吹革命军战绩。11月，挈家人迁七浦路赁宅，朱少屏与苏曼殊曾来同住。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　26岁

在上海。去南京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凡3日，即称病辞职返沪。进《天铎报》为主笔，撰社论反对袁世凯，攻击南北议和。转《民声日报》，又转《太平洋报》，均主编文艺。在《太平洋报》与叶楚伧（总主笔）、李息霜、姚鹓雏、胡朴安、胡寄尘、朱少屏等同事，皆南社社友。编《南社丛刻》第五、六、七集。六、七月间，自沪挈眷返黎里。父念曾于8月4日逝世，享年47岁。患疟疾几殆。抱病赴沪，在南社第七次雅集时提议改编辑员三人为一人制，未被接受，宣布出社。返黎里。岁末去盛泽妻兄郑桐荪家，朱少屏与苏曼殊亦来欢聚数日。

1913年（民国2年癸丑）　27岁

在黎里。游杭州，苏州诸名胜。去上海两次，与苏曼殊、朱少屏、叶楚伧等晤聚甚欢。时苏曼殊住第一行台旅馆，大吃“花酒”直至“裘囊金尽为止。”交伶人冯春航，陆子美，提创新剧，编《春航集》与《子美集》。是年前后，南社社友为反清讨袁致死者，有周实丹、阮梦桃、宁太一、孙竹丹、陈勒生诸烈士，作诗追悼，并为编印遗集行世。

1914年（民国3年甲寅）　28岁

在黎里。南社第十次在沪雅集，修订社章，改编辑制

为主任制。十一次雅集时以多数票被选为主任，遂重行入社。赶编《南社丛刻》，陆续出版四册，自第九集至第十二集（第八集已先由胡朴安编出）。次女无垢生。

1915 年（民国 4 年乙卯）　29 岁

在黎里。编《南社丛刻》第十三、十四集。赴沪参加南社雅集。与高吹万、姚石子同游杭州，饮酒赋诗，撰《三子游草》，合资印行。此时袁世凯筹备称帝，益为恣肆。南社社员遭难者，自宋教仁（1913 年）至陈英士（1916 年）殉义之间，前有周仲穆、范鸿仙、程韵荪，此时复有姚勇忱、仇冥鸿诸人。对时局益抱悲观，由孤愤转趋颓唐销沉。与里人顾悼秋，凌昭懿，沈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瓦砾场上，以致腿部受伤。此后复有销夏、销寒之社集。

1916 年（民国 5 年丙辰）　30 岁

在黎里。吴江讨袁军起，兵乱中挈眷走避上海。袁世凯死，内战结束，返里。是年编印《南社丛刻》第十五至十九集。共五册。《重订南社姓氏录》出版，列社员 825 人，内已故者有 46 人。

1917 年（民国 6 年丁巳）　31 岁

在黎里。4 月中，赴上海参加南社第十六次雅集。适苏曼殊在沪，时相往返。离沪前与曼殊"握手道故，形容憔悴甚"。与南社社员拥护同光派之闻野鹤，朱鸳雏等以论诗启衅，引起南社内讧。虽得社友大多数支持，继续当选主任，但态度消极，不愿再参加社务。此后南社逐渐衰落，至 1923 年遂全部停顿。

1918 年（民国 7 年戊午）　32 岁

在黎里。5 月 2 日苏曼殊病逝上海广慈医院，未赴

丧，作诗哭之。王玄穆编《燕子龛遗诗》，为作序，并资助付印。姚石子继柳亚子当选南社主任。

1919 年（民国 8 年己未）　33 岁

在黎里。家居不出，以全力搜购吴江文献。

1920 年（民国 9 年庚申）　34 岁

在黎里。继续搜购吴江书籍，又斥资重印乡邦文献多种。偕同邑陈去病、凌昭懿、范烟桥暨西塘余十眉等，泛舟分湖，游西塘，成《吴根越角杂诗》百二十首。又赴周庄，与从弟宗初等游宴迷楼酒家，赋诗甚多，作《迷楼集》。是年曾赴上海，始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

1921 年（民国 10 年辛酉）　35 岁

在黎里。佩宜夫人病肺，偕赴上海就医，月余乃返。赴西塘，与陈去病、余十眉诸友好游宴乐国酒家，作《蓬心草》诗三十五首。次妹平权殁于苏州。

1922 年（民国 11 年壬戌）　36 岁

在黎里。移家本里周赐福堂（即今《柳亚子纪念馆》）。妇兄郑咏春病逝苏州，为撰家传。以所撰《蓬心草》、《蓬心补草》、《蓬心续草》三卷诗百数十首，及友人唱和之作，编成《乐国吟》，以继《迷楼集》。撰《乐国吟后序》，自题“李（列）宁私淑弟子”。前于《吴根越角集后序》，亦自谓“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盖此时思想大变，尽废酒社，迷楼乐国之消极活动，而于下一年有新南社之创举。

1923 年（民国 12 年癸亥）　37 岁

在黎里。与里人毛啸岑创办《新黎里》半月刊，提倡新文化。5 月，与南社旧友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暨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征等 8 人，发起新南社，提

倡民族气节，引纳世界潮流。10 月，举行新南社成立大会，到会有柳亚子、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等 38 人。公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为编辑。每年定双五节，双十节聚餐两次。下月，《新南社通讯录》出版，共有会员 150 余人。与陈去病等创岁寒社，参加者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陈去病、陈馨丽父女，胡朴安、何沛平父女，暨张继、于右任、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诸人。《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出版，陈去病、余十眉编，为该丛刻最后一册。至此，旧南社之活动告一结束。

1924 年（民国 13 年甲子）　38 岁

在黎里。岁初，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新成立之中国国民党。此后热心党务，在吴江及江苏一带积极组党活动，吴江同乡参与者有毛啸岑、张应春诸人。新南社举行聚餐两次，皆去沪加入。《新南社社刊》第一期（亦最后一期）出版。后因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未能兼顾文化工作，新南社社务遂告停顿。

1925 年（民国 14 年乙丑）　39 岁

在上海。5 月归黎里，召集孙中山追悼大会，复举行五卅殉难烈士追悼会。8 月，偕佩宜夫人赴北京，送儿子无忌入清华学校，谒孙中山衣冠冢于西山碧云寺。返沪，参加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成立大会，当选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同事有朱季恂、侯绍裘、姜长林、张应春、范志超诸人。自是，恒往来于上海、黎里间。10 月，在吴江县震泽镇举行廖仲恺追悼会。是年，辑《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出版。

1926 年（民国 15 年丙寅）　40 岁

在黎里。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负责江苏省党务。偕张应春、毛啸岑赴上海参加江苏各市县党部联席会议。遂留沪工作，与朱季恂、侯绍裘等同寓法租界望志路永吉里41号，即江苏省党部所在地。5月，偕佩宜夫人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二中全会通过之"整理党务案"极为不满，在闭会前离粤返黎里，杜门不出，消极不问政治。暑期间与儿无忌开始苏曼殊研究，从事《曼殊全集》之编辑工作。为江浙军阀孙传芳指名查捕，偕佩宜夫人走避上海租界，改姓名为唐隐芝。在沪、粤时，始识恽代英、蒋光赤、李立三、毛泽东、郭沫若诸人。

1927年（民国16年丁卯）　41岁

在上海。国民党北伐成功，武汉与南昌政权各以江苏省党务相属，均辞弗就。偕佩宜夫人暨朱少屏同游杭州，吊西湖苏曼殊墓。自杭州返黎里。5月8日，在国民党清党期间，夜半缇骑入室搜捕，匿楼上复壁中获免。拂晓，仓皇离家，抵上海。15日，偕佩宜夫人及女无非等东渡日本，仍用唐隐芝假名。在京都与日本诗人、画家相酬唱，成《乘桴集》一卷，后印行。同时，撰《乘桴日记》二卷。去东京卜居郊外井之头公园赁宅，榜其寓曰"乐天庐"。暑期中无忌与无垢自沪抵东京团聚。8月，偕家人同赴横滨，送无忌去美留学。在东京时得张应春、侯绍裘等遇难噩耗，甚为哀悼。

1928年（民国17年戊辰）　42岁

在日本。国内时局渐定，4月离日本返国，定居上海，此后未重返黎里故居。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谒孙中山陵寝。返沪，挈家人邀鲁迅饮宴于功德林

餐馆。偕佩宜夫人游莫干山，陈馨丽、朱少屏同行；去杭州西湖，谒苏曼殊墓，海宁观潮。《曼殊全集》陆续出版，共五册，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1929 年（民国 18 年己巳）　43 岁

在上海。偕佩宜夫人暨陈馨丽、朱少屏去镇江，游金、焦二山，始识庄蕴宽、柳贻征，以江苏省通志编辑相属。游扬州，泛舟瘦西湖。至无锡，访旧友秦毓鎏。三妹公权殁于上海。从萧纫秋处得《曼殊遗迹》稿本，封面有孙中山题"曼殊遗墨"四字，交北新书局出版。

1930 年（民国 19 年庚午）　44 岁

在上海。撰《秋石女士传》，距张应春殉义已 3 年。秋，长女无非留学美国，作白话诗一首送别。与林庚白、陈馨丽时相过从，始识谢冰莹。

1931 年（民国 20 年辛未）　45 岁

在上海。儿、女忌、非、垢以合撰《菩提珠》献给双亲，北新书局出版。九·一八事变发生，何香凝自巴黎返国，在沪办国难救护队，援助东北义勇军，柳亚子协助之，任后方理事会副主席兼经济部长。《重订苏曼殊年表》成，自题二绝。撰《新文坛杂咏》一首，赠鲁迅、田汉、郭沫若、蒋光慈、茅盾、叶绍钧、谢冰莹、丁玲诸人。

1932 年（民国 21 年壬申）　46 岁

在上海。一·二八沪战爆发，参加上海文艺界爱国人士何香凝等举办之救国画展会、义卖书画，为题诗。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联名发电，营救在南京狱中之第三国际代表牛兰夫妇。上海市通志馆成立，被聘任馆长。朱少屏为副馆长，徐蔚南为编纂主任，胡寄尘、道静父子，蒋

慎吾、胰斯颐等为编纂。参加徐仲年、孙福熙等主办之文艺茶话会，在《文艺茶话》刊出《柳亚子自传》与《苏曼殊传略》。10月10日前后，偕佩宜夫人暨经颐渊、朱少屏、徐蔚南自沪乘轮，经宁波、绍兴，访晤何香凝于白马湖。在绍兴时谒秋瑾纪念碑。取道杭州，凭吊西湖苏曼殊墓塔。返上海，成《浙游杂诗八十首》。辑《礼蓉招桂龛缀语》一卷，为张应春作。是年4月，无忌在伦敦与高蔼鸿女士结婚；7月杪经欧洲归国，9月离沪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无垢亦北上，肄业清华大学。

1933年（民国22年癸酉）　47岁

在上海。廖仲恺子承志在沪被捕，应何香凝之请，奔走救援，始获释。《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出版，为题字。普及本《苏曼殊全集》出版，有关于曼殊身世之新材料甚多，上海开华书局印行。陈去病殁于同里，有诗哭之。

1934年（民国23年甲戌）　48岁

在上海。1月，长女无非（1933年3月归国）与暨南大学教授陈麟瑞在沪结婚。陈巢南（去病）追悼会上代表南社宣读祭文。会毕，在新亚酒店举行南社临时雅集，到社友及非社友（蔡元培等）共109人，盛况空前。营救何香凝婿李少石，以共产党嫌疑在上海被捕，乃得不死。始识廖梦醒。是年，游踪遍南京、杭州、天津、北平、济南、青岛。旅程如下：1月，偕佩宜夫人赴南京，游雨花台诸名胜；复循京杭路赴杭州，游西湖。同行者有陈馨丽、朱少屏、吴开先夫妇。在南京时赋《秣陵杂赠》及《秣陵续赠》各三十首；京杭途中得诗二十一首，又赋《杭州杂诗》五十八首。4月，偕佩宜夫人奉母费太夫人北游，自月之1日至月杪始南返。在天津时，住南开大

学，晤无忌与谒鸿。抵北平，去清华大学，妻兄郑桐荪夫妇招待，游颐和园、西山八大处，赴碧云寺谒孙中山衣冠墓。游鲁，在济南乘游舫泛大明湖，应齐鲁大学之邀，演讲礼运大同；至青岛，游劳山，往海滨公园，遂至海水浴场。旅程中撰《北行杂诗》一百四十首，《鲁游杂诗》一百首。自云:“为游屐纵横所及者，尽搜罗入诗篋中矣。”

1935 年（民国 24 年乙亥）　49 岁

在上海。参加上海市政府举办之菲律宾观光团，偕朱少屏等乘杰克逊总统号南驶，佩宜夫人与无非亦同往。抵马尼拉，住一周，环游碧瑶名胜等地。赴中华学会演讲。受旅菲柳氏诸宗人欢迎，摄影留念。乘俄罗斯皇后船归国。经广州，与朱少屏等献花圈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遗冢，凭吊朱执信、廖仲恺墓地。舟过台湾海峡，率题一首。此行成《南游集》一卷，得七律二百零九首。是年亦有杭州（二次）与松江之游，苏州之行（二次）。《上海市年鉴》（1935 年）及《上海研究资料》出版，并为序。岁末，南社纪念会成立，被推为当然会长，职员均为上海市通志馆编纂，设会址于通志馆。夏，无垢赴美留学。外孙陈君石生。

1936 年（民国 25 年丙子）　50 岁

在上海。始安家法租界辣斐德路 557 号。南社纪念会举行聚餐，到柳亚子夫妇、胡朴安、胡寄尘昆仲、朱少屏、徐蔚南等 157 人，为历次南社聚餐会人数最多者。推蔡元培为名誉会长，以徐蔚南为编辑主任。重订纪念会条例，其宗旨为“纪念南社及新南社过去在文坛历史上之光荣。”计划出版月刊及丛书，因时局关系，均未成功。谢冰莹在东京被捕入狱，致电驻日大使馆营救之。偕佩宜夫人

胜朱少屏同游南京、无锡、宜兴。返沪后脑病大发，百举俱废。《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出版，徐蔚南编。时蔡元培70岁，柳亚子50岁。

1937年（民国26年丁丑）　51岁

在上海。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11月13日，国军西撤，淞沪沦陷。此前，3月中偕佩宜夫人暨朱少屏、吴开先夫妇游杭州、苏州，探悔于硖石、邓尉，去无锡，游太湖绝胜。6月，无垢自美归国；无忌、蔼鸿于暑假自天津返家；无非、麟瑞原在沪寓，一家团聚。9月，外孙光辽，孙女光南先后生。10月，无忌去长沙，任教北大、清华、南开合组之临时大学。

1938年（民国27年戊寅）　52岁

在上海。本年始，在日军占领期间，家居弗出。自题其寓庐为“活埋庵”。2月，无忌自长沙返沪，留10数日，即偕蔼鸿，光南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原临时大学）任教。友人胡寄尘、刘季平（刘三）、经颐渊相继逝世。

1939年（民国28年己卯）　53岁

在上海。始从事南明史料之研究，成《南明史纲》初稿四卷，附《南明（史纲）历日表》一卷。无垢去香港，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光辽留沪。外孙女陈君华生。

1940年（民国29年庚辰）　54岁

在上海。辑《曼殊余集》成，共手稿十二册。继续南明史研究，撰南明人物传记十余篇，写成《南明后妃、宗藩志》，重订《南明史纲》，得六卷。在研究期间，钱杏村（阿英）、郑振铎、胡朴安，借书甚多。作《自撰年谱》，完成于11月。检《南社纪略》旧稿（1938年完成）交开华书局，12月出版。同月12日夜半，乘亚洲皇

后号离沪南渡，佩宜夫人挈无垢（此时在沪），光辽从焉。17 日抵香港，僦居九龙德成街。19 日，南社社员马小进、孙仲瑛、陆丹林暨叶恭绰、简又文等 10 余人设宴，为柳亚子夫妇洗尘。

1941 年（民国 30 年辛已）　55 岁

在香港。移居九龙柯士甸道，颜其居曰羿楼。无垢与光辽亦在，同居者尚有毛啸岑夫妇暨儿安澜。本年度与旅港文化界新、旧派均有联络，活动频繁。出席中华文艺协会香港分会举行之欢迎茶叙（许地山主席），新文字学会（张英、孙源）主办之欢迎会，均发表演讲；参加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会议（叶恭绰会长），受委托整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同时，修订《南明史纲》，由六卷扩为八卷，交《大风半月刊》陆续发表。初交新文学家夏衍、胡风、端木蕻良、萧红等；旧友茅盾亦在。为皖南事变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合发表宣言。拒绝去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被开除党籍。与延安共产党暨左派人士更为接近，先后出席鲁迅逝世 5 周年纪念会，及郭沫若 50 寿辰庆祝会。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自九龙去香港避难，屡次迁移，生活颠沛。林庚白在日军占领期间遇害，夫人林北丽受伤。

1942 年（民国 31 年壬午）　56 岁

在香港。1 月，自港脱险，得共产党东江纵队派人员护送，由海道去广东游击区，无垢伴行。与何香凝及其家人同船，渡海至海丰后分途北上。一路登山涉水，备尝艰辛。候车老隆，经韶关、衡阳，始安抵桂林，已在六月初。佩宜夫人挈光辽后到，重聚。住处简陋，经济困难。在桂林文化界人士甚多，有宋云彬、叶绍钧、田汉、熊佛

西、朱荫龙诸人。重晤茅盾、端木蕻良等，萧红已前病逝香港。在熊佛西主编之《文学创作》月刊发表文章，还忆与续忆在香港遗失之南明史籍，撰《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为南明史重要参考资料。

1943 年（民国 32 年癸未）　57 岁

在桂林。移居丽君路 23 号，署其居曰“丽君庐”，环境渐佳。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偕友人游桂林附近名胜，去广西大学，一在雁山，一在良丰（校本部）。凭吊马君武墓。与文化界友人过从颇频，宴会赋诗甚多。何香凝及其儿媳，孙男、女亦在。谢冰莹自湘来桂访晤。4 月 12 日，熊佛西招宴于其榴园新寓，为柳亚子《五十七年》自传开笔条件，下一日即从事写作。5 月 28 日，熊佛西夫妇、朱荫龙夫妇、田汉夫妇、端木蕻良、林北丽、谢冰莹等 12 人发起庆祝柳亚子 57 年寿辰，在餐馆宴聚，参加者百余人。费太夫人病逝苏州，寿 78 岁。12 月 5 日，文化界同人举奠于广西佛教会，李济深主祭，到者百人以上。

1944 年（民国 33 年甲申）　58 岁

在桂林。《五十七年》自传撰至 20 岁（1906 年）结婚时为止，连续在《文学创作》发表。辑林庚白《丽白楼遗集》及林北丽《更生集》成。58 岁寿辰，桂林文化界复为举行盛大庆祝会，由田汉主持。宋云彬、朱荫龙等以南明史料纂征社（南史社）名义，印行《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有朱荫龙撰《柳亚子先生年表》，《柳亚子先生编著书目》，及《柳亚子先生及其诗》诸篇。拟恢复南明史料研究工作，自任南史社社长，宋云彬、朱荫龙副之，设办事处于丽君路住宅楼下。适日军大举侵湘、

桂，各种写作与出版计划，尽成泡影。6 月至 9 月，偕佩宜夫人自桂林疏散（无垢挈光辽已先随美国新闻处迁去贵阳），赴平乐，八步。复返桂林。9 月 12 日，乘最后班飞机抵重庆，暂住黎里同乡毛啸岑处，即移寓渝郊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 10 号教职员住宅，与儿、媳、孙女同居，局促一室。（时无忌已于 3 年前[1941 年]自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转重庆中央大学[亦在沙坪坝]任教，蔼鸿在南开中学教书。）11 月，郭沫若夫妇于重庆城内天宫府街寓所为柳亚子夫妇设席洗尘，在座者有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马寅初、廖梦醒等数十人，盛况空前。酒后讲话:“世界的光明在莫始（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

1945 年（民国 34 年乙酉）　59 岁

在重庆。迁居津南村 11 号。与张西曼、郭沫若、田汉、林北丽等发起革命诗社，自为社长，张西曼主编社刊，未出版。8 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美大使赫尔利去延安接毛泽东、周恩来等飞抵重庆，共商团结大计。9 月 6 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南开，访晤校长张伯苓，与寓津南村之柳亚子，以旧作《沁园春》咏雪词一阕相赠。作诗悼旧友朱少屏，系在马尼拉中国领事馆任内殉难。尹瘦石为造像，《自题绘像一律》。撰《八年回忆》，共 8 章 35000 余字:（一）楔子，（二）抗战开始，（三）活埋时代，（四）哑铃式的香港，（五）在颠沛的旅程中，（六）最高潮的桂林，（七）平乐和八步，（八）重庆一年。13 日“开笔大吉”，19 日写完。10 月 3 日，佩宜夫人患盲肠炎，进中央医院动手术，住院一旬。8 日晚，与李少石乘汽车自城内偕返沙坪坝津南村，归途少石为暴徒狙击致死，撰《诗翁（李少石）行》哭之:　参加少石营葬

典礼，归成《哲墓行》。柳诗、尹画联展在渝中苏文化协会开幕，自题诗一首。12 月，撰《致美国社鲁门总统、马歇尔特使函》。与李济深、陈铭枢、谭平山、马寅初等创办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偕佩宜夫人自沙坪坝去城内，暂住毛啸岑家，待机飞沪。30 日自渝安抵上海，仍寓辣斐德路旧宅。

1946 年（民国 35 年丙戌）　60 岁

在上海。1 月，无忌，蔼鸿偕光南自渝来沪，候轮赴美讲学。无非，麟瑞暨君石、君华在抗战期间留沪。无垢与光辽已先返。芦沟桥事变 8 年后，一家又复团聚，惟此次亦为最后一次。3 月 4 日，无忌挈蔼鸿、光南离沪去美，遂留未归。5 月 28 日，60 大寿，延安周恩来夫妇及董必武、廖承志等致电祝贺，有云:“祝老当益壮，继续为中国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6 月，与沈钧儒、马叙伦等联名发表《对目前学生运动的主张》，谴责国民政府当局压迫青年学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进行之斗争。

1947 年（民国 36 年丁亥）　61 岁

在上海。国共关系恶化，沪上环境不佳，10 月 18 日乘飞机去香港，1 月后佩宜夫人乘轮抵港相聚，暂寓山上坚尼地街。时民主人士集港者甚众，与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田汉、沈雁冰（茅盾）诸人时相过从，精神兴奋，撰诗亦多，组织“扶余（香港）诗社”，任社长，干事有宋云彬、钟敬文等。12 月 30 日，迁九龙宝灵街 1 号 4 楼房子，自称“史楼”。

1948 年（民国 37 年戊子）　62 岁

在香港。1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成立，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2 日，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 108 人，会于香港金陵大酒家，举行新年团拜，并欢迎马叙伦自沪抵港。自夏季始，与佩宜夫人同患牙疾，就诊于医生，拔牙多枚。

1949 年（民国 38 年己丑）　63 岁

在香港。自新春始，写作日记，至 7 月 26 日（中缺 20 日）。继续医治牙疾，12 天内拔牙一打，自谓“大功告成”。全国解放在即，得毛泽东电召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 月 28 日，偕佩宜夫人自港乘华中轮由海道启程，同舟共济者有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宋云彬、郑振铎、王芸生、万家宝（曹禺）等 27 人。3 月 5 日抵山东烟台。此后乘汽车及火车北上，经莱阳、青州、济南、桑梓店、德州等地，于 16 日晚至沧州。一路华东局军政人员招待甚为殷勤。乘专车赴北京，同行者尚有杨之华、蔡畅、康克清、邓颖超诸女士。18 日上午抵达，来迓者有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许广平等数十人。寓前东交民巷六国饭店。25 日毛泽东自石家庄至北京，当晚于颐和园益寿堂设席邀宴抵京之民主人士。此后活动频繁，开会（4 月 16 日主持在中山公园举行之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演讲，亲友来访者更络绎不绝。新知旧好，赋诗相赠者甚多，有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老及其他友人。4 月 25 日，自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临行时有诗赠六国饭店招待处之管易文与邓子平。5 月 1 日，毛泽东偕夫人及女公子来颐和园见访，事后追记一诗。5 日，偕佩宜夫人等赴香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堂，晚赴毛泽东赐宴。26 日，始闻上海解放捷报，赋诗“寄陈毅将军沪渎”。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1 月，自颐和园移寓城内北京饭店。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无垢随孙夫人宋庆龄来京，入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工作。

1950 年（庚寅）　64 岁

在北京。本年日记，存 9 月至 10 月，共约 50 日。5 月，佩宜夫人患风湿性关节炎，又患牙疾，牙齿全部拔去。8 月，妻妹郑佩亚偕无非暨外孙陈君石、君华自沪来京，同住半月。9 月 11 日，自北京饭店迁居紫禁城西之北长街 89 号，自谓“王侯第宅皆新主，居然朱门华桷矣。”毛泽东为题其新寓曰“上天下地之庐”。26 日，在北京饭店举行之战斗英雄及劳动模范代表共千余人宴会上任大礼堂第二十三席之主人。29 日，参加各民族代表夜宴于北京饭店大礼堂，为第三十五席主人。10 月 1 日，登天安门检阅台，参加第一届国庆节，有句：“此是人民新国庆，秧歌声里万旗红。”3 日，偕佩宜夫人赴中南海怀仁堂，观各民族歌舞晚会，应毛主席命，即席赋《浣溪沙》一阕。11 日，与佩宜夫人乘火车南下，13 日抵沪。以黎里家藏图书数万册全部捐献国家，存上海图书馆。游无锡、南京。29 日离沪返京。11 月 7 日，撰白话诗《抗美援朝之歌》一首。12 月 8 日，闻解放军在朝鲜大捷，作七绝八首。以北京寓所存藏之南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等书籍捐赠北京图书馆。

1951 年（辛卯）　65 岁

在北京。从此年始，健康不佳，患脑动脉硬化症，精

神衰弱，社交活动与文字撰写均急剧减少。8 月，偕佩宜夫人及家人同游北戴河数日。

1952 年（壬辰）　66 岁

在北京。家居，无活动。

1953 年（癸巳）　67 岁

在北京。麟瑞，无非一家迁北京居住，就近照顾双亲。无垢则早在外交部工作，光辽就读中学。9 月，偕佩宜夫人等游青岛。12 月 6 日，参加全国第一届普选，亲与佩宜夫人同赴附近之女子中学投票。

1954 年（甲午）　68 岁

在北京。5 月，何香凝暨廖承志等合作，绘画一幅祝寿。6 月，住北京医院。为急性盲肠炎动手术。9 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第一届人大代表兼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 年（乙未）　69 岁

在北京。家居养疴。9 月中偕佩宜夫人赴颐和园小住。

1956 年（丙申）　70 岁

在北京。2 月，再度当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1 月，抱病出席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纪念会，勉上主席台座位。

1957 年（丁酉）　71 岁

在北京。8 月，佩宜夫人在北京医院治疗乳腺癌，手术顺利。后因伤口破裂，延长住院时间，至中秋后始出院返家。无非住北长街寓所陪侍。

1958 年（戊戌）　72 岁

在北京。长期患脑动脉硬化症及支气管肺炎，卧病多时，于 6 月 21 日下午 7 时病逝北京医院。下一日入殓，

灵柩移中山公园中山堂。24 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由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毅、黄炎培、李维汉、吴玉章、陈叔通等十人主祭。吴玉章致悼词，有云："亚子先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和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是敢于坚持真理，爱憎分明的。"公祭后，灵柩由中山堂移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执绋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诸人。

（原载《我们的父亲柳亚子》）

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

江苏吴江县档案局(馆)编

出版发行: 档案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印　　刷: 国营吴江震泽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0印张　21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ISBN7—80019—330—6/K·88

定价: 4.50元